旧约中的福音

呼求申冤

CRYING OUT FOR VINDICATI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B

约伯所传的福音

大卫 · R. 杰克逊

DAVID R. JACKSON

呼求申冤

旧约中的福音

本系列以旧约人物生平为主题，面向平信徒与牧者，旨在鼓励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阅读、教导与宣讲。

特伦珀·朗曼三世（Tremper Longman III）
J·艾伦·格罗夫斯（J. Alan Groves）
丛书编辑

呼求申冤

约伯所传的福音

大卫·R·杰克逊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Crying Out for Vindicati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b
David R. Jackson
Originally published 20 07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 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c hurch.

P &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 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P U B L I S H I N G

谨以此书纪念 1919 至 1920 年间在乌克兰艾肯菲尔德殉道的圣徒们，以及那些继承了他们的信仰与忠心之祝福的人，包括我的岳母薇娜 · 施罗德、我的妻子帕特里夏、我们的儿女和孙辈；最后，献给所有今日在“兽”面前忠诚持守对基督的见证，使他人有机会听闻福音并得以拯救的一切圣徒。

目 录

前言 ix
纪念 J · 艾伦 · 格罗夫斯 xiii
致谢 xv
引言 1

1. 约伯记导读 3

第一部分：呼求之时

2. 天堂中的场景（ 1:6–2:13 ） 15
3. 问题 (1:6–2:13) 25
4. 智慧的回应 35
5. 在沉默中呼求（ 2:13–3:26 ） 49

第二部分: 思索之时

6. 紧持福音 63
7. 最后坚守之人 75
8. 向上帝的法庭申诉 87

第三部分：行动之时

9. 借着忠信学习 101
10. 还有谁在旁观 115
11. 沉默的力量 127

第四部分：聆听之时

12. 愚者先行：以利户（32–37 章） 143
13. 最终的答案（38:1–42:6） 155

第五部分：复原之时

14. 恩上加恩（42:7–17） 171
15. 反思：约伯、耶稣与我 183

附录 A:约伯的义 197
附录 B：撒旦 203
附录 C：约伯最终悔改了吗？ 213
附录 D: 呈现约伯记 221
延伸阅读 223
注释 227
圣经经文索引 231

前 言

新约藏于旧约之中；
旧约显于新约之内。
—— 奥古斯丁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彼前 1:10-12 ）

“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2–27 ）

先知们苦苦探寻，天使们渴望得见，门徒们却未能领悟。然而摩西、众先知及全部旧约圣经早已预言 —— 耶稣将要来临，受难，而后得荣耀。上帝在旧约中开始讲述一个故事，其结局令听众翘首以盼。但旧约时代的听众始终悬望未竟：情节已然铺陈，高潮却迟迟未至。这个未完成的故事亟需一个结局。在基督里，上帝为旧约故事赋予了高潮。耶稣并非不宣而至；他的到来早已预先在旧约中宣告 —— 不仅通过关于弥赛亚的明确预言，更藉由旧约中所有事件、人物与境遇的故事脉络。上帝正在讲述一个更宏大、贯穿始终、浑然一体的故事。从创世记的创造叙事，到被掳归回的最终篇章，上帝逐步展开他的救赎计划。而旧约对这个计划的记载，总以某种方式指向基督。

本系列的目标

《旧约中的福音》系列丛书秉持这样的信念：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是上帝统一的启示，其主题统一性体现在基督身上。旧约各卷书展现出多样的体裁、风格和各自的神学思想，但将它们全部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基督持续不断的预表和指向。我们相信旧约与新约本质上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为此，我们推出这套旧约研究系列丛书，旨在达成以下目标：

- 阐明基督启示在旧约中的普遍性
- 推动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阅读方式
- 鼓励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讲道与教导

为此目的，本系列丛书面向牧师与平信徒而非学者撰写。

虽然此类系列可采用多种形式，但我们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各卷重点放在旧约人物——而非经卷或主题上。当然，某些经卷会因其作者或主要角色（如但以理或以赛亚）而获得重点探讨。同时，特定主题也会与相关人物联系起来强调。

我们祈愿本系列能复兴对旧约的兴趣与研究，使读者认识到旧约正指向耶稣基督。

特伦珀·朗曼三世
J·艾伦·格罗夫斯

纪念 J · 艾伦 · 格罗夫斯

1993年雷·迪拉德去世后，我和阿尔·格罗夫斯负责出版了我们挚爱的朋友、导师兼同事的著作《背道中的信仰》，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系列。该系列名为《旧约中的福音》，旨在揭示正如基督自己所宣告的，“一切经文”都论及我们主的受苦与得荣耀（路24:27）。

怀着悲痛之情，我在此告知阿尔 · 格罗夫斯已于近期安息主怀，享年五十四岁。我们失去他而哀伤，但想到他已与今生所深爱并忠心事奉的主同在，便稍得慰藉。我们感激阿尔的睿智教导、犀利文笔、为计算机应用而做的希伯来文本工作，而对于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来说，我们更感激他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友谊和勉励。

特伦珀·朗曼三世

致 谢

在反思这样一部著作的写作历程时，适宜铭记那些对我的思考和理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这份名单通常包括牧师、学者与评论家 —— 其中有已故的艾伦 · 贝格比、乔治 · 罗宾逊、雷格 ·派珀、特里 · 迪恩、唐 · 麦克菲尔、格雷格 · 福克斯、诺埃尔 ·威克斯、已故的雷 · 迪拉德，以及威廉 · 凯里基督教学校的全体教职员与学生，特别要感谢我任教的 12 年级学生们。衷心感谢丛书主编特伦珀 · 朗曼三世给予的鼓励与宝贵批评。

我还要感谢另一些以不同方式给予我启迪的人。在不侵犯隐私或令其难堪的前提下，应当提及那些以坚忍的信心作为榜样的人，他们将约伯书所阐述的福音的诸多面向具体地活现出来。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帕特里夏，她始终在我需要时给予我恩典、鼓励、安慰和智慧，而她这种付出，往往正是在她自己最需要的时候。

其次，我有幸认识一位乍看之下似乎柔弱且略带怯懦的信徒。匆匆而过者或许只看到她身上的软弱。但对于那些了解她的人 —— 甚至从她童年时期就认识她的人而言，她始终是面对恐惧时的勇气典范、逆境中的忍耐榜样、烈火中的信心的典范。同时，她展现出的

温柔、谦和、仁慈与慷慨的力量，其影响力之深远令人惊叹。为此，我感谢上帝赐予我母亲维奥莱特 · 杰克逊（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皮吉），感激她的爱、智慧与榜样。

沃里克和露丝 · 威尔基、约翰 · 戈德史密斯以及简 · 沃特豪斯 —— 我在威廉 · 凯里基督教学校的同事们，他们的智慧与情谊让我对约伯记的教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此，我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与他们同在的还有一群容易被忽视的见证者，他们并非舞台或公众视野中的明星，却每周以信心持续得胜，在圣徒的集会中坚守自己的位置。

置身于这样的群体中令人谦卑 —— 唯有倚靠基督的恩典方能如此。

引言

一个人坐在垃圾堆上，忍受着剧痛，为失去儿女而悲痛欲绝，身处贫困，遭受朋友的指控和妻子的挑衅。在那种强烈到令他那些虔诚的朋友都感到震惊的情感冲击中，他依然敢于向上帝质问："为什么？"

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我们也曾站在那堆"垃圾"上，向上帝发出我们"为什么"的哀号。这份痛苦也许不是关于我们自己，而是关于我们最亲近的人。有时候，当我们的苦难是源于受逼迫，或是直接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时，我们尚能看出它符合上帝计划和旨意的某种模式。但另一些时候，苦难似乎随机而无目的 —— 甚至纯粹是残酷的。在那种时刻，我们感到遭遇伏击，仿佛敌人从树丛跳出袭击我们。

我是在妻子流产后的病床边发现约伯记的。当时守候着昏迷的她，我们自受孕前就为这孩子的平安得救祷告，那整夜都在祈求孩子能渡过危机。答案是否定的。我坐在窗前，看着旭日下无云的天空掠过飞鸟，质问上帝："为何那卑微小鸟能翱翔于晨曦，而我们按您形象所造的孩子却永不见天日？"我翻开约伯记 ——因觉此刻他必有话可说 —— 快速翻至书末寻找上帝对约伯的最后宣言。目光

落到那些质问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 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我静坐流泪，想起约伯的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种时刻认识主至关重要。明白罪恶的回应只会加剧痛苦，能防止我们失去清醒。但更深层的是，在这种时刻理解并与上帝和好，才是根本大事。

毫无疑问，此时扎实掌握上帝的话语至关重要。当情绪之火最炽烈时 —— 当伏击突然发生时 —— 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这正是最需要调用我们储备的真理知识的时刻。同时，这样的时刻也会催生对更深认知与理解的渴求。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转向研读约伯记，也邀请你一同如此行，因为透过约伯，我们得以亲近基督。在耶稣里，我们的疑问与困惑得以解答，我们的信仰得到辩白，我们的苦难获得救赎。

I

约伯记导读

约伯记在形式和风格上与圣经中任何其他书卷都截然不同。它是那种你需要静下心来、具备一定心境才能阅读的书卷之一。许多人翻开后又将其搁置一旁。对于那些愿意花时间深入探讨其中议题的人，阅读它将会是一段非凡的体验。曾有人问我儿子他最喜欢的圣经书卷是哪一卷 —— 那时他大概刚上初中。当他说出 “ 约伯记 ” 时，提问者脸上的表情简直值得登上任何摄影杂志的封面。你见过哪个十二岁的孩子认为约伯记是圣经中最有趣的书卷吗？我曾在教会连续讲道约伯记系列时，他才七岁。我们每周以广播剧连载的形式呈现约伯记，并邀请会众中的不同成员朗读部分内容，过程充满乐趣。让这卷书鲜活起来的原因，是当时教会中有些人正经历严峻的困境，而约伯记向我们讲述了基督，以及他在我们挣扎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时我儿子并不知晓所有故事—— 但当我们一起研读、聆听和祷告时，上帝的话语确实活现了出来。因此，让我们花点时间思考该如何探讨上帝话语的这一部分。

无人知晓本书作者为谁或成书于何时，这并非我们此次研究的重点。然而，思考一下这些背景信息是有益

且有趣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描绘所发生的一切。约伯记并非远古神话或设定在虚无缥缈之地的永恒故事。神话讲述的人物或生物没有明确时空定位，其故事也永远无法验证。而约伯记记载的是真实人物 ——有家族姓氏和地理位置，存在于特定时空的真实场所 ——我们亦是如此。

倾听约伯记如戏剧

约伯记似乎是以戏剧形式写成的。我们对其最初出现时在群体中如何被诵读或呈现知之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曾被大声朗读给听众，因为书籍需手工抄写，对大多数人而言直接获取副本过于昂贵。

我们对戏剧几乎一无所知，甚至不确定古代近东是否存在类似我们所谓的戏剧或剧场。[1] 很可能并不存在。但约伯记的写作方式确实像是由叙述者讲述故事，而人物在朗读各自的台词。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这本书如同二十世纪广播剧般呈现给听众。即便所有角色由一人朗读，这一连串的演说仍保有戏剧性元素。最有可能的是，它由专业朗诵者或说书人呈现，类似于当今许多国家以此为业的人们。

约伯记与我们熟知的戏剧形式不同，因为它没有动作场面。戏剧性体现在观点的交锋、情感的激荡与论证的逻辑中。听众被卷入议论漩涡，随着朗诵者表达出约伯处境中的挫败与痛苦，以及试图理解这一切的种种方式。

能引起听众的共鸣之处，在于我们都曾经历苦难，且不时目睹那些看似不应得、随机甚至残酷的苦难实例。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挣扎着去面对（或者努力不去思考）那些艰难而深刻的提问。

这些论点并非抽象议题。它关乎我失去的孩子，关乎我认识的那个有两个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关乎照顾白血病妻子的丈夫，更关乎那位统管世界的上帝 —— 为何会让一个正直虔诚的善人遭谋杀？我们都想知道答案。有人想指控上帝，有人想为他辩护，但我们都不明白他为何允许这些事发生。这令人痛心。

因此我们忍不住想站起来与剧中人争辩。就像影评人或电台热线听众，我们无法仅满足于被动聆听这个剧本演绎。我们也想发声。有时当剧情直戳痛处，我们甚至想逃离现场。

初次聆听这出戏剧的人们定会感到震惊。约伯的激情显得失态且充满对抗性。朋友们愤怒到哑口无言。一位年轻人在激烈辩论后突然以滑稽表演缓解紧张气氛，恰好在耶和华发言前为观众做好准备，结果却出尽洋相。

剧中言论不仅挑战当地文化的宗教信仰与神明，甚至嘲弄其主张。作为戏剧文本，约伯记将引导异教文化重新审视一切，在每个节点上冲击其世界观。

在约伯记中，我们看到了对一些角色的引用，这些角色我们现在知道是神话角色或异教神祇，他们在古代近东诸多民族的信仰和习俗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听到了关于摩特（Mot，死亡之神）、比希莫特、（Behemoth，中文圣经译为河马）、利维坦

（Leviathan，中文圣经译为鳄鱼），以及上帝奠定创世根基时所歌唱的星辰。各种发言者都暗示了关于扬（Yam，海神）、塔宁（Tannin）和海怪拉哈伯（Rahab）的古代神话。诗中大量运用源自人们对“死者之地”不同理解的诗意意象。我们很难完全理解这些内容，因为我们对这些神话在不同社群中历经数百年流传、演变出的各种形式缺乏足够的了解。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正在面对一些令人恐惧的神话，竭力阐明真理。在这种背景下，约伯等人坚定地致力于将上帝呈现为：比他们当代人所敬畏和崇拜的那些对象，权能远超其上、超越性远超其上，并且对其拥有完全的掌控。这如同宣告我们的上帝比超人、异形、铁血战士、哥斯拉或兰博更伟大。[2]

这是充满激情的福音戏剧与神学思辨。始于约伯记公开诵读时的争论，一直延续至我们这个时代。

在这激情与思想、信仰与恐惧交织的漩涡中，约伯固执己见，用尽全身力气也不愿放弃他所知的 ' 圣者之言 '—— 那是上帝的应许，宣告他约伯是义人。

在这苦难与困惑的熔炉中，约伯的认知被不断拓展，他所知的引领他发现了诸多未曾理解的奥秘。

那么，让我们进一步探寻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背景设定

这可能是圣经中最早成书的篇章。书中描述的事件无疑发生在圣经任何其他书卷撰写之前。这立即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们今天拥有完整的圣经，即上帝写下的全部话语；但对约伯而言，再没有新的书卷会增添进来。

约伯却完全没有这些书卷，那么，他凭着什么根基和资源，才得以经历这一切磨难而没有犯罪呢（伯 42:7-8 ）？

约伯的故事很可能发生在亚伯拉罕与摩西之间的时期，甚至可能在亚伯拉罕之前。我们知道约伯住在 " 东方 " （伯 1:3 ），即约旦河东岸地区，范围可能从以东（士6:3 ）延伸至叙利亚北部（哈兰，拉班的故乡；创 29:1 ）。他来自乌斯地，而参与这场辩论的年轻人以利户则是布西人。

我们知晓两位名为乌斯的男子。第一位是亚兰之子（创10:23 ）。圣约传承的谱系未包含亚兰，而是通过其兄弟亚法撒延续（创10:22,24 ； 11:11-13 ）。第二位叫乌斯的人有个兄弟叫布斯，这两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创22:21 ），即其兄弟拿鹤之子。拿鹤的故乡被称为亚兰 · 拿哈林。拿鹤之子彼土利是拉班与利百加之父，也是利亚与拉结的祖父。乌斯和布兹是彼土利的兄弟。彼土利和拉班都被称为 " 亚兰人 " （创世记 25:20 ； 31:20 ）。诸如亚兰人或布西人这类称谓，可能因其祖先得名，也可能因其家族曾拥有该地。常见多人共享同一名字的情况。因此乌斯和布斯有个侄子名叫亚兰。虽然约伯可能生活在亚伯拉罕之前，但乌斯与布斯这两个名字的关联，增加了故事发生在亚伯拉罕与摩西之间的可能性。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乌斯和布斯的后裔似乎已向南迁移，进入以东地。耶利米提到 “ 乌斯的诸王 ” （耶 25:20 ）与非利士人、以东、摩押、亚扪同列，也提到了布斯（Buz）地的百姓（耶25:21-23），他们与西北阿拉

伯的底但和提玛同列。 耶利米哀歌将以东人定位在乌斯地（哀 4:21 ）。在约伯记1:15,17 中，抢夺他牛羊、杀害他仆人的是示巴人（阿拉伯人）和迦勒底人。迦勒底人最初与亚兰人有关联，但最终迁移至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若乌斯地位于亚兰附近或境内，牛羊群的分布便显得相当合理。这些民族分别袭击了约伯的牛羊群。因此，约伯的部分牛羊很可能向南从亚兰出发，沿着约旦河东侧寻找牧场，而另一些则沿幼发拉底河谷向东南行进。若设想它们全部从以东某地北上，并沿如此远距离的路线分散，则更为困难。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相当确定，如果约伯来自乌斯地，他便是亚伯拉罕那位同名侄子的后裔，而他的故乡可能位于从亚兰（叙利亚北部）到以东的任何地方。

约伯的子女住在房屋而非帐篷里，其中一间房屋被“ 狂风 ” 击中倒塌，压死了他的孩子们（伯1:19 ）。因此他并非游牧民族，所以他和家人必须居住在靠近永久淡水水源的地方。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可能涉及继承及进一步的购置。他从事绵羊、骆驼、牛和驴的牧养（ 1:3 ），这需要大片牧场以及随牧群移动的仆人，他们可能跨越无主的广袤领地转场放牧，使其更易遭受掠夺队伍的袭击。

这使得约伯处于亚伯拉罕之约共同体谱系之外。圣经追溯了从挪亚到耶稣的应许之线，沿途指出上帝剪除了这棵家族树上的多个分支（含和雅弗、以实玛利、以扫，最终与约瑟相关的支派），只留下从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犹大、大卫，最终到耶稣的血脉。在用于课堂教学的某些族谱图表中，常用红色标注这条主线。因此一些圣经教师会提及从创世记 3:15 延伸到耶稣的福音应许之 " 红线 "。

在此类图表中，我们可以说约伯位于粉红区域。他将与彼土利、拉班和罗得并列在侧支。

纵观旧约，我们不断看到上帝向那些临近圣约应许主线却不在其中之人施恩的例证。有时我们难以断定这是普通的仁慈，还是涉及救赎恩典的个案。例如罗得（创 19 ）、上帝对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恩待（创 16:1-16 ）、拉班与其女儿们（创 22-35 ），以及后来的路得（她是罗得后裔）。摩西的岳父是 " 米甸祭司 " （出 3:1 ），却似乎被以色列群体接纳（出 18 ）。上帝告诫摩西和以色列人不可 " 憎恶 " 以东人，因他们是 " 你们的弟兄 " （申2:8-9；23:7；参民 20:21 ）。大卫曾将家人托付摩押王庇护（撒上 22:3 ）。

因此，尽管应许之线或许指向基督，那些与之相邻的人们似乎也以各种方式蒙受了上帝的恩典。谁知道在将来那一天，在这粉色地带中，会有多少人被发现位列上帝忠心的子民之中呢？上帝忠心的子民之中呢？

但清楚的是，对一些出生于这“粉色地带”的人来说，上帝仍赐予了恩典，甚至是拯救的恩典。约伯就是其中一位。

约伯在历史中的地位

我们可以合理推断，约伯生活在亚伯拉罕与摩西之间的时代。这一结论基于文本中的几处线索得出。

首先，书中并未提及以色列的名号或民族。

其次，约伯时代尚未出现以以色列民族为中心、集中于单一帐幕或圣殿、由亚伦后裔祭司主持的中央化献祭体系。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与创世记中相同的习俗 ——族长作为家族首领，通过献祭和为家人祷告履行祭司职责（伯 1:5 ）。如同众族长，约伯也能为家族以外的人代求（伯42:8–9 ；参创 20:17 ）。

第三，约伯的寿命必定在 200 年左右。他活得足够长久，得以婚配并养育了一群已成年的子女，这些子女又各自婚配后相继离世。此后他又活了 140 年（伯42:16 ）。因此，约伯的寿命比摩西及其后数代人都要长，更接近于亚伯拉罕时代的先祖寿命。根据创世记第 10 章，大洪水后人类的寿命迅速缩短。从闪到法勒之间，人们的寿命略超 400 岁。到了法勒一代，寿命骤降至不足250 岁；而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的时代，寿命持续稳定下降。亚伯拉罕的祖父拿鹤活了 148 岁；其父他拉活了205 岁；随后亚伯拉罕享年 175 岁（创 25:7 ），以撒180 岁（创 17:1 ），雅各 130 岁（创 47:9 ），约瑟110岁，

摩西 120 岁，而约伯的寿命则表明他更可能生活在族长时期的早期而非晚期。

第四，除约伯记外，约伯这个名字在旧约中仅出现于以西结书14:14 、 20 节，此处以西结所指正是圣经中的约伯。在圣经之外，这个名字还见于：公元前 19 世纪埃及人对一位巴勒斯坦部族首领的诅咒文；公元前 18 世纪一份记载着拥有闪族名字奴隶的埃及奴隶名录；出土于阿拉拉赫的公元前 18 世纪泥板及马里遗址的公元前 16 世纪泥板；公元前 14 世纪的阿马尔奈文书；以及公元前 13 世纪的乌加里特文献。[3] 因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约伯生活在公元前 2000 年至 1400 年之间。

我们的处境

我们所处的时代，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和殉道的基督徒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如今，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国家里，有太多如同约伯一样坐在炉灰中的人。并且，所有信靠基督的人，都将以各种方式面对相同的议题和挑战。

在此，我们与约伯一同发现，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彰显的恩典之深 —— 他甘愿承受比约伯更甚的苦难，为将我们从罪的残酷与辖制中拯救出来。在最黑暗的时刻，当我们遭遇伏击、遍体鳞伤时，我们需要知晓、坚信并紧紧抓住这些真理。因此，我们加入听众的行列，来学习这卷约伯记所传扬的福音智慧。

深入思考

1. 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为什么”的疑问或诘问，是你特别希望上帝能够回答的?

2. 福音的哪些方面让你感到难以理解或困惑?

3. 除了生命本身，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以至于失去它可能会动摇你对基督和福音的持守？你的信心在何处显得脆弱?

第一部分

呼 求 之 时

2

天堂中的场景

（1:6－2:13）

想要一窥一个世代的思想精髓，最好的窗口莫过于那些能与他们心灵共鸣的音乐或电影。大约从十二岁到二十五岁这段时期是许多人生议题被决定、生命在熔炉中塑造成形的关键定型期。聆听下一代喜爱的音乐并关注年轻人追捧的电影大有裨益，因为通过这些媒介，我们可以感知时代的 " 风向 "。

1970 年代末期，我们经历了一波以 " 法外英雄 " 为主题的电影浪潮，这些主角不得不超越法律界限来伸张正义、保护大众。过去二十年间，我们持续受到反映阴谋论与无助感的歌曲和电影冲击。1986 年，重金属乐队 Metallica[1] 在一首名为《傀儡主宰》的歌中唱道：操纵者通过侵入你的思想与梦境来控制你的人生，让你在盲目中尖叫。

自那时起，我们看过许多关于外星人或中央情报局或梵蒂冈（有趣的反派角色并列，不是吗？）秘密操控世界的电影。我最喜欢的一幕是

出现在《黑衣人》（*Men in Black*）的最后一个场景，镜头从太阳系一路拉远，穿越所有星系，直至脱离宇宙，发现一个外形怪异的大型生物正在玩弹珠。我们的宇宙只是他的一颗弹珠。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是否像众多昆虫（如同 *Men in Black* 中反派所说的“未进化的池塘浮渣”）般在地球上仓皇奔走，过着既无助又无意义的生活，被那些我们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存在所操控？我们存在的意义是否只是为了取悦某些无聊的、超脱尘世的存在？

这类观念并非新鲜事物。埃及人、亚述人、迦南人、希腊人和巴比伦人的神话中都有类似记载，承载着古老文明的尊严、考古遗迹的厚重、异域宗教的神秘以及失传典籍的玄奥。对于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上帝子民而言，这些观念并非电影或娱乐，而是构成了当时的国教，并有那些身居高位的、令人畏惧的人物作为后盾。

作为持守圣经为上帝启示话语的基督徒，我们在面对此类争论时处于些许劣势。我们确实拥有圣经，也确实拥有一位降世、受死又复活向我们说话的救主。但对于天堂或其中发生的事，我们并无第一手认知。对于上帝每日的作为及其缘由，我们缺乏详尽的图景。臆测能迅速用各种吸引眼球的场景填满这幅图景，从而催生畅销书籍。但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确实不知道。”在平常日子里，这些事或许对我们并不那么重要 —— 直到生活突然崩坏，碎片四处飞溅。因此，作者开篇便向读者（而非约伯）提供了理解后续事件所需的信息。我们知晓这场阴谋，而他却被蒙在鼓里。

第一幕，第一场：约伯主持仪式（1:5）

约伯的七个儿子似乎享受着田园诗般的家庭生活。每当一个儿子生日时（伯 1:4；参 3:1，约伯在此咒诅“自己的生日”并谈及出生之日），全家人便聚集庆祝。这些庆祝活动似乎持续一周（1:5）。随后约伯召集众人献上燔祭，以防他们犯罪。这里我们看到一家之主召集儿子们进行一系列献祭，之后他们才返回各自的家园与劳作。约伯主持仪式的现场此时宛如圣殿场景——圣殿是上帝与人相会之地。在此，约伯作为祭司和中保，代表家族站在上帝的宝座前。

第一幕，第二场：上帝主持议会（1:6–12）

天堂场景的设定刻意与约伯家中的场景形成平行对照。此处我们看到上帝、他的众子，还有一位看起来像是不速之客。

这一幕立刻让我们（或许也包括最初的听众）陷入困惑。这些人是谁？纵观古代近东地区，关于天上议会存在多种不同版本的描述。从希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传统中，人们普遍预期会看到诸神的议会，其中一位神明凌驾于其他诸神之上。无论那里还存在何种其他存在，正是这些神明决定着尘世发生的一切，而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充满各种纷争。

圣经中有多处提及这种异教的天堂观念。其中许多经文难以理解，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不可轻率地试图解

释来消解这些困难。然而，有些界限仍需划清。当圣经作者呼吁“众神”敬拜耶和华（诗篇 97:7）时，并非指天上存在许多神明需要投票认可耶和华、接纳他为领袖。在耶稣诞生前将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译者似乎为此类经文感到困扰（参看诗篇 8:5；138:1），因此他们将希伯来文的“诸神”译为“天使”。久而久之，人们开始将异教偶像与天使等同视之，继而认定这些必是堕落天使。信息缺失之处，臆测便滋长。

确实存在“天上的万军”（列王纪上 22:19），包括非人类的灵体。有被称为“天使”与“灵”（亚 6:5）或“守望者 / 守护者”（但4:13,17,23）的存在。某些经文中难以分辨作者是在转述异教的天界观，还是确认真实如此。即便能确定作者描述的是现实，要辨明所述生物是否皆为天使仍是难题。若因“神的众子”能现身于耶和华的议会就断言他们必是天使，恐有过度推论之嫌。

约伯记中呈现的一大要旨，是针对异教信仰展开的精妙论辩。[2] 该书作者大量运用当时的神话与文化元素，将耶和华塑造为独一真神、万物的创造者与至高主宰。他反讽性地引用利维坦与拉哈伯等神话形象（尤其在约伯记 38-41 章），突显耶和华的至高权能。虽然我们需谨慎避免将异教观念带入约伯的世界观，但必须承认书中某些段落极难解读。面对这些晦涩之处，明智之举是暂缓定论，期待更明晰的启示。

神的众子

在异教关于天堂的诸多观念中，我们发现一种传统 —— 乌加里特文献中有充分记载 —— 将 “ 神的众子 ” 描绘为逝者的灵魂，亦称 “阴魂 ” （“rephaim”，参伯 26:5 ；箴21:16 ； 赛14:9 ）。这些灵魂以某种方式与已故君王的亡灵相关联。在整个古代近东地区，君王们宣称其统治权基于他们与神或众神的联系。偶尔可见他们自称是神或死后成神，更普遍的说法则是自诩为神之子。针对这种傲慢且亵渎的夸耀，圣经先知时而以充满讥讽与审判的言辞回应。因此，常被解读为撒旦起源的两段经文 —— 赛14:3-23 和结 28:1-19—— 实则是对狂妄自大的巴比伦王和推罗王的预言性审判，因他们妄称神性。希律王接受民众称其为神的欢呼，最终遭虫噬而死（徒12:20-23 ），正应验了赛14:11-12 的预言。

那么，约伯记中的 “ 神的众子 ” 究竟指谁?

除少数可能的例外（创 6:1-4 ； 伯 1:6 ； 2:1 ），整本圣经中 “ 神的众子 ” 始终指代上帝的信众 —— 他的选民。约公元前三世纪，一个犹太教派兴起，他们将天使视为 “ 神的众子 ”，并教导说天使是地上罪恶的主要根源。这一教派如今被称为以诺犹太教，其分支包括艾赛尼派或称死海古卷教派。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针对这种教导提出反问： “ 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 ‘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 ？ 又说 ‘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 ？ ”（来 1:5 ）。这场论战的核心在于作者

对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的理解。然而，“天国的子民”是人类而非天使（太13:36-43），正如但以理书 7:22、27 中“圣者”所指的也是被授予国度的人类。从亚当（路3:38）到以色列（出 4:22-23；何11:1），再到大卫的后裔（撒下 7:14）、所罗门（代上 22:9-10），直至我们（约 1:12；约一 3:1），这个称号始终指向人类。

毫无疑问，在约伯记 38:7 中他们是神话中的存在，与星辰同义，在地球根基奠定时被描绘为齐声歌唱。遵循以诺一书教导的犹太人对这节经文存疑。在他们图书馆发现的亚兰文约伯记塔古姆译本（11Q10 xxx.5）中，星辰是“发光”而非“歌唱”，“神的众子”则被译为“天使”，这与以诺传统追随者所发展的宇宙阴谋论的独特方式是吻合的。按他们的观念，天使掌管星辰、日月及影响季节历法的一切天体，而非与之等同。但约伯记 38:7画面的矛盾在于：根据创世记第 1 章，地基奠定时星辰尚未存在（因而这类“神的众子”亦不存在），因为星辰直到第四日才被创造！此处约伯借用了异教神话的另一个意象，作为其驳斥畏惧天空或海洋势力之人的论辩部分。

当时认为人类与天上上帝的宝座如此接近是个可耻的观念，如今在某些圈子里亦然。将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人倾向于在译文中刻意拉开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仅次于上帝的地位是令人震惊的，因此诗篇 8:5 的表述被修改为‘比天使微小一点’，而非希伯来原文所载的‘比神微小一点’（参看希伯来书 2:7）。新约作者们在此事上坚守立场，保罗坚定宣称神的子民

将 “ 审判天使 ” （林前 6:3 ），且天使是上帝差遣来服侍我们的仆人（来 1:14 ），尤其是服侍我们的盟约之首 —— 耶稣。

在一幕与此相似的场景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基督徒要意识到他们在这天上集会中的位置。是的，天上集会包括天使。但它主要是 “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 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 （来 12:22-24 ）。在新约教会中，天上与地上的圣所已经融合 —— 我们已经来到了锡安山。

因此，约伯记1:6-12 未提及天使显得尤为意味深长。撒旦的挑战实际上不仅是对约伯的指控，更是对集会中所有上帝之子的指控。约伯只是一个测试案例。撒旦是在挑战每一位上帝之子站在上帝宝座前的权利。

撒 旦

这位 “ 撒旦 ” 究竟是谁？此处的描绘极为模糊，甚至可能是刻意为之。我们的疑问无一得到解答：“ 他从何而来？ ” “ 他为何出现在天上上帝的宝座前？ ” 事实上，此处 “ 撒旦 ” 甚至并非其名，而是被称为 “那撒旦 ”（the Satan）—— 一个仅意为控告者或敌对者的头衔。没有任何解释，他就这样登场，宛如古代国王的密探突然现身宫廷，举报某位腐败官员。他扮演着检控官的角色，却无名无姓。要将他确认为撒旦或魔鬼，需依赖更晚的启示，如亚 3:1-7 所载。直到启 12:9，我们才被告知伊甸园中的蛇就是撒旦！唯有凭借这种后见之明，我们才能将约伯记中的 “ 撒旦 ” 等同于后世启示中承载了“撒但”、“那魔鬼”或其他诸多称谓的实体。

人们或许会合理推断，对于约伯记的作者而言，他并非那般举足轻重 ——抑或这是一种以轻蔑态度对待敌人的论辩手法?

我们通过整本圣经对撒旦的认知，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幕场景 —— 远比最初的读者更为透彻。为简明起见，我们将沿用「撒旦」这一称呼，但需谨记这是基于整部圣经提供的完整视角。

我们知晓撒旦正是引诱夏娃与亚当的存在。他在创世记第 3 章的成功颠覆了世界秩序。原本上帝是主宰，人类在他之下治理世界（创 1:28 ），如今人类却宣告独立于上帝，发现自己竟然处于一个动物（指蛇或撒但）的统治之下。此后所有生于亚当阵营 —— 即与上帝为敌的一方 —— 的人类，生来便是上帝的仇敌，直到耶稣降临！唯有他以无罪之身降临世间，获得统治大地的权柄。这位人子必须直面同样的试炼，而撒旦为延续其权势，必欲除之而后快。

耶稣在受水与圣灵的洗礼后，立即前往一处如今意味深长地被称为旷野而非花园的地方，独自面对这位敌人。在这场交锋中，我们听到敌人如此宣称并提出：

>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路加福音 4:5-6 ）

耶稣来是要得上帝的国。他来受膏（诗篇 2 ），然后接替亚当的王位（罗 5:12-21 ）。他就是但以理所见

的那位 “ 人子 ”，将要升天并坐在 ‘ 亘古常在者 ’ 右边得享宝座（但 7:13-14 ； 徒 1:9 ； 2:33 ）。为要得着一群可统治的子民，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他们。在旷野试探中，撒旦正引诱耶稣走一条无需十字架就能得宝座的捷径。我至今仍欣喜地忆起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希腊语讲师莱斯 · 斯洛特对马太福音 4:10 中耶稣直斥撒旦的生动诠释 —— 希腊原文 “Ὑπαγε’ 意为： ‘ 滚开！ ’

撒旦在此次交锋中败北。有人甘愿选择受苦以持守对上帝的忠诚，从而为上帝众儿女买赎公义！这位在约伯记 1 章被称为 ‘ 撒但 ’ 的，巴不得无人作此选择。约伯将以小规模的受苦预表向我们昭示：我们的救赎主终将作出这个抉择。

我们接下来在福音书中听到撒旦的消息，当耶稣说七十人回来时（路10:18 ），“ 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落。” 我们必须等到启示录 12 章才得知，撒旦因未能杀死应许之子而被逐出天堂。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 ”（启 12:10 ）。

这意味着失败的控告者将变成行私刑的杀人者。迫害的时代开始了，这是撒旦为将世上的国据为己有所做的最后绝望尝试（启12:11-17 ； 但 7:21-22 ； 24-27 ； 彼前 5:8 ）。

我们最初在约伯记 1-2 章中听到的法庭案件以耶稣告终。如今我们已被赋予称为上帝儿女的权利（约1:12 ）。我们因他的受苦和死亡而得称为义。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肉身的兽，受苦并忍耐以得神的国。因此，呼吁忍耐和信心的声音在新约书页中长久而响亮地回响，

因为那些经卷的作者们开始经历如今这全球性且剧烈的迫害。我们与那些已经得胜的人一同等候与撒旦的最后对决，那时天上的法庭将再次开庭，耶稣会展开书卷（启 20:11-15 ），为我们伸冤，终结我们的苦难。

深入思考

1. 请回想那些在你十几岁时触动过你的电影和歌曲。为什么那些歌曲当时能与你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它们涉及了哪些议题？它们又提供了哪些答案？你的那一代人，将哪些答案传递给了下一代？

2. 你现在掌握了哪些来自上帝话语的更佳答案可以传递？你应该与谁进行这样的对话？

3. 当你向他人传讲福音时，你会感到胆怯吗？为什么？
4. 关于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你了解多少？你能在圣经中找到这些观念的依据，还是掺杂了一厢情愿的想象？
5. 你所知道或相信的关于撒但的哪些内容，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依据？

6你是否曾将 ‘ 想象为真 ’ 的事物当作 ‘ 信仰 ’？

3

问题 （1:6–2:13）

我们现在有四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回首往事，那些曾使我心花怒放的时刻，最让我欣慰的莫过于发现我的孩子们在他们以为我没有看见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优秀的孩子会确保父母在场时言行举止皆能取悦他们。但当父母不在身边时呢？那时他们会作何选择？表达何种想法？他们真实所思为何（箴 20:6 ）？通常我们最好不要追问，让他们保有隐私的尊严（传 7:21 ）。然而，正是在他们独自飞翔时，我们才能看清他们的本质。

在士师记中我们读到，出埃及并征服应许之地后，上帝让以色列人凭自己的良知行事。那里没有中央政权，也没有警察来强制执行上帝的律法。“ 各人任意而行 ” （士 21:25 ）。在这片完全自由的土地上，上帝子民的内心被显露无遗，而那并非令人欣慰的景象。不出所料，他们很快要求放弃自由，像列国那样拥立一位能带来法律与秩序的君王。

在执法者监督下保持忠诚是一回事，出于本心而为之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的州政府不久前决定在交通事故高发路段设置测速摄像头。这些摄像头会记录违章车辆的速度和车牌号，并在违章发生时拍摄照片。它们还被安装在交通信号灯处，拍摄闯红灯的车辆。驾车经过这些区域时，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车流速度平均会降至限速以下约 10 英里 / 小时，司机们只为确保自己不会收到罚单！而一旦通过路口，他们又会立即加速。广播电台乐此不疲地向司机们通报移动测速点的位置。效果毋庸置疑 —— 这些地点的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几乎降为零。试想，如果所有人都因确信遵守法律是正确之举且能挽救生命而自觉守法，那会怎样？如果我们不再需要摄像头、警察和罚款，又会如何？

撒旦深谙人类罪恶的本性。他手握大量证据证明：若放任自流，人们总会做出错误选择。我们也清楚，周日教堂里的言行未必能坚持到周一早晨。因此撒旦带着压倒性的证据来到法庭 —— 他甚至还未曾听闻士师时代的典故！

第一幕，第二场，继续（1:6–12）

当撒旦接近上帝的宝座时，是上帝以看似天真的举动开启了这场交锋。观众熟知耶和华知晓并洞察一切（箴 21:2；参耶23:24）。那么他为何要问：“你从何处来？”这种表面上的天真只能愚弄愚人。此问实为棋局中的一步，是精心设计的布局。但为何要设此局？这并非一场有奖竞赌。

谁将从这次相遇中受益？上帝不会学到任何他原本不知道的事。撒旦也不会改变立场，上帝对此心知肚明。那么究竟谁能从这一切中获得益处？

这场相遇关乎两类人。第一类是我们 —— 上帝的儿女。这整段传奇都将为我们的益处而展开，为要向我们启示并教导福音的某些方面。唯有当我们作为叙事读者参与这一系列事件与辩论时，才能理解并应用上帝在此要向我们阐明的事。而这些正是我们持守信仰、得胜时所必须知晓的。因此，这是对所有上帝儿女的一场操练。

第二类受益者是天庭场景中未提及的观众 —— 由其余天军组成的群体。这些无需救赎的天庭观众将见证上帝对其品格与福音的彰显，他们将与地上属上帝的子民及未来世代的人一同归荣耀给上帝。这正是整件事的奥秘所在。

在我们为孩子们编写的教义问答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帝为何创造你和万物？”答案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背诵经文，启 4:11）。当人们发现万物并非为我们的利益而存在时，常感到震惊。在以西结书第 20 章中，上帝责备那些以为生为犹太人就能让上帝有义务拯救他们的子民。他直白地告诉他们拯救的原因：“我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被亵渎”（结20:9）。这一观点在本章中以不同形式重复了七次（结20:14、22、26、38、41、42、44）。上帝不会拜偶像或崇拜我们。他并非为我们存在。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他而存在 —— 为彰显他的荣耀而被造。连他的敌人也是为荣耀他而造。如今，人们只强调了上帝的恩典，却忽略了上帝的一切其他属性。

基督徒如今面对的是一群坚信上帝是与其他人一样欠着我们的人。归根结底，这不是关于我们，而是关于他和他的荣耀。而我们的救恩在这一背景下，且仅在这一背景下，是恩典，而非我们众多公民自由中的一项。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发现上帝会为了阐明观点而使用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当新约告诉我们这些发生在旧约中的事是给我们的 ‘ 警戒 ’ 和 ‘ 榜样 ’ （林前 10:6,11 ； 来 4:11 ； 雅 5:10-11 ； 彼后 2:6 ； 犹 7 ），并且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教导我们时，我们需要停下来，深思这一陈述的严重性。这些教训和启示是以怎样的代价给予我们的？有多少人不得不为我们学习这些事而死去？上帝是认真的，当他通过先知以赛亚说（见罗 9:22-24 ）：

>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赛43:3-4 ）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模式延续至今，福音通过许多人的苦难临到我们，也依然以同样的方式传扬出去。上帝说这苦难是值得的，因为它将为许多人带来救恩，并将荣耀归给他的名。

于是，上帝一面面向撒但，一面仿佛向观众投去睿智的一瞥，开始了这场交锋（伯 1:7-8 ），以 ‘ 你从哪里来？ ’ 开场，并迅速将焦点引向 ‘ 我的仆人约伯 ’ 。

哈特利在他的注释中指出，

> 耶和华曾自豪地称约伯为他的仆人 …… 旧约中最伟大的领袖们都拥有仆人这一称号，这标志着上帝亲自认可了他们谦卑的侍奉 —— 这些侍奉是他所委派的，例如亚伯拉罕（诗 105:6,42 ）、雅各称以色列（赛 41:8 ）、摩西（出 14:31 ）、约书亚（书 24:29 ）、大卫（撒下 7:5,8 ）、以赛亚（赛 20:3 ）以及众先知（王下 9:7 ； 摩 3:7 ）。[1]

关于约伯这个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 “ 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 （伯 1:8 ）。上帝仿佛挑选了他最优秀的人选作为诱饵，因为 “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 ”。

耶和华对约伯在上帝面前地位的见证，对于后续所有事件都至关重要。若没有这一点，听众将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约伯的朋友们一边，认为他自负、自义，因而配得上帝的震怒。

对于那些认识耶稣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从表面来看，他只是一个被逮捕、嘲弄、审判并定罪、鞭打后钉上十字架的加利利人，甚至未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击败他的敌人。他死了。对于那些认真对待旧约中弥赛亚应许的人来说，除了认定他是又一个假基督外，别无选择。

但上帝确实为耶稣发声并作见证。回想起以赛亚书 42:1 的话，上帝的声音不止一次（太3:17 ； 参 17:5 ）说道：“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以赛亚书 42:1 中使用的 “ 子 ” 一词，含义类似于英语中的 “boy”，既可指仆人也可指儿子。在以赛亚书中，正如即将在约伯记中展现的，耶和华的仆人是受苦的仆人（赛 52:13–53:12 ）。但他也是 “ 完全正直 ” 的，得蒙上帝喜悦，是上帝的男孩 —— 他所钟爱的儿子。

挑战（1:9–11）

撒旦立刻咬钩。他被称作“控告者”名副其实。其挑战更像是对上帝的指控而非针对约伯。正如安德森所言：

> 他以粗鄙之态拒绝使用宫廷礼仪中规避人称代词的惯例——对尊者称「我主」而非「你」，用谦卑的「仆」代替「我」。撒旦的「你」实为侮辱。顺带一提，这进一步证明撒旦不在上帝那班恭敬仆从之列。[2]

撒旦实则在控告上帝说谎。「你」给约伯围上篱笆，「你」赐福于他并给予一切。这回应上帝声称约伯纯正无过时，实为暗指约伯并非如此。上帝能作此断言，不过是仿佛贿赂约伯成为他所期望的样子。故撒旦要上帝伸出「你的手」夺走约伯所有福分，好让我们看清他为人如何。撒旦带着讥讽冷笑总结道（伯1:11）：「他必当面弃掉你。」译者历来正确地从这话语中读出了相反的预期。[3]

因此，挑战再简单不过。撒旦声称，上帝的子民中无人爱他胜过爱自己。他们对上帝的爱与忠诚，并非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关键在于他们能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他指控上帝运作着一个卑劣的保护骗局，而非上帝所宣称的基于恩典的救赎，这恩典唤起了一种具有真诚品格的个人信仰。

对信徒而言，此处似乎潜藏着巨大危机。对于约伯记最初的读者群体来说，

此刻上演的是一出真实的戏剧。古代近东王室的历史上，充斥着被向父王告发的王子们的尸体。控告者进入宫廷，在国王耳边低语其子或妻子正密谋反叛，或他们公开的忠诚宣言不过是待价而沽的商品。控告者以性命为赌注提出这般指控。若国王信以为真，人头便会落地，而往往事后发现真正的阴谋者正是控告者的幕后支持者，他们意在夺权。耶稣时代，希律王的家族便是此类阴谋与指控的温床。此刻的听众会意识到，这项指控攸关一切——不仅约伯的诚信遭受质疑，更甚者，上帝的诚信亦然。若约伯此刻失足，所有信徒都将被视为伪善之徒。

约伯记的核心议题并非上帝为何容许义人受苦的神义论问题，亦非撒旦之力是否凌驾于上帝之上，而是关乎救赎之信的真实性以及人所信之福音的实质。世上是否存在真实的信仰？若有，当灾祸突袭时它将如何回应？因在危急关头，真心方显。的确，（在撒但看来）若能令约伯猝不及防，他必不称颂上帝。不，撒但坚信约伯的第一反应必定是情感的爆发（指弃绝上帝）。或许稍后，待事态平息、情绪稳定，我们会得到更得体的回应，但那已是经过排练的表演，无非一场作秀。要见识真正的约伯，撒但需要抓住他措手不及的时机。

于是上帝将撒旦派去追逐诱饵，而他迅速投入行动。我们注意到他是在上帝的统治下行事。这里不存在二元论——我们并非面对两位势均力敌的对手争夺奖赏。唯有上帝高居宝座，撒旦的行动仅凭上帝许可且服务于上帝的目的。正因如此，他对上帝的对抗更显其愚昧。

第一幕，第四场：以皮代皮（2:1–6）

如同愚顽人般不肯汲取教训的撒旦并不轻易气馁。约伯的损失、灾祸消息接踵而至的突然性与迅疾性，都未能达成撒旦预言的结局。约伯的回应彰显了忠诚。于是场景再度转回上帝的法庭。

上帝再次以天真的姿态面对狡诈的对手。他佯装不知地重复发问（伯 2:2–3）：“你从哪里来？……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仿佛上帝全然错过了第一幕第三场，于是我们跳过那场，继续聚焦天庭法庭的进程。然而观众心知肚明——上帝故作无知的姿态里，分明带着胜利者般的锋芒与笑意。事实正是如此。上帝当然洞悉一切，他迅速转换语调反诘撒旦（伯2:3）：“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这一回应中隐含着一项严厉指控。上帝宣称约伯遭受的损失是不公正的——这是“无缘无故的”。如今，这份损失的责任被直接归咎于撒旦。他必须为已发生和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后果。倘若约伯诅咒上帝而撒旦被证明正确，局面将截然不同。但若指控失败，指控者需承担责任，因此撒旦此刻正陷入严重困境。他要么颜面扫地地退缩并承受后果，要么孤注一掷提高赌注。

然而，杀死约伯并不能解决问题。撒旦需要一个活着的约伯来作出抉择——他是否会保持忠诚。撒旦如今要求押上所有筹码，上帝应允了。一个人的崩溃临界点在哪里？是否存在一个代价，让人不愿为坚守对主的信仰而付出？他定会为保全性命放弃一切。

撒旦再次迅速展开他的勾当，而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全凭上帝的旨意。有趣的是，撒但是唯一一个能够在

两个“法庭”之间往返穿梭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约伯记2:7中离开耶和华面前，也意味着他退出了约伯记的叙事舞台。

我们仍有两个疑问。其一：撒旦此刻身在何处？为何不再返回上帝的审判庭？这个问题很快有了答案——他既已失败，又自取其辱。他不敢面见上帝，而是隐匿无踪。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圣经其余经卷，探寻他再次现身的踪迹。

但更引人深思的问题亟待解答：耶稣在这场博弈中置身何处？我们的中保何在（约一2:1）？约伯的辩护律师又在何方？

人们可以提出几种可能的答案。显然，上帝的意图是通过行动而非法律辩论来了结此事。但这里还有另一层更深的现实：撒但的控诉直到耶稣以人的身份亲自击败他时，才算被彻底驳回。唯有在基督道成肉身，被圣灵膏立为合法的君王，并忠实地抵挡了撒但的试探之后，这件控诉才得以彻底解决。上帝选择道成肉身，正是为了承受苦难，甚至包括付出“以皮换皮”（参伯2:4）的代价和死亡本身，为的是要救赎上帝的子民，并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一直以来的计划，就是以行动而非辩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我们所读到的：（徒2:23，32-33，36）

> “他既按着　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如今，我们的中保（辩护者）已无需再为这案件辩护。这案子已经终结。现在，每当圣徒受到攻击时，他只需站立起来（参徒7:55-56），全天庭都深知，他绝不会拒绝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约6:37），而是将他们接纳为自己的儿女，公义和审判也将因此即刻成就。因此，对我们而言，此事已在上帝的宝座前定案，而这正是我们确据的所在。

深入思考

1. 当你独处（或是任由天性而为）时，哪些态度或欲望会浮上心头?
2. 请花时间回顾并找出约伯记这部分中可能冒犯或使人反感的经文。
3. 除了耶稣以外，有多少人曾历经苦难甚至献出生命，你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并归向基督？
4. 你爱主是因为他拯救了你并赐予你永恒的产业，还是仅仅因为他的本质（或他的所是）？你是否爱他，甚至胜过你珍视他在基督里赐予你的一切?
5. 花时间通读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受难周的记载。仿佛站在十字架下，向他倾诉你的感受。

4

智慧的回应

伏击的成功，在于人性的可预测性。非一个人训练到无需思考就能本能做出正确反应的程度，否则受害者必将采取错误的行动。在伏击中根本没有停下来思考的时间，更遑论翻阅操作手册了。当这个撒旦发起攻击时亦是如此。他离开上帝的面前后，便去布置一场伏击 —— 那将是多重震撼与压倒性力量交织的毁灭性打击。

智慧是敬虔生活的技艺，是操练敬虔的结晶。圣经将其比作匠人的训练（出 31:1-11；参林前 3:9-10），即大师级工匠的养成。箴言作者指出（22:29）：“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智慧关乎能否以高度娴熟的方式行事。知识为智慧奠基，而智慧体现在无需刻意思考就能运用知识的时刻。这就像仅仅知道如何驾驶汽车，与能在城市车流中无意识熟练驾驶的区别 —— 它已成为第二天性。智慧是知识加上跨领域经验的实践。

在新约中，耶稣被呈现为智慧的化身，不仅体现在他的无罪性上，更突出表现在他应对敌人的能力上。面对看似无解的难题，耶稣总能扭转局面，让对手陷入自设的逻辑陷阱（太 22:15-33；可 12:1-12）。
那些试图设伏陷害耶稣的人，反而当众自食其果。当今社会，新闻媒体关注的人物必须迅速掌握应对突袭式采访的技巧 —— 而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这种智慧。

耶稣敏捷机智的对答绝非仅为消遣。跟随他的人被恰当地称为「门徒」 —— 如今这个词带有宗教色彩，但其原意不过是「学生」或「学徒」的普通称谓。耶稣的门徒跟随他学习技艺，因他到来正是要终结我们的愚昧无知，重获亚当失落的智慧。当我们研读约伯记时，
正是作为基督的学徒与学生在求索真知。

约伯对撒旦攻击的回应被恰当地视为智慧的典范，指引我们归向基督。这使得那些反对他的人，尤其是撒旦，成为愚昧的典型。当我们来到地上的场景时，转而观察一位敬虔大师的作为，并学习所需的一些技巧。于是，我们回到约伯的庭院。

第一幕，第三场：约伯的家（1:13-19）

我们看到约伯在他的家中接待信使，他们从约伯产业的各个角落带来报告。每个信使来自不同的方向，因此在几分钟内，他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最毁灭性的消息。每一次通报都比前一次更糟，达到了真正可怕的高潮。

第一波打击来自示巴人，他们夺走了他的一千头牛和五百头驴。我们对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示巴人知之甚少，只知道这是用来指代居住在以东以南的阿拉伯部落的术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约伯的牛正在耕地。他的生活方式并非游牧性质，拥有五百对耕牛意味着他拥有大片土地。仆人们的被杀同样不是小规模的屠杀。

接下来的袭击来自天上。“神……降下火”指的是闪电。有人难以理解一道闪电如何能杀死七千只羊。在澳大利亚，我们的陆地面积相当于美国本土，人口两千万，羊群两亿只。羊吃草，在广阔的肥沃草原上茁壮成长。闪电击中干燥的草原草会引发火灾，火势蔓延速度与驱动它的风一样快。这样的火势会超过惊慌的羊群并将它们吞噬。徒步跟随的牧羊人也会葬身火海。这一幕令人毛骨悚然。在此类危机中，安全之道恰恰与本能反应相反。草原火灾中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已燃烧过的地面。因此当大火逼近时，最佳方法是点燃另一处火头任其蔓延，然后跟随其后站在烧过的地面上。这个简单技巧常被传道人用来类比基督代赎的工作 —— 当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为主时，便站在了‘已燃烧之地’。草不能被烧两次，人的罪也不会被惩罚两次。上帝既已让基督为我们的罪承受烈火审判，就绝不会再向我们降下同样的审判。在基督里，我们立于蒙赦之地。可惜这些牧人和他们的羊群未能如此。

第三场灾祸由‘迦勒底人’突袭引发，他们夺走了约伯的三千骆驼与受雇照料它们的仆人。

这些“迦勒底人”（*kas-dim*）的身份至今成谜。他们并非我们熟知的千年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那支民族。现存最早关于迦勒底人的记录不早于公元前一千年。这可能是指亚伯拉罕的侄子基薛（创 22:22；耶 35:11）来自亚兰的后裔。此类袭击很可能来自北方，沿着淡水水源的路径进行。

四场灾祸中的每一场，可能都发生在消息传到约伯之前的数日甚至数周。长子的住宅距离约伯家大概不过一两日路程。撒旦在此的策略关键在于：要让四场灾祸的消息接踵而至，不给约伯任何喘息或思考的间隙。必须确保每场灾祸都有幸存者报信，且信使们抵达的时间相隔不过数分钟。

最后一位信使带来了最坏的消息。这次袭击来自沙漠，看似一场龙卷风。约伯的整个家族，他所有的儿女们，正在长子家中欢庆时，那阵旋风突然袭来。长子房屋从四面受袭的画面，立刻勾勒出约伯站在自己家中承受了第四次也是最可怕打击的景象。哈特利评注道：

> 这四重灾祸向约伯揭示，天地间所有的力量都与他为敌。这一观点从毁灭之因在天地之力间交替显现得到印证 —— 它们来自罗盘的四极：南方的示巴人，自西方降下的天火，北方的迦勒底人，

以及从东方沙漠呼啸而来的诡谲热风[1]。

观众能感受到一个人被四面围困、世界崩塌的意境。

约伯的回应：典范般的智慧

(1:20–22)

人们可以设想一系列可能的反应：麻木的怀疑、彻底崩溃，或更可能是疯狂地冲向儿子房屋，希望找到幸存者 —— 或仅仅为了确认消息是否属实。但这并非在几分钟内听到的第一条，而是第四条噩耗。假设约伯能辨认并核实眼前报信人的身份与可信度，当第四位信使到来时，他心中已几乎不再质疑这些报告的真实性。

那么此刻，他会说些什么？上帝会是他第一个想到的对象吗？我们本能的第一反应是寻找归咎对象。他会责怪孩子们吗？会哀叹他们的欢宴聚会，或怀疑他们是否做了招致灾祸的恶行吗？他会想对示巴人和迦勒底人发动报复性袭击吗？会归咎于房屋的设计者导致家人被埋吗？会咒骂未能保护牲畜或自救的仆人们吗？抑或将矛头指向自己？在这震惊的静默瞬间，观众屏息凝神，各自的本能反应开始浮现。在约伯开口前，叙述者描述撕裂衣袍、剃光头发的情节时，观众情绪已朝多个方向翻涌。而正是在这些反应的反衬下，我们听见约伯开口抵御冲击波的宣言（伯1:20-21 ）：

>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说了！他说的正是撒旦预言他不会说的话。在约伯记 1:11 中，撒旦嘲讽这是难以置信的选择——一个只配被讥讽的假设，夸张到近乎荒谬。但约伯说了。约伯称颂耶和华。他的第一反应，那瞬间本能涌出的，是敬拜。

1993 年 7 月 25 日，持枪歹徒闯入南非开普敦的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用自动武器向会众扫射，并投掷了两枚手榴弹。屠杀场面极其惨烈。一位会友将垂死的妻子紧急送医后返回教堂，准备告知三个孩子母亲的死讯。当他站在教堂里搂着刚得知噩耗的孩子们时，电视台的镜头对准了他们，记者问他是否想说些什么。这段画面当时向南非全国直播。该教堂的主任牧师弗兰克·雷蒂夫主教回忆了接下来的场景：

> 他含泪凝视着整个南非国民的面庞说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为何要这样做。但你必须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宽恕你并向你伸出和解之手，我恳求你自首并成为基督徒。"[2]

当新闻团队穿梭于教堂建筑与医院之间，采访该教会的其他基督徒时，他们一遍又一遍听到相同的回应。在这个被长期可怕苦难、不公与复仇呐喊所充斥的国家，这一幕犹如黑暗中的明灯，引领许多人归向基督。

约伯与这位南非男子的区别在于：对约伯而言，耶稣是通过世代传承应许给他的弥赛亚；对我们而言，耶稣的生平事工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更拥有文字记载的目击者证言。

叙述者转向观众，惊叹地宣告（伯 1:22 ）：“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　神为愚妄。”

第一幕，第五场（ 2:7-10 ）

撒旦的第二次试探更为骇人。关于约伯所患疾病的本质，学界提出过各种推测，但这些都只是基于有限信息的臆测。我们无需医学诊断也能领会重点 —— 约伯记中的描述已足够具象：他全身长满毒疮（伯2:7 ），用瓦片刮拭溃烂的伤口（ 2:8 ）。朋友们起初要么认不出他，要么震惊得说不出问候语（ 2:12 ）。[3] 约伯自述伤口蛆虫滋生、结满痂皮、皮肤发黑剥落、疮口溃烂流脓，还持续高烧（ 7:5 ； 30:30 ）。剧痛让他彻夜难眠，噩梦不断（ 7:4, 13-14 ）。对于那些曾因痛苦的手术而在医院中疗养的人来说，约伯对痛苦长夜的描述（伯7:4；

30:17）是极其真实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向护士苦苦哀求、却因她们无权给予更多止痛药而徒劳的情景。尚不清楚他胃中翻腾的感觉是源于情绪、身体还是两者兼有（ 30:27 ）。同样，我们无法确定他关于妻子说他口臭的陈述，是隐喻她已抛弃他，还是描述他的身体状况（ 19:17 ）。考虑到与下一行诗意的平行结构 —— 该行提到他令兄弟们 ‘ 厌恶 ’ —— 更可能是一种隐喻。在与朋友争辩时，他已瘦得皮包骨头（ 19:20 ）。情绪上，他一片混乱。他谈到自己恐惧颤抖（ 21:6 ）。他哭泣着，面色通红，眼下挂着黑眼圈（ 16:16 ）。

约伯在肉体所受的苦难程度及其回应中，为我们指向了耶稣将要经历的命运。

对门徒而言，耶稣教导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他宣告自己将被交给长老和祭司长，遭受鞭打并被钉十字架（马可福音 8:31 ； 9:12, 31 ； 10:33–34 ）。从他们记录中对此惊人宣告的反应来看 —— 即便这宣告被重复多次 —— 门徒们极可能根本没听进耶稣关于复活的后续教导。他们似乎只理解了部分弥赛亚或基督的概念（参看诗篇 2 ），即作为大卫后裔受膏为王的复兴者。早在他以君王身份骑驴进入路撒冷之前（亚9:9 ； 太 21:9 ）瞎眼之人（太 9:27 ； 20:30–31 ）甚至迦南妇人（太 15:22 ）都称他为 “ 大卫的子孙 ”， 。耶稣回避基督或弥赛亚的称号，而更偏爱使用更具奥秘性的称谓——“人子”，即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的那

位（但7:13-14）。这位人子将被立为王，收回国度，并将其赐给上帝的圣民。在这套构想中，门徒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耶稣的形象与弥赛亚联系起来，更不用说作为人子受苦受难并被处决了。同样，任何了解约伯品性的人也不会预料到他最终会落得如此下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约伯一旦染病，就立即被逐出家园和社区，迁至城外的灰堆。对现代读者而言，这毫无道理。若患上这样的皮肤病，为何要去城外的灰堆？当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性质后，疑问显得更加尖锐。那里是焚烧垃圾[4]和污物之处。根据摩西律法，患此疾病者因不洁而被安置在营地或城外（利 13:46 ）。这里也是祭牲灰烬的倾倒处（ 4:12 ； 6:11 ），以及亵渎者被带去处决之地（ 24:14 ）。该处被描述为仪式上洁净之所（ 4:12 ）。摩西律法认定此处洁净的原因在于：它位于人类居住边界之外，且是焚烧污秽之地，如此一来，剩下的灰烬便是洁净的。

正是遵循这一模式和原则，我们看到耶稣被带离，身体状态与约伯相似，赴往刑场（马太福音 27:31-33 ）。此时的耶稣，同样面容损毁。以赛亚的描述对约伯和耶稣都适用：

>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赛 52:13-14 ）

在如此境遇中，上帝的仆人“必被高举上升”。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有双重含义。译为‘高举’的这个词既可指被钉死，也可指被提升并置于高于他人的权位之上。对耶稣而言，尊荣与荣耀正是从他被捕和受难开始的。

约伯之妻（2:9）

在所有场景中，或许这一幕最令人心碎。一个人还能承受多少？或者说，一个女人又能承受多少？当悲剧降临，婚姻关系在重压下破裂的情况并不罕见。孩子的夭折、残疾儿的出生或孩子遭受创伤，往往 —— 太频繁地 —— 会因为父母一方逃离困境而雪上加霜。对留下的那位父母而言，悲剧会被放大，尤其是当孩子需要持续照料时。这里孩子们都已离世，而丈夫成了残疾者。

约伯妻子的话语可被解读为一种可悲的哀求，催促约伯放弃挣扎，带着所剩无几的尊严赴死。此处再次出现“称颂神”这个短语 —— 他早已称颂过神（伯1:21）。如今这般境遇下，他还会称颂神吗？若他如此做了，接下来又会如何？只要他还活着，灾祸是否会接踵而至，直到他要么死去，要么放弃对自身正直的坚持？不如就此了断岂非更好？她的言辞可能是呜咽着劝他放弃，也可能是恶毒而讥讽地嘲弄约伯的正直

和他“称颂上帝”的行为。鉴于他在约伯记19:17中提到妻子很可能是隐喻性的表述，此时他很可能失去了最亲密的盟友与安慰者。他的妻子再未于约伯记中出现，而约伯后来再度生育十个子女的事实（42:12-17）或许暗示他续娶了新妻。

撒旦的伏击已然完成。约伯不仅遭受情感冲击与身体伤残，更陷入社会性孤立。他独自坐在灰堆之中，形单影只。

若将视线转向耶稣，场景何其相似。他的弟兄们不信他，反而讥诮地催促他去耶路撒冷公开显现，接受众人对弥赛亚的欢呼（约7:1-8）。他被核心圈中的一人出卖，被捕时门徒四散。受审时，最亲近的门徒之一发咒起誓否认他。耶稣在十字架上仅诵出《诗篇》22篇的首句，但这段经文同样适用于约伯的境遇：

但我是虫，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节；
我心在我里面如蜡熔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诗22:6－8,14－15)

这足以让一个人崩溃了。约伯接下来的话将决定撒旦的指控成败。

约伯的第二次回应

若你仍存疑，容我重申：这回答既根植于本能又发自肺腑。“ 约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噯！难道我们从　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撒旦的指控败北了。果真如此吗?

当伏击失效时，选择要么是切断联系撤退，要么是固守阵地展开消耗战。撒旦绝不会轻言放弃。

第一幕，第六场（ 2:11–13 ）

撒旦此刻已从约伯记中消失。他的角色被一群怀着看似最良善动机聚集而来的人所取代，但这些人最终将显露出更像一群秃鹫的本质。

这些人前来慰问。他们必定听闻了消息，且考虑到他们名字的关联性及家乡位置与以东地的渊源，似乎他们可能长途跋涉而来。

若这些人与以东存在关联，那么这种关联可能将我们带回到雅各与以扫的敌对历史 —— 经由以东人对以色列和犹大的攻击、俄巴底亚的预言、他们于公元前 586 年焚烧耶路撒冷（诗 137 ），直至希律家族先是企图杀害基督（太 2），后又在耶稣受审时推波助澜（路23:11 ）。

这些朋友的沉默与撒旦当前的沉默遥相呼应。正如在十字架下的场景中

耶稣（太27:45-46 ）在沉默的停顿后，约伯的声音爆发出了痛苦和对上帝的呼喊。他们都是义人。他们都是智慧之人，从具有不可动摇正直的信仰深处作出回应。但他们也是感受到自身处境之痛苦与恐怖的人。

当人们阅读约伯记并想指责上帝坐在天堂里对他的人民玩弄残酷游戏时，他们最好来回看看约伯和耶稣。这不是某个住在天空中玩弄可怜人类的希腊或巴比伦神祇。这是那位成为人并在我们位置上受苦的上帝。

这位利用撒但的试探的上帝，正在预备他的子民去理解，不仅是约伯的苦难，也是他降世拯救子民时所要经历的苦难，以及他们自身被呼召去跟随他、并广传他所要成就之福音时所经历的苦难。

深入思考

1. 你是否已成为耶稣的门徒？若是，你目前专注并努力攻克的功课或操练是什么？
2. 你是否经历过或目睹过 “ 约伯时刻 ”—— 当一连串坏消息接踵而至时？将你的反应与约伯的作比较。
3. 上帝如何一直在预备你来应对对你信仰的挑战？
4. 你能在当前的境遇中辨识出上帝之手吗？
5. 如果你的信仰此刻遭遇伏击，为了取得最大的成功，这次攻击会聚焦在哪个方面？

5

在沉默中呼求

（2:13－3:26）

七天沉寂无声（伯2:13）！一些解经家认为，这或许是一种社交习俗的规定：访客在主人开口交谈或邀请他们说话之前，不应擅自开口。[1] 无论原因为何，那种沉默必然震耳欲聋且令人煎熬。任何在临终者床前守夜过的人，都深知那种沉默有多可怕 —— 在漫长的等待中，任何言语或举动都显得不合时宜且徒劳无功。这种沉默对前来探望的朋友们而言，无疑是种折磨。

咆哮与怒吼 —— 激情的爆发

然而当约伯最终用言语宣泄情感时，更可怕的声音突然撕裂了沉默。他谈及自己的『叹息』与『呻吟』。

> 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唉哼的声音涌出如水。(伯3:24)

和合本圣经在此处对约伯所用词汇的翻译显得过于温和且委婉。" 咆哮 " 与 " 吼叫 " 似乎更贴近经文原意。前者既用于描述狮子的低吼或咆哮，也指代耶和华在审判降临时的威严之声；后者则形容人在夜间痛哭 —— 更可能是因罪孽而哀恸或悔改时的嚎啕大哭。[2]

此处不妨稍作停顿，对当下流行圣经译本的一些做法表达关切。这些译本似乎延续了某种英式克制传统，通过彬彬有礼且善意的审查机制，对圣经文本进行修饰：当原文情感炽烈时，译者往往加以抑制；当内容对主日早晨家庭礼拜的诵读显得过于直白时，便代之以委婉表达。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导致读者误以为我们的上帝与福音缺乏激情或现实感 —— 事实绝非如此。从各译本对约伯记部分语言的柔化处理中，便可窥见这种倾向。

或许参考其他几处使用这些术语的经文会有所帮助。以 *anakhah*（“ 叹息 ” ）为例，我们发现：

> 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伯 4:10 ）

>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诗22:1 ）

>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诗32:3)
>
> 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诗38:9)
>
> 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 (诗5:29)
>
> “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 (耶25:30)

至于 sha’agah，即“ 呻吟 ”：

> 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 (珥1:18)
>
> 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漂起，
> 把褥子湿透。（诗6:6 ）
>
> 因我唉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诗102:5）

这绝非低声啜泣的叹息，而是一个痛苦之人的撕心裂肺的嚎叫 —— 他被悲伤击垮，就约伯而言，更被焦虑彻底淹没（伯 3:25 ）。这般情绪爆发实在有失体面，但处于此等境地之人，又怎会顾及尊严。

人永远无法真正准备好面对悲痛或痛苦的经历。父亲去世时，他独自躺在医院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距离我赶到仅二十分钟之隔。其他家人也在随后半小时内陆续抵达。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我不断与人拥抱安慰、协助筹办葬礼等事宜，正如人们惯常所做。当我独自坐在他的病榻旁等待家人时，恍惚间觉得一切如常。他罹患癌症已久，我们早知道撑不过那个星期。但奇怪的是，我既没有泪如雨下，也感受不到任何情绪。随后几日的忙碌与他人的哀恸，让我几乎没有时间思考。直到独处沉思时，我才怀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 —— 我深爱着父亲，至今仍无比思念他。直到几天后独自在家时，情绪堤坝才轰然决堤。那不是啜泣，更像是火山爆发。我不得不压抑声量，否则整条街都会听见 —— 然而从脚底直冲面门的情绪洪流根本无从遏制。我记得自己盯着餐桌告诫自己：砸碎它绝非明智之举。我想捶打什么，想与某种东西对抗。但理智告诉我，根本没有具体的敌人。只有无法逆转的痛苦与失去。这场爆发持续不到十五分钟 —— 若再久些，我的身体恐怕承受不住。那一刻的嚎啕，与芸芸众生在堕落世界的残酷现实前崩溃时的悲鸣别无二致。

我也存有许多牛群哞叫的照片，童年时曾在叔叔的奶牛场度过几个田园诗般的假期。有一天我们从镇上回来，挤奶迟了一小时。只见奶牛们抵在奶场院门边 —— 乳房胀大，显然痛苦不堪。所有人手立刻投入工作启动机器。但目睹七十头泽西奶牛齐声吼叫的场景实在令人难忘：肋骨剧烈抽搐，头部猛然甩至与脊柱平行的水平位置，鼻子扬起与之对齐，随后如同从粗管发射的火箭，吼声炸裂牧场，在山丘间回荡。何等喧嚣！

由此我们看见约伯 —— 七日的静默后，火山骤然喷发。听众屏息以待：他会诅咒上帝吗？在延迟爆发的狂怒中，他会说出亵渎之言，让上帝成为说谎者，证明撒旦是对的吗？一个人能在如此虚弱绝望的境况下，依然坚守信仰继续敬拜上帝吗？

我不禁在脑海中浮现耶稣的形象 —— 不仅仅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或许我们对耶稣情感层面最私密的窥见，可以在约翰福音第 11 章中找到。那里描述的并非耶稣受难与死亡，而是他的朋友拉撒路之死。起初我们或许会疑惑，耶稣是否是个冷漠无情的朋友，因为他故意等到拉撒路死后才动身回应拉撒路姐妹们的求助。他想教导她们、他的门徒以及我们，他将使死人复活。他也想为朋友们即将面临的震惊做好准备 —— 当他死去时，他们将不得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应对悲伤。

我想，如果我们中任何人知道自己能说一句话就让死人复活，我们走向死去朋友的坟墓时，多少会带着几分自信，除了或许一种胜利与喜悦的感觉外，不会有太多高涨的情绪。但耶稣并非如此。

当他翻过山丘，看见众人哀哭时，他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了。经上记着说：

>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 11:33 ）

> 耶稣哭了。 (约11:35)

>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约11:38 ）

这些词语描绘出强烈情感的图景。[3] 耶稣并非仅仅流下几滴眼泪，也不是因哀悼者而烦扰，更非与他们共情。译为 “ 心里悲叹 ” 的这个词在新约中并不常见，它描述的情感更接近于愤怒或严厉，而非怜悯的悲伤（参太 9:30 ； 可 1:43 ； 14:5 ）。在古典希腊语中，该词用于形容马的喷鼻声。第二个词 “ 忧愁 ” 也用来形容沸水的翻腾，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情感的爆发。许多解经家试图为耶稣开脱，否认他表现出任何愤怒或严厉，认为此处他是因哀悼者而心烦。但耶稣并未对哀悼者说话，而是立即走向坟墓，仿佛要与死亡本身作战。凭借使万物存在的上帝之道的大能，他命令已死多时的拉撒路出来 —— 拉撒路就出来了。似乎死亡本身正是耶稣情感爆发的对象，他的情感与行动完全一致。

作为一位陪伴这个被悲痛淹没的敬虔家庭的朋友，耶稣绝非沉默无言。同样，当他在十字架上哀嚎的时刻，诗篇 22 篇的话语并非以呜咽的叹息从他唇间流出，而是如同

窒息的尖叫。那位立于高天之上、以约伯为例向我们传讲福音的主，正如耶稣训练门徒一般，正为我们预备去承受那终极的苦难 —— 代替我们！为至亲好友遭遇悲剧而哀嚎已令人心碎，但若知晓他受苦是因我们的罪孽，这痛苦更甚百倍。因此，他预备他的子民站立在那十字架下，凭信心认出那位替我们受死的主，并深切体会他为我们所承担的重担。

无法企及的选择

我们从约伯强烈的情感转向他哀号的内容时，同样面临一系列令人震撼的问题。在他的独白中，他逐渐提出了三个他认为比他现今生活更可取的、却同样无法实现的选项：首先，他宁愿自己从未出生甚至未被怀胎（伯 3:3-10 ）；其次，但愿自己胎死腹中（ 3:11-19 ）；第三，他希望让所有受苦之人获准速速死去（ 3:20-26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情绪爆发中，他既没有诅咒上帝，甚至从未将自杀视为可能的选项。

约伯的愿望虽以高度诗意且色彩斑斓的语言表达，其内容却简单直白。这些愿望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但它们同样遥不可及。然而，约伯在表达这些愿望时仍持守信仰。他的忠诚体现在：他没有越过上帝为他设定的界限，因此不会擅自去做上帝所不允许的事。在渴望以死亡逃避痛苦与因上帝不作为而自行了断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这种信仰虽流露出骇人听闻的愿望，却选择了更艰难的道路。自杀与亚伯拉罕纳夏甲为妾生以实玛利的行为（创 16 章；加 4:21-31 ）存在某种相似性。这两种行为的根源，都在于选择当下兑现自己的私欲，而不是

耐心等候并接受上帝所应许和计划的一切。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凡能避免，没有理智的人会选择受苦。此刻，一方面是对福音中上帝品格的认知，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二者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谨慎我们对人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论及他人时所说的话。几年前，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因脑瘫和肌肉痉挛已忍受了四十年的痛苦。他长期处于肌肉痉挛和疼痛的状态。十二岁那年，他骑着自行车外出，却被公交车撞倒，导致终身残疾。他后来归信基督，但在信仰道路上苦苦挣扎。那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一位我们认识的女士的葬礼 —— 这位女士曾公开宣称信仰基督 —— 她在经历一场混乱的离婚后自杀身亡。在他参加的葬礼上，牧师长篇大论，显然是为了安慰家属，描述她如今如何在基督的怀抱中找到安宁。那晚，我的朋友问我，如果他做了同样的事，是否会在荣耀中醒来。这个选择对他而言充满诱惑，只要他能确信这是真的。

在我的回答中，我向他提及另一位共同的朋友，那人曾服药过量，却因上帝的恩典在昏迷中被发现并及时送医。她是一名信徒，至今仍坚定地信奉基督。当我坐在她病床边时，我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她说她只是想离开人世去与耶稣同在。我问她，为何认为抛弃他为之赴死赐予的生命后，自己会抵达更美好的境地而非更糟的所在？她是否如此确信这一观点，以至于愿意押上整个永恒来赌自己是对的？不用说，她当时对我很生气 —— 但二十年过去了，她依然活着！

选择死亡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信念，即认为结局会比当下的经历更好，死亡胜于生命。

约伯在此列举了他所认知的、使死亡看似更优选项的一切因素。这些描述将死亡刻画为彻底的湮灭，或充其量是某种无意识的安息（伯3:13,17-19 ）。他的描述中既无天堂也无地狱。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其吸引力 —— 在难以承受的痛苦面前，不复生存似乎远为美好。那么，他为何不迈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整本圣经从未将自杀呈现为信徒的选项。相反，选择自杀的是那些为逃避敌人杀害的非信徒（参撒上 31 章）。[4] 渴望死亡却选择活着是一回事（参耶8:3 ；启9:6 ），亲手了结性命则截然不同。鉴于约伯的心理状态，他对现实的认知中必然存在某种更深层的因素阻止他迈出那一步。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拥有保罗那样的洞见（腓1:21-26 ）。然而，保罗的真理同样适用于约伯 —— 无论他是否理解这一点。其中，信心的要素就在于，它是对于我们尚未得见（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11:1），甚至尚未理解的事物所持有的确据。直到此时，约伯所表达的唯一确据，就是他对上帝的权能与公义的信靠。

约伯忠心持守上帝的计划与旨意，其回报不仅在于他生命的恢复和随之而来的福分，更在于他将发现：上帝的计划和应许远超他所梦想的一切。

撒旦最初所称上帝围护约伯的篱笆（伯 1:10 ），如今在约伯眼中却成了囚禁他的高墙，将他困在自己渴望终结的生命里（3:23 ）。

渴慕神的安息

在情绪爆发后，约伯呼喊求“安逸”与“平安”（伯3:26）。身处动荡中的他甚至看不见地平线处的安息，但它确实存在。挪亚出生时，他的父亲预言（创5:29）：“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安息的预表——当那国占据象征新创造的土地时。耶稣藉十字架将我们带入这安息。藉着信心，相信并坚持，我们便进入那安息。正是这信心——这种坚韧的信心，即使基于向约伯启示的有限知识——使约伯没有放弃神的道路而自行其是。

得救的信心是以基督里的福音和上帝应许为内容的信心，并且不放弃（来4:14-16），正如耶稣没有放弃，而是选择在自己的肉身中承受上帝的计划，为我们买赎那安息。

>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　神宝座的右边。（来 12:1-2）

深入思考

1. 考虑到约伯的生活质量和他求死的愿望，当我们可能处于这样的痛苦和悲惨中时，约伯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指导?

2. 深入探讨亚伯拉罕利用夏甲（创16章；加4:21–31）与自杀行为之间的类比。

3. 我们是否准确地向失丧的世界呈现了耶稣的情感层面，还是仅仅在想象他内心的活动？福音书作者如何描绘他的感受与激情？

4. 当我们面对喜乐与困境时，我们的情感是否能与基督的情感协调一致？

第二部分

思 索 之 时

6

持守福音

我的学生经常问，生活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人，是如何得救的。他们还会问，那些从未听过福音就去世的人是否能得救。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标准回答是：生活在耶稣诞生之前的人，是通过相信将要到来的救主的应许而得救的。我们这些后来出生的人，则是对这位已经到来的同一位救主怀有信心而得救。为此，我会引用希伯来书 11:24-26 作为支持。

针对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会指向罗马书 1:18-2:16，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每个按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都知道上帝存在。我们也知道他拥有无限的权能，而我们是他的敌人。若不通过福音的教导，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若没有福音的知识，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尝试将上帝从我们的脑海中抹去 —— 要么通过酒精或其他药物这样的精神麻醉剂，要么制造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东西来让我们不去想这些忧虑。或者我们可以创造上帝的替代品。自然，这些替代品会以更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和欲望的神的形式出现。不足为奇，这样的神明是按照人类创造者的形象所造的，并成为地方民族

和文化的人格化化身。

使徒行传 4:12 是令那些想向本国价值观和当代文化俯首称臣之人窘迫的众多经文之一：

>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约伯并非这样的人。

如今许多人听到 “ 我们并非仅凭 ‘ 相信 ’ 就得救 ”（如《埃及王子》主题曲所言）时会感到震惊。得救在于相信基督的福音，而非真诚却空洞的 ‘ 别的福音 ’（加 1:6 ）。我们所信的内容与相信本身同等重要。每一代信徒都面临确保自己相信真理而非谎言的挑战；要站稳在上帝所启示的救赎之道上，不被我们恰巧出生其中的文化所孕育的幻想或传统拖入深渊。对新约信徒而言，他们面临希腊 - 罗马宗教哲学体系的挑战（约壹 4:1-6 ）；福音传播初期，还有 ‘ 割礼派 ’ 的挑战 —— 他们信奉一种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旧约解读，或试图活得像旧约应许尚未实现（加拉太书）。到公元 70 年时，已有更多异端福音（参希伯来书、彼得后书、犹大书、启示录 1-3 章）。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则面临迦南人、非利士人、摩押人、亚扪人、亚述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宗教习俗挑战，混杂崇拜之风盛行（王下 16 章；17:33 ）。如今，我们面临同样的挑战，这挑战不仅来自那些毫不掩饰、正面冲击的极端反基督教的反对势力，

更主要地来自我们本土文化、国家主义价值观，以及那些教导我们自我崇拜的习俗的潜移默化的接纳。

约伯曾面对他自身的异教文化。与我们不同，他是独自面对且没有圣经的。因此，我们被挑战去思考他是如何做到的，以及他的忠诚对今天的我们 —— 这些拥有圣经、不仅被上帝忠实的子民环绕，还继承了过往三千五百年圣徒的遗产与榜样的人 —— 可能传达什么信息。

我认为有趣的是，约伯并未在希伯来书第 11 章中被列在信心英雄之中。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属于希伯来书作者所遵循的盟约传承的红线之内。也可能是因为约伯记出现在希伯来旧约第三部分被称为“著作”的智慧文学中。然而，显然他是一个得救的信徒。上帝在天上（伯 1:8 ）和地上（ 42:7 ）都宣告他为义，并称赞他基于那拯救的信心而过着模范的生活。那么，约伯可能对救赎之道知道多少呢？一个人需要知道多少才能得救？[1]

约伯对福音的认知本应与亚伯拉罕相似，只是我们并无记载显示上帝曾通过异象或天使造访等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方式向约伯亲自启示。倘若真有此事，约伯定会在自我辩护时提及。因此，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

约伯对福音的认知想必仅能来自家族代代相传的教诲。他很可能听说过创世记1-11 章所载的事件，也可能听闻过亚伯拉罕及其经历，甚至对以撒和雅各的事迹也

有所了解，尤其是如果他生活在雅各前往哈兰拜访拉班之后或大约同一时期。

显然约伯对福音的应许有足够的认识以致得救，因此他必定以某种形式理解了我们通过创世记3:15 所知晓的内容。他似乎特别了解亚当用无花果树叶遮盖赤身的行为（伯31:33；参创 3:10）。因此，他会认识到自己的罪性、人类堕落的本质，以及上帝派遣救主并将我们从与他为敌的状态中挽回、重新成为他家人的应许。

约伯继承了摩西时代之前为人所知的献祭体系知识，因此他理解替代者为我们代罪受死的概念[2]，尽管他对这一点的理解可能非常有限。

约伯还知道另一件事：他明白自己在上帝眼中是义人。许多约伯记的读者对他为何能如此确信自己的义感到困惑。不少人从约伯坚定宣称自身义行的态度中，看出一种通过无瑕生活赚取救恩的观念 —— 他的朋友们显然正是这样理解他的言论。时至今日，向未信靠基督之人传达因恩典得救的概念仍然异常困难。

约伯所过的这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方式，多次被提及作为他品格的显著特征。然而，即便在他情感最为激烈的爆发时刻，约伯也从未声称自己赢得了上帝的赞许。他为自己的正直辩护，视之为绝不放弃的东西，但并未宣称这是自己挣得的。相反，他将信仰寄托于“圣者的言语”。

> 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伯 6:10）

他能对上帝说：

> 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伯 10:7 ）

尽管约伯渴望质问上帝并聆听上帝解释这一切苦难的缘由，但他始终顺服于上帝的公义，并坚信上帝终将证明他的清白。约伯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上帝对他已领受之应许的确认上。然而约伯没有圣经。他所指的 “ 圣者的言语 ” 究竟为何?

约伯或许通过家族代代相传的创世记 1-11 章故事，得知上帝如何对待以诺（创 5:24 ）、挪亚（创 6:8 ）和亚伯拉罕（创 15:6 ）等人。他应知晓前人曾求告耶和华之名（创 4:26 ），因信蒙上帝悦纳，被上帝称为义，并得救脱离上帝的审判。这些零星的见证虽不完整，却是约伯所知的全部福音 —— 因这是上帝对他的应许，便已足够。他凭信心抓住 “ 圣者的言语 ” 作为面对苦难时唯一的指望。

当约伯反思自己的苦难时，他紧紧抓住这五个真理。

1.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无论是约伯还是他的朋友们，都毫不怀疑他的苦难在神的计划和旨意之中（伯 6:4,8; 7:16–19; 9:5–13, 17–18; 12:7–10, 13–25; 16:6–14; 17:1–6; 19:7–22; 21:13–14; 26:5–14; 27:2–3; 30:20–23 ）。

2. 上帝是公义的。 同样，尽管约伯对自己的苦难及其残酷本质有过激烈的言辞，但他并未质疑神的公义或公正（见伯 27:7-23 ），而这样的想法被他的朋友们视为亵渎。

3. 约伯是义人。 约伯坚信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正直无过的（伯 6:2-10, 24-26, 28-30; 9:21, 28-31; 10:7; 12:4; 13:15-16, 22-28; 14:16-17; 16:17, 19, 21;17:9; 19:4-6; 27:4-6; 29:14; 30:24-26; 31:1-4 ）。他甚至以一连串自我诅咒的誓言来申明自己的清白（31:5-34, 38-40 ）。约伯并不否认自己是罪人（ 7:21;14:16-17 ），而是坚持认为上帝已宣告他为义，且他的生活方式不应遭受如此惩罚（ 31:33 ）。

4. 神在乎（人）。约伯的朋友们似乎持有一种对上帝的看法，认为上帝如此远离我们的经历，以至于我们的罪或义对他几乎毫无意义。然而，约伯坚持一个事实：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因此至少对他的造物有着极深的眷顾（伯7:20-21 ； 10:8-12, 18 ）。因此，对约伯和他的听众来说，上帝将如此灾难降在一个义人身上是毫无道理的（参伯 7:12 ； 9:21-24 ； 10:1-7 ）。

5. 这一切真实发生。最后，约伯保持理智，排除了我们所谓的否认。他完全直面自己受苦的现实（约伯记 9:27-28 ）。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五点同时成立。2002 年，悉尼大学福音派联盟举办了一场辩论，无神论者、颇具争议的悉尼记者菲利普 · 亚当斯与福音派护教士威廉 · 莱恩 · 克雷格就上帝的存在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亚当斯在辩论中的以下陈述[3]很好地诠释了一种普遍观点：

> 我认为上帝 —— 如果他、她或它存在的话 —— 应当为自己感到羞愧。过去几千年里，他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麻烦 ……
>
> 我不尊重犹太 - 基督教的神，因为在我看来，他、她或它是个暴君 —— 倘若其真实存在的话 —— 在这个世界制造了巨大的残酷与恐怖 ……
>
> 我们必须达成共识的是：你我之间的分歧 —— 在您 [克雷格] 的案例中表现为对上帝存在与否的争论 —— 不应阻碍我们共同解决涉及正义、同情与体面的重要议题。归根结底，我不得不说，上帝无关紧要。

在我们 21 世纪的西方文化中，最先被摒弃的观念就是将正义或任何美德归于上帝。所有指责都指向上帝，他被认为是不公正、冷漠或无情的。在当今许多人眼中，他就是个怪物。

在我们这个充斥着“新话”（newspeak）的奥威尔式《1984》世界中，人们常常听到有人将苦难归咎于上帝，甚至指责犯罪的受害者，却不追究罪犯所带来的苦难。而在这个颠倒黑白、否认罪恶存在的世界里，我们能犯下的最严重“ 罪过 ” 之一，就是指责他人有罪。

对于那些想要捍卫上帝道德性的人，摆脱困境的方法是放弃上帝主权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如果上帝无能为力，就不该为人类遭遇负责。因此上帝不能被视作不公。他或许高坐天堂与我们同泣，或许束手无策地派遣使者劝诫我们。但这样的神明

绝不违背我们神圣赋予的公民自由（“自由意志”）而干预人类事件的进程。如此，上帝的公义与人类的公义似乎各得其所，而圣徒所受的苦难便全归咎于撒旦的邪恶势力。上帝仿佛因此得救了。但这样被拯救的神，其软弱已不配称为神。[4]

约伯的时代并非如此。至高无上且必须坚守的最后防线，是上帝的尊荣、正直与名誉。对于上帝的主权与公义，当时无人质疑。在理性一致性的祭坛上，五项真理中唯一可牺牲的便是人的公义。唯有舍弃这一点，才能使神免于不公的指控。他的主权无可争议，甚至无需讨论。

我们或许会疑惑，为何约伯没有更深地怀疑自己的清白，又为何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认知未因苦难而剧烈动摇。他的反应似乎与大多数人在类似境遇中的表现截然不同。

问题的核心在于此。约伯若放弃对自己正直的坚持，就等于放弃了他的救赎。倘若这一点不成立，那么其他一切对他而言都无关紧要。约伯对自身公义与正直的坚持并非自义，而是对上帝恩典所赐、并藉应许之言确立的公义的持守。若这一点崩塌，上帝便不再是真理的宣告者，也就不配称为上帝。若这一主张不成立，救赎之路便断绝，万般皆虚。放弃这种基于信心的公义与正直，即是失去一切。

一个未重生之人会发现，在所有与基督福音相关的概念中，这一概念最难理解。

多年前，当我还是澳大利亚军队的一员时，在军旅生活的枯燥中，我偶然与部队的罗马天主教随军牧师结识。经过多次营地相处，我们成了朋友，我与他进行了许多生动有趣的讨论。我的书架上至今仍珍藏着他题赠给我的那本*《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用人们的话说，他是个“可爱的人”。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努力践行虔诚、温和、仁慈生活方式的人——许多福音派和改革宗信徒或许都该效仿。因此，有一天当我冒犯了他时，我感到非常不安。他明显生气了，一反常态地表现出敌意。困惑中，我问他我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让他如此不快。他回答说：“你说你得救了！没人能这么说。就连教皇也不敢声称自己得救了！”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徒劳地试图让他理解，我声称得救并非基于我过着无罪的生活或偿还了过往罪孽而获得上帝认可。他根本无法理解基于耶稣替代性生命与牺牲的恩典救赎观念。约伯的朋友们和当今许多约伯记的读者也是如此。他们质问：此人怎敢如此狂妄，竟敢宣称自己在上帝面前公义无过，还坚称自己持守所谓的纯全？

对于我们这些曾站在十字架前、并在此领悟到上帝道成肉身，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活出公义无瑕的一生，而后死去，将他的一生与死亡归算给他的仇敌——也就是我们——的人来说，这必是我们至死都不愿放弃的最后信条。以如此重价购得的我的义，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盼望。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又有多少见证人曾分享这盼望，并在各样苦难试炼中全心持守，甚至至死不渝。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救恩本身。

对于约伯而言，家族传承教导下一代关于上帝在他们家族历史与经历中所言所行的实践，该是何等重要。我们被呼召传递给子孙的，不仅是圣经中启示的福音，还包括让下一代理解这个疯狂世界的家族历史与亲身经历。这里的“家族”未必指血亲（尽管血缘关系本身美好），而是指福音要进入迷失罪人的世界——那些因信称义、被纳入上帝更大家族的群体，他们共享着历代忠信者所传承的产业。

每年当课程进行到希伯来书研读时，我都会布置一项阅读基督徒传记的作业。起初总能听到几声抱怨，但年末总会有学生分享生命被扭转的故事，许多人甚至因此归信。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充满混乱、缺乏上帝与真理指引的世代，那些蒙恩得救的圣徒生命见证，成为震撼人心的属灵遗产。

若缺乏这种认知，我们及后代子孙将失去应对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根基，更遑论苦难。当我们被约伯的榜样所震撼时，也需聆听何西阿的警示：

>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 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何 4:6）

本书开篇的献词追忆了我妻子祖父母所遭受的苦难，连同成千上万门诺派信徒的遭遇——他们目睹男性族人遭屠戮、女性族人被凌辱，而施暴者的名字本应被涂抹。

传到我妻子手中的是一本日记，用铅笔写在一本练习簿上，出自一位十七岁少女之手 —— 她祖母的妹妹。卡特琳娜 · 希尔德布兰特于 1919 年去世，她是大屠杀幸存者之一，从乌克兰步行至普鲁士的但泽。帕特从小在母亲膝前听闻上帝如何拯救她的祖母和姐妹们并将她们带至安全之地的故事。从祖父那里，她学会了阅读德语哥特体连写字，以便能翻译卡特琳娜的日记。日记中描述了她父亲如何在赴死前召集孩子们祷告 —— 他与十六岁的儿子即将外出赴死。她的日记里满是赞美诗的词句与和弦，表达了一个深知福音、无论遭遇何事都不愿放弃基督的民族情感，因为失去他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对我们而言亦当如此，直到他再来。

深入思考

1. 罗马书 1:18–2:16 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2. 你所相信的福音是真福音还是 “ 另一个福音”？你如何能确定?

3. 当今有哪些其他福音正在挑战和混淆白白救赎的恩典？这些问题是什么?

4. 你是否像约伯那样确信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是无辜且公义的？是什么给人这种确据?

5. 你会如何回应菲利普 · 亚当斯的言论？思考保罗可能会如何处理（参见罗马书 1–2 章）。

6. 你对那些作为上帝传递福音的器皿之人的生活经历了解多少？请计划通过阅读基督徒传记、写信或与熟悉他们的人交谈、或者更深入地认识你教会中的人，来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

7.花时间写下基督在你生命中工作的见证——要时刻谨记，这一切都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

8.你正如何帮助装备神的子民，使他们在基督里得以持守和坚忍？

7

最后坚守之人

那次伏击失败了。撒旦在神面前法庭上的诉讼已经败诉。如今任何获胜的希望都必须在法庭外解决。或许如果约伯被孤立并逐渐消磨意志，他可能会崩溃并谴责上帝，撒旦就能重返法庭上诉结果。为此，指控必须直接传达给约伯。于是撒旦消失了，约伯的三位朋友接下了这个任务。原本的伏击演变成了一场消耗战。最后那位屹立不倒的人被团团包围，敌人从三面发起攻击。

旁观这样一场战争，观众可能会被左右。以利户从约伯记 32 章开始的长篇激烈言论表明，约伯与三位朋友的辩论（约伯记 4-31 章）是一场有他人见证的公开事件。我们意识到存在两个观众群体：一个隐藏在叙事者的故事背景中，另一个正是我们！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故事时，本能会让我们将自己想象成英雄。我们立刻与好人产生共鸣。但当我们阅读约伯记主体部分那些冗长的辩论时，一个有益的练习是：在约伯的朋友中寻找自己的影子。

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场对话不欢而散后，你暗自思忖（或者，如果你是男性，更可能向心知肚明的妻子询问）：“我刚才说了什么？”眼下电视里正播着一系列广告，展现一个男人因过分专注啤酒而做出种种愚蠢欠考虑的行为，当他注意到女友投来“死亡凝视”时，反应竟是：“怎么了？！”

这正是智慧文学的旨趣所在。它旨在将基督的救赎应用于罪人与愚者身上。其最佳效果莫过于罪人悔改信主，愚者得着教训。正如雅各所言：

>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书 1:23-24）

因此，在我们急于为约伯欢呼、嘲笑他的朋友之前，不妨谦卑地聆听那些朋友的言论，从中寻找我们自身的愚昧与麻木——然后羞愧、忏悔、寻求宽恕。唯有如此，这本书旨在产生的震撼效果才会临到我们，使我们蒙福、得医治，并装备我们施行恩典的职分。

曾为愚妄之人是件难堪的事。但对约伯而言，情况恰恰相反。

当众人皆错唯你独对时，这种处境极为艰难。任何高智商儿童的父母都深谙应对此类困境的双重考验——当某事对你如白昼般明晰，在旁人眼中却荒谬绝伦时，这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独感会引发情感混乱。此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难堪：如果一个人曾完全确信自己是对的，结果却被证明完全错了，那么他将成为更大的傻

瓜。在那种情境下，内心会掀起激烈争辩：“我怎会出错？他们为何视而不见？他们定认为我傲慢自负或精神失常。”对约伯的攻击，正是将它那锋利的刀刃刺入了这盔甲上的裂缝之中。

这场较量分为三个回合。约伯的爆发让朋友们获得发言权，他们轮番上阵。约伯依次回应每个人，也将三人视为整体反击，并屡次转身背对他们与听众，转而向神倾诉或论及神：

第一回合	以利法（约伯记 4–5 章）	比勒达（约伯记 8 章）	琐法（约伯记 11 章）
	约伯对以利法（约伯记 6 ）	约伯对比勒达（约伯记 9:1–24 ）	约伯对三人（约伯记 12:1–13:17 ）
	约伯对神说（约伯记 7 章）	约伯对神说（约伯记 9:25–10:22 ）	约伯对神说（约伯记 13:18–14:22 ）
第二回合	以利法（ 约伯记 15 章 ）	比勒达（ 约伯记 18 章 ）	琐法（约伯记 20 章）
	约伯对三人说（约伯记 16:1–6 ）	约伯对三人说（约伯记19章）	约伯对三人所言（ 约伯记21章
	约伯对神所言（ 约伯记 16:7–17:16)		
第三回合	以利法（约伯记 22 章）	比勒达（约伯记 25 章）	琐法（沉默）
	约伯论神（ 约伯记 23–24章）	约伯对三人言（ 约伯记26章）	约伯独白（ 约伯记 27–31章 ）

在这场鏖战中，约伯始终执着坚守着五大真理：

1. 上帝掌主权。
2. 上帝本公义。
3. 约伯是义人。
4. 上帝在乎（人）。
5. 苦难真实存在。

对三位朋友而言，要同时承认所有这些事实是不可能的。他们无法否认约伯的苦难真实存在。否认上帝的主权或公义将是亵渎之举。指责上帝漠不关心，就等于指控他施行无端暴虐，同样构成亵渎。若要合理解释已发生之事，唯一可牺牲的真相只能是约伯自称的义。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义竟能成为上帝恩典的礼物。他们对上帝公义的热忱，甚至驱使他们扭曲上帝的属性，将上帝推离他的创造与人类，唯恐他受到玷污。于是争战就此展开。

第一，以利法

以利法似乎是现场最年长且受敬重的人。他在约伯记 15:9-10 的评论表明，这三位朋友可能都比约伯年长一辈。作为首个发言者，以利法很可能最为德高望重。约伯此刻面对的是他的长辈，而不仅是同辈人。

以利法言辞温和，带着同情的口吻接近约伯（伯 15:11 ）。他开口时先请求发言许可（ 4:2 ）。他追忆约伯的善行（ 3-4 节），表达同情（ 5-6 节），提出建议与劝告（ 5:2-8 ），并用反问句引导思考（ 4:7 ； 5:1 ；15:2-3, 7-16 ）。他的态度比约伯和另外两位朋友更为柔和。他似乎试图通过自己多年的阅历与所见（ 4:8-11 ；15:17-19, 27 ）来与约伯共情，甚至提及冥想时获得的启示（ 4:12-16 ）。他恳切规劝约伯（ 22:22 ）。简言之，这位虔诚的老者满怀关切与同情，一心为约伯谋福祉。若对这样一位长者显露出恼怒，必将令任何听众深感不悦。他给人尽力避免对抗的印象。

以利法的错误在于他所信的内容，而非其表达方式。

我对科尼利尔斯 · 范泰尔有些温馨的回忆。其中一直对我构成挑战的 —— 我想对所有神学院学生亦是如此 —— 是他时常提及的一句拉丁短语。范泰尔以捍卫信仰和挑剔他人神学观点时的直言不讳著称。仅通过阅读他的著作而未接触其人，很容易留下他为人严苛的印象。实则不然。这位耐心的八旬长者会神情肃穆，压低嗓音提醒我们应当 “*Fortiter in res, suaviter in modo*！”（意为：立场坚定，态度温和）。即在信仰内容上坚定不移，但向他人传递时需温和有礼。这对骨子里燃着热血的年轻神学家而言，实非易事。

人们渴望一致性。那些因信仰内容而兴奋的人往往信念坚定，表达方式却过于强势。而那些对人更有热情的人，则在沟通上显得温和，在所信的内容上可以更加灵活。二者看似冲突，彼此刻板印象化，并按照自身形象重塑耶稣与上帝。范泰尔的一致性模型让我深受触动 ——它始于十字架：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既深知福音内容的震撼力，又能感受并传递那份福音的恩典与慈爱。

以利法似乎徒具态度上的温和而无*真理*之实。由于对救赎的理解中既无十字架也无恩典，他的*温和*终难持久。到第三轮对话结束时，以利法以利法怒火中烧，开始捏造罪名来指控约伯。面具脱落之际，控告者的真面目昭然若揭。

以利法提出了一种对上帝的看法，认为上帝是如此超然，以至于毫不关心或介入地上万物（伯5:9；22:2–3）。

然而他的上帝是一位温柔的上帝，渴望为他所造之物行善施恩（ 5:10–17 ）。

以利法视天使及一切次于上帝的存在皆为有罪，仅因其位格低于上帝。在他看来，公义取决于受造物本性离上帝本性的远近（约伯记 4:18 ； 15:15 ）：位格越低，堕落越深。因此，人在上帝面前永远不可能真正无罪或为义（ 4:17, 19–21 ； 15:14–16 ）。公义与无罪对以利法而言是相对概念，仅可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若一个相对良善之人遭遇苦难，那必是来自耶和华的管教，此人反倒应当感恩上帝以这种方式介入其生命（ 5:17–26 ）。但像约伯这般遭受灾难性打击 —— 必是犯了大恶，因唯有极恶之徒才配得此报应。上帝是公义的，断不会如此对待相对良善之人（ 15:20–35 ； 22:4 ）。因此约伯自辩清白的言论，在以利法的世界观里，实为对上帝公义的指控，是对真虔诚的亵渎（ 15:4–6, 12–13 ）。他指控约伯的理据，在其眼中已通过自身论证的内在一致性得到确证。

面对约伯坚持自称公义，以利法被迫列出一系列约伯可能犯下的罪行，这些罪行导致了他所受的苦难（伯 22:5-11 ； 13-20 ）。这些指控纯属谎言 —— 是为维护以利法所信奉之上帝公义而编造的绝望谎言。

以利法能提供的唯一补救措施是让约伯放弃一切，尤其是他自称无辜的声明，并像修士一样寻求上帝。他建议约伯舍弃财富与罪恶，并承诺

上帝会恢复他（伯 22:21-30 ）。以利法提出了一种可以靠行为赚取的救恩提议。

当我们阅读福音书中耶稣与人互动的记载时，可以看到类似的动态。耶稣起初显现为良善的教师（可 10:17-18 ）、先知（约 4:19 ）、夫子（太 12:38 ）——各类人都被他吸引（可3:8 ）。他们困惑但确实感兴趣。如同以利法，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恩典是上帝的礼物，或有一种义可以从一人归给另一人。一个无罪的新人诞生的概念，超出了他们认知的可能性范围。以色列的圣者、造物主上帝竟会取了肉身进入罪恶世界，这恐怕是当时以色列人中无人能想象的。他们越是听闻耶稣的言行，就越发现这与他们理解的上帝性情和救赎之道相冲突，于是更快地对他产生反感（太13:57 ； 15:12 ）。最终，他们不仅编造谎言和虚假指控（太 12:10 ； 26:59-61 ），更试图审判并以亵渎者的罪名处决他（太 26:65-66 ）。而最后站立的那位，被鞭子、棍棒和铁器击倒，却未被真理击倒（太 27:33-56 ）。

第二，比勒达

比勒达更像一位道德主义者。他易怒且易感挫败，并尖锐地表达其道德愤慨（伯18:2-4 ）。他指责约伯不认识上帝（ 18:21 ）。相较于个人经历，他更诉诸历史（ 8:8-10 ）及受造秩序来教导说，上帝的作为总有缘由（ 8:11-19 ）。比勒达似乎比以利法更为客观。

与以利法一样，比勒达捍卫上帝的公义，认为上帝不会降灾祸于无辜之人（伯8:3；18:6-21）。他将上帝视为遥不可及的存在（25:2-3），并相信公义取决于受造物在创造秩序中的位份 —— 即使是天使也无法在上帝眼中被视为洁净（25:4-5）。他认为人类比天使卑微，尤其因其卑微软弱的本性而令人厌恶（25:6）。

或许比勒达认为委婉无用，因以利法的劝诫未见成效，便直指那项他推定招致灾祸的特定罪孽。在这场辩论最冷酷的爆发中，比勒达质问这些苦难是否因约伯儿女的罪过而起（伯8:4）。他对‘上帝会如此虐待正直人’的暗示表示愤慨（8:20-21）。叙述者以尖锐的反讽笔调，记载比勒达警告约伯的话：上帝必使正直人的仇敌变为愚妄（8:22）。

比勒达的解决方案是让约伯寻求上帝并过正直的生活，他承诺上帝会因此奖赏约伯（伯 8:5-7）。

正如克莱恩斯所指出的，[1] 这里存在讽刺。如果比勒达是对的，约伯采纳了他的解决方案，撒旦就赢了这场官司。约伯若承认有罪并接受他的苦难是罪的结果，就会将繁荣视为终极目标，而他的信仰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接着，琐法

排在第三位的琐法没有耐心像以利法那样忍耐，也不屑于提供证据、经验或历史依据。对他来说，这完全是显而易见的逻辑问题。他对约伯的傲慢表达了直接的愤怒（伯11:2-6；20:2-3）。在他看来，约伯是一个

无知的愚人（ 11:7-12 ）。琐法仅有一次且简短地重述了其他两人对约伯处境提出的相同可能解法（ 11:13-15 ）。相反，他全部的重点是指控约伯有罪，因为唯有无罪之人才能重获祝福（ 11:16-19 ）。最残忍的是，琐法通过描述恶人的遭遇（ 20:4-29 ）与义人的境况（ 11:20 ）形成对比，几乎就是在复述约伯的经历。在琐法的理解中，约伯成了恶人的典范。最令人愤慨的是，琐法宣称约伯所受的苦远不及他应得的（ 11:6 ）。

琐法以一位热切追求智慧之人的姿态表达己见。这种狂热驱使他扭曲上帝的属性，以至于上帝与他的造物——尤其是约伯 —— 疏远到甚至不屑记念约伯的一切罪孽（伯 11:6 ）。

琐法一开始就因约伯执迷不悟而恼怒，因此，面对约伯的顽固和自义，他成为第一个因沮丧和厌恶而选择沉默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他双臂交叉、气急败坏，面容因道德愤慨而扭曲，既无力也不愿再开口。

然而并非真正孤单

对约伯而言这是彻底的背叛。亲密友人总能精准找到一个人伤口中最脆弱柔软之处，集中火力攻击。当部分听众开始比其他人更早与约伯共情时，我们其实都在被预备着理解耶稣。对照新约，我们想起他的朋友如何变成仇敌（诗 41:9 ； 约 13:18,26-27 ）； 那些本该爱他、迎接他的人（太 13:57 ； 约 1:11 ； 7:1-5 ）

却如同豺狼围攻受伤的野兽（参诗 22:16–21），他们口中高喊着对神的热心（参约 19:7；徒 21:20–24），实则行了仇敌的工作。

当耶稣呼召门徒时，他明确表示跟随他意味着要准备好被出卖、被那些以对上帝的热忱为借口为自己行为辩护的人拒绝（太 10:16-23, 34-39 ；约16:2 ）。

第一轮对话中，朋友们试图教导约伯、定他的罪并引导他悔改，但随着约伯对福音理解的坚持被视为亵渎和他邪恶的证明，任何怜悯之心迅速消失。当辩论失利，朋友们很快转向谎言、虚假指控和对上帝性格的扭曲描述。孤独的约伯一定感觉自己像最后一个站立的人，在论点的洪流中踉跄，却紧握他所知的福音 —— 失去它，一切皆无。作为基督的信徒，有时会感到极度孤独，就像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我们为生命本身紧紧依附的那一位。但我们从未真正孤单，即便其他人都沉默，因为我们的安慰者是基督的灵。

当我们阅读马太福音的开篇时，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折。耶稣降生于伯利恒时，他作为长久以来被应许的救主来到犹大百姓中间。那些熟识经文的拉比们对希律王关于弥赛亚诞生之地的询问对答如流。然而『他自己的百姓』（约 1:11 ）最终却拒绝了他。但从『东方』来了几位带着三样礼物的智者。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人充满智慧，他们敬拜救主并献上礼物。而对约伯而言，那些『来自东方』的人是朋友，却是愚昧的，他们带来的不是礼物而是责难。因此我们需要做智慧人，敬拜那位为代替我们而承受比约伯更甚苦难的主。

深入思考

1. 若在约伯的朋友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哪些相似之处令你感到不安？你还需要改变什么？

2. 范·泰尔的建议中，哪部分是你最需要努力实践的？

3. 你能看出约伯朋友的论点与文士和法利赛人与耶稣争论时的关注点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吗？

4. 当你成为最后站立之人时，你会从朋友身上寻求什么？

8

向上帝的法庭申诉

一个男人结束了寻常的工作日，回到家中，打开门，发现四下无人。他开始思考妻子和孩子们可能去的地方以及他们迟归的原因。他查看了一下，没错，她的车不见了。当他穿过屋子时，注意到客厅里的一些物品被重新摆放。带着些许不安，他走进厨房想泡杯咖啡，却发现厨房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翼而飞。恐慌逐渐蔓延，他开始仔细检查每个房间，发现除了他的个人物品外，包括家具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消失了。孩子们的房间空空如也。这时门铃响了。是隔壁邻居，告诉他就在他出门上班后不久，一辆搬家卡车来了，他的妻子指挥搬运工将物品装车。她带着孩子们——他们没有去上学。她表现得“非常奇怪”，不愿与邻居交谈。没有人能告诉他东西去了哪里、原因何在——数周就这样过去了。在此期间，这个男人脑海中翻腾的思绪，与约伯试图向神开启对话时所表达的感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于是，那人如同约伯一般，独自坐在泪眼、愤怒与挫败之中。他思索着哪里出了错。我做错了什么？脑海中浮现出千百种可能。他与家人朋友交谈。而数周渐渐转为数月。

有种说法，当我们身处痛苦或压力之下，会迅速退行至孩童状态。痛苦或压力愈甚，退行程度愈深。我们极易退化到两岁幼儿的水平 —— 缺乏语言能力将情绪与挫折诉诸言语，唯有哭泣与发脾气可选。到了三岁，发脾气会转为质问 ——“为什么？”

当世界变得难以承受时，学龄前儿童会去向何方？人们总希望某处有个膝头可供蜷缩哭嚎。更理想的是，在一场痛快哭嚎后，膝头之上有张能理解、柔声细语或许还能解决问题的脸庞。这是结束意志冲突的理想场所，也是为人父母的基本准则 —— 任何危机都应以交谈与拥抱收尾。

在约伯记中，我们看到一个年迈如祖父的人，却像两岁孩童般嚎啕大哭，迫切渴望与他的父亲对话 ——在这里，这位父亲就是天父上帝。此处展现的是一个受伤孩童或遭遗弃配偶的悲怆激情。而核心问题始终是：“为什么？”

约伯质问道：

“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伯 7:20)

“对　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　(10:2)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10:18）“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10:18）

“ 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 （13:24 ）

神的沉默加剧了他的痛苦：

> “ 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 （30:20 ）

> “ 惟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在这里有我所划的押，愿全能者回答我！）” （ 31:35 ）

为何我们总执着于追问缘由？这种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必有原因和正当性的观念从何而来？就连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曾呼喊：“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太27:46 ；可 15:34 ），正如早前的大卫王（诗22:1 ）。

我们内在的共鸣

并非只有基督徒会仰望苍穹质问缘由。这种渴望答案的冲动根植于人性深处，原始而本能。有时答案似乎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当我们作为听众听见约伯哀嚎 ‘ 为何 ’ 时，内心深处的和声被触动。我们不仅想知道约伯为何受苦：那我呢？

葬礼是耐人寻味之事。一个人或许终其一生否认上帝的存在，然而当生命逝去时，仍会留下巨大的空洞。倘若没有上帝，则死亡、残酷与苦难皆是无目的无意义的自然现象。

既无正义，亦无不义。鲜有人能铁石心肠到始终贯彻此念。这种信念本质上就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了解一个人并目睹其死亡，似乎是一种难以解释且无法承受的徒劳。我承认，曾多次为此类事与上帝争辩。但无神论者又当如何？人能否承受苦难并视其为全然无意义且自然之事？若真如此，自然母亲便是怪物 —— 而上帝常被与之混淆。即便最坚硬的心也会为此流泪，质疑其中意义。

为何如此？诚然，若无上帝且圣经不真，我们都将默默承受苦难，失去所爱而不哀悼 —— 这该如同享用早餐或淋雨般自然。为何我们竟假定 —— 更遑论要求 —— 生命需要解释或意义？

保罗在罗马书1:18–2:16 中阐释得最为透彻。简言之，我们是上帝的形像（创 1:27 ） —— 这是一种即便是罪和死亡也无法完全抹去的肖像（雅各书 3:9 ）。每次照镜，我们看到的都是与上帝相似的模样。上帝是公义的，而我们对不公义感到愤慨——此乃人之本性。狗不会对不义感到愤慨。**既然如此，当我们痛苦地哀号着追问“为什么”时，我们除了向神，还能期待从谁那里得到答案呢？**

那么，当我们知晓福音、信靠福音并紧握上帝之言时，若我们呼号之际上帝却沉默以对，又当如何？难道我们所受的苦难还不够，竟还要忍受上帝的沉默吗？倘若上帝能告知缘由，或许我们就能设法终结这苦难 —— 至少我们如此设想。又或许，若能知晓这苦难的归途与意义，我们便能找到忍耐的理由。可这沉默啊！

约伯以己言填塞这沉默，正如我们常做的那样 —— 那些随情绪浪潮起伏的话语。他苦涩地质问上帝：

“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伯7:17－19)

“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10:3）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10:18）

“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枯干的碎秸吗？”(13:25)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
叫我来受审吗？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
无论谁也不能！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数在你那里，

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
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

直等他像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14:1－6)

约伯始终紧抓上帝的话语不放；然而所有迹象似乎都表

明上帝向约伯发怒，并因他的罪孽降下惩罚。耐人寻味的是，约伯并未否认自己犯过罪。他一面坚称自己无辜，一面不得不向上帝提出那个他的朋友们正在质问他的问题。

> “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饶恕我的罪孽呢？”（7:21）

此处译为“赦免”的希伯来原文意为“举起”或“背负”，正是用来描述耶稣担当并除去我们罪孽的动词。以赛亚预言救主将被“高举”（赛 52:13；约 3:14；12:32）时，用了一个双关——他既被高举到天上宝座，又被钉在十字架上，最终在那木头上被举起，受尽嘲弄而死。约伯质问上帝：

> “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寻察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10:4-7）

> “我若犯罪，你就察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10:14–17）

“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13:23–24)

仿佛已无路可走，约伯转而诉诸上帝的自利之心。上帝在创造约伯时倾注了大量智慧与精力。那么 —— 这毫无道理 —— 上帝为何要攻击并如此伤害自己的杰作？他提醒上帝终有一日“必想念亲手所造的”（14:15），因上帝必定眷顾并爱那些按他形象所造的人（参 7:21；10:8–12）。

我渴望与全能者对话（而非与你）

站在上帝面前是件令人战栗的事。约伯坐在灰堆上已然心神俱震，更遑论目睹上帝显现或进入他的殿宇。在他能陈明案情之前，上帝需以慈悲护他免于恐惧，并除去使他无法在上帝宝座前得体呈现的肉体苦痛与损伤，因此他恳求道：

“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　神理论。……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

> …… 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义。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气绝而亡。惟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伯13:3, 15-16, 18-22）

但约伯又担心，若真与上帝对话，自己会语无伦次——在天庭的智慧面前显得愚拙。即便他的论点正确，也会因表达不当而显得有罪。这种恐惧与任何面对现代法庭的人并无二致。

> “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 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9:2-3）

> “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义，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9:14-16）

“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我为弯曲。”（9:19-20）

“只是他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 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23:13-17）

由于得不到上帝的回应，这些问题听来更像是独白而非祷告或辩护，约伯反复回归理性与逻辑。若上帝不从天上对他说话，他也无法升到天上与上帝对话，那么他就需要一位中保的职分。

“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9:32-35）

必须有一位中保吗？

在约伯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一个概念逐渐浮现：若要使这五件事皆为真实，这位中保必然存在。若上帝是至高主宰且这一切皆出于他的作为；若他是公义的且已宣告约伯为义；若上帝眷顾他从尘土所造、按他形象所造的人；若这一切皆为真实而非梦境 —— 那么必有一位能站在上帝面前为约伯代求、为他申辩。上帝的法庭必须成为义人得以辩护与称义的所在。因此，若上帝不将他的法庭降临人间，而约伯又无法升到天上进入其中，就必有一位能在天上代表他。这逻辑无可回避，迫使人们意识到这位中保与辩护者必然存在。于是，这隐燃的概念终成燎原之势：

> “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　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　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16:18-21）

多年来对整本圣经的认知和良好的福音教导，可能让我们对耶稣是谁、他为我们所做并持续为子民成就的事，形成一种过于随意、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解。在苦难的熔炉中，当诸天

如黄铜般坚硬，上帝似乎沉默不语 —— 甚至圣经也仿佛成为一片荒芜之地，无法带来丝毫慰藉或鼓舞（信徒确会经历这样的时刻） ——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中保正站在上帝的宝座前为我们代求。我们或许感觉自己像个孩子，在房间外等候他人决定命运，但宝座上的那位是我们的父，为我们代求的是我们的兄长 —— 而这里正是公义得彰、真理必胜之处。

诚然，确有此事

使徒约翰热切地提醒教会：即便信徒犯罪（这固然是极其可憎的事，参约翰一书 3:4-10 ）：

>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一2:1-2 ）

当司提反被从公会拖出去用石头打死时，就在他临终前，他看见天开了，瞥见了自己即将前往的地方。他说，“ 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徒7:56 ）。在那里，他见到了他的中保 —— 人子。这位无罪的，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升天得荣耀坐在父神的右边（但7:13-14 ；徒1:9-11 ） ——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言，他是我们的中保和调解者，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 4:14 ）。但当司提反被石头打死时，他的中保从宝座上起身站立。司提反最后的呼喊

带着那份启示的激动与满足。对约伯而言，那是一个虽不可见却合乎逻辑的必然。对我们来说，这是由众多目击者云集而来的真理。在这真理中，即便身处最深的煎熬，我们仍得着确据。我们向他呼喊，双手高举，即便在沉默中也深知我们的案件已完美呈现在全地审判者面前，他必秉公行义（创 18:25 ）。

深入思考

1. 当你祷告并向上帝倾诉感受时，是诚实坦露还是担忧会说错话？我们应如何把握分寸？

2. 基督徒敬畏上帝在何种意义上是合宜的？

3. 若上帝掌权且万事按他计划运行，在此刻祷告的意义何在？约伯一生中不同阶段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

行动之时

9

借着忠信学习

为人师长或父母，最令人煎熬的莫过于我们心中已明知答案，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或孩子自己去摸索的过程。我们内心总涌动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想要接管局面、示范正确做法或直接代劳 —— 当然，本意是想帮忙。

这正是今日听众阅读约伯记时的体验。我们手握整本圣经，通晓从亚当到使徒行传的全部故事，看着约伯仅凭那一丁点儿福音真理竭力寻求答案，实在令人焦躁难耐。

为何我们读者总默认约伯在此过程中毫无收获？难道只因上帝最后称约伯所言皆为正（伯42:7-8 ）？我们常对约伯某些言论感到困惑：时而道出令人喝彩的见解，时而又冒出怪异言论。有些评注者急于论证多重作者与资料来源，另一些读者则忙着调和解释这些矛盾。或许我们该重新审视自己的预设。

一个人能否在不犯罪或不出错的情况下学到更多真理？我们是否必须将他最终捍卫的全部真理回溯到他理解之初？

克莱尔·戴维斯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的教会历史课程中向学生们分享了一些非凡的洞见。对于热切追求真理的年轻人而言，教会历史带来了一些棘手难题。公元五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赎罪论？他们在因信称义、预定论或圣经无误性等议题上会持何种立场？戴维斯谨慎地论证道：用从未被提出的问题去审视或评判一个人的立场是不恰当的。教会历史上的每一次争议都筛炼着必须面对它的那一代人的信仰。我们只能在争论发生期间或之后追问人们的立场。约伯记亦是如此。

这一概念也帮助我们理解希伯来书中一句深奥的经文，它对任何时代的信徒都大有裨益。经文中论及耶稣时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 5:8）。我们最初的反应可能是困惑：既是上帝又是人且毫无罪孽的耶稣，为何需要"学习顺从"？难道他不是始终完美顺服吗？苦难又如何能教导他原本未知之事？

在我们所有关于三位一体及上帝与耶稣本质的辩论中，有时会忽略一个对初代基督徒 —— 尤其是希伯来书作者 —— 至关重要的事实：当上帝道成肉身，以人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时，他选择在他呼召我们去生活于其中的相同限制下运作。他的人性是完全的，他的试探和受苦也同样是真实的。他经历人类生活的方式，绝不像一个国际援助人员到灾区象征性地走一遭。

上帝不是来作一次探访。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意味着这个婴孩必须学会坐起、说话、行走，甚至接受如厕训练。最近，我们高中圣经研究班上一位穆斯林女孩谈到她为何不相信耶稣。她无法相信一位上帝会化身为需要如厕的凡人。但耶稣是完全的人。

作为少年，耶稣必须学习如何为人。无罪的直觉与未受损伤的人格本会彻底改变那个学习过程。但耶稣是通过像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来学习的。他并非先犯罪再学会不犯罪，而是直接学会了。

耶稣的知识与技能如同我们一般逐渐发展。当他告诉我们自己不知道审判日的具体日期（太 24:36 ）时，我们不必震惊。若非如此，我们或许会看着他对上帝律法的顺服与成全说：“ 是啊，但这有什么稀奇？他不就是上帝吗？” 若回顾旷野中的试探，那简直像场闹剧 ——不过是预设的局。上帝怎会被诱惑去崇拜撒旦？但若将这个人置于魔鬼面前，以世界为诱饵让他跳过十字架的受难—— 你便遇见了截然不同的交锋。

或许，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为何耶稣在领受圣灵之前未行大能之事，以及为何他的追随者必须保持隐匿直至获得同样的恩赐（太 3:11,16 ； 约 6:27 ； 徒 1:4-5,8 ； 林后 1:22 ； 弗 1:13 ； 4:30 ）。

约伯的经历与希伯来书作者对耶稣的描述存在显著相似之处，正如其所言：

>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来5:7-9 ）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通过在苦难中保持忠信的经历来深化理解。

我们立刻需要谨慎。许多寻求与上帝更亲密关系的人认为，可以通过自我施加痛苦来达到目标。他们看到那些经历苦难后与上帝更亲近之人的经历，便以为这是可以自行调配并应用的配方。这其中掺杂了法利赛人的骄傲和自以为义 —— 他们故意面带愁容，好让人看出他们在过度禁食中受苦（太 6:16-17 ）。这里存在一个谬误。使我们与神关系更亲密的，并非受苦本身，而是在一种我们无法掌控、也无法居功的人生中，所展现出的忠心。

约伯的理解力得以提升，不仅是因为他所承受的苦难和忠心的忍耐，更是由于与朋友们辩论所带来的激发。作为听众，当我们跟随约伯记及后来福音书中的辩论时，我们的理解力也应当被磨砺和提升（箴 27:17 ）。约伯被激发去思考，听众亦是如此。问题在于，思考有时令人不适，常使人不安，甚至可能看似与痛苦无异 —— 仿佛脑袋即将炸裂。

问题不仅在于大量额外信息的涌入，这似乎并非约伯的困境。相反，这在于他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

若我们扎根于上帝的话语中，这一过程的痛苦或许令人畏惧，但对我们信心的挑战却不应如此 ——相反，它理当被我们拥抱。真正需要惧怕的，

唯有我们抛弃“至圣者的言语”之时，因为一旦如此，万事皆无保障，一切都将失控，令人恐慌不安。

我若死去

阅读约伯记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上帝如何能是公义的，却让这一切发生在约伯这样的义人身上。但在苦难中，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面对上帝的沉默，约伯的苦难迫使人们深刻思考死亡的本质及死后之事。约伯开始思索：若他在灰堆中死去会怎样？这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上帝公义的理解？

在绝望中，约伯渴望死亡，因为这似乎是终结痛苦的唯一方式。对他的朋友们而言，义人死于约伯这般境况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辩称，若约伯真是义人，上帝绝不容许他如此死去 —— 讽刺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当约伯痛苦呼喊、祈求上帝结束他生命时，那些‘若你正直就必长寿’的保证显得残忍无比。

但若他真的死去，他的痛苦就会终结吗？他对此深信不疑：

> “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伯 3:13, 17)

他似乎也确信自己死后将不复存在：

“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伯 7:8-10 ）

“ 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 7:21 ）

约伯在辩论初期的一些言论似乎排除了死后生命或末日审判的概念。他时而提及一个黑暗混乱的阴间，亡者灵魂居住之地 —— 这类观念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公元前两千年间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异教民族文献中：

“ 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约伯记 10:20-22 ）

“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直等他像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

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及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14:1–12）

但约伯开始思考从死亡中归回的可能性，以及即便在那时也能在上帝的宝座前得着辩白。

“惟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密处，等你的忿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记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约 14:13-17）

约伯意识到，若自己死在这灰堆之上，事情仍需有个了结，否则便无法保全他与上帝共同的公义。

或许约伯身体的疾病已恶化，或疼痛剧烈加剧，但从约伯记第 3 章到第 16 章，他的心态确实出现了恶化。起初他只求一死，但认为这需要上帝的直接干预。到了第16 章，约伯似乎预感死期将至，开始思考死亡可能带来的种种境况。

救赎我

可以确定的是，约伯不愿死后被遗忘。他渴望自己伸冤的呼求得蒙应允，盼望上帝在世人面前宣告他为义。他使用的措辞可能已是当时法律惯例 —— 或许他知道近亲复仇的习俗（即西奈之约后规定的 “ 报血仇者 ”，见民35 章；申19:6,12 ），要求至近男性亲属在谋杀事件中主持公道。因此他呼喊：

> “ 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 ”（约伯记 16:18 ）

在圣经其余经卷中，同样坚定地表明上帝绝不容许任何罪行或不义之事悬而未决。上帝之为上帝，必须彰显公义，必须匡正万事。事实上，所有因忠心而被杀害的、上

帝忠仆们的血，据说至今仍在呼求上帝的公义（参路11:51；来12:24）。在一个由上帝掌管的世界里，绝无“逍遥法外”之事。

当以色列民族被确立为上帝国度的典范时，便制定了律法来教导救赎的概念。后来，若接连最近的男性亲属未能履行责任或不在场，最终依据撒母耳记下第7 章与大卫所立之约设立的君王，将成为这一继承序列末端的最近男性亲属。紧随其后的将是上帝，因为君王被称为上帝之子。

耶稣最终成全了这律法，成为我们终极的亲属救赎者。作为这样的救赎者，他有四项任务 —— 赎回家族产业（我们在应许之地即新创造中的位置）；若我们陷入债务，将我们的人身从奴役中赎回（利 25:25 ）；赎回我们的名分，免得我们死后被遗忘（申25:5-10 ；参赛 62:2 ；启 2:17 ；3:12 ）；以及若有人对我们犯下暴力罪行，赎回我们的血债（民35 章）。

在罪人手中，这些需求并非通过更高的正义得到满足，而是通过自私的战争和个人复仇。血的救赎被扭曲成了个人恩怨。

约伯并不寻求对上帝或任何人的报复。他渴望的是辩白，是确信上帝信守承诺。此刻死亡在约伯心中投下巨大阴影。他似乎已放弃在生前得到上帝回应的希望，转而竭力思索如何在死后获得有意义的昭雪。

此时可见约伯思想中的震颤。进入约伯记16-17 章后，新的可能性浮现。在 16:22 节中，他将死亡称为 ' 不返之路 '。他的未来似乎注定归于坟墓（ 17:1 节）。但随后他发问：

“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闩那里了。”（约伯记 17:15-16）

在约伯记第 19 章中，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尽管这只是他努力表达的逻辑上的必然性。他展望死后，渴望这种对昭雪辩白的呼求能够铭刻在某种永久性的载体上，如皮卷、铅卷，甚至石碑上：

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伯19:23-24）

随后，仿佛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约伯突然描绘了一幅完全满足上帝性情和公义的昭雪图景。他将自己此前表达的所有核心思想——关于他在天上的中保以及他为公义所流之血的呼吁——全部汇集起来，高声宣告：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 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地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忿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19:25–29）

约伯死后得以昭雪的唯一途径，是有人介入并代表他陈述案情。因此这位救赎主必须存在。

此外，此事必须在地上得到解决。约伯对上帝在天上的宣告毫无疑虑。他全部的信念都建立在上帝称他为义的话语上 —— 这些话语他心知肚明，想必整个天国也知晓。问题在于，地上除约伯外似乎无人知晓，因此约伯所需的平反必须发生在地上。

要实现这点，约伯必须亲身在场并身体得复原，否则这种平反就与事实不符。如此一来，约伯将亲眼见到上帝，因为要实现平反，上帝必须回应那位救赎主，显现并宣告平反。若只有约伯的亲属出席这场地上的审判场景，便毫无意义。若 ‘ 他人 ’ 在场见证而约伯本人缺席，这就成了虚假的平反，不过是空谈。若约伯如此死去且身体未得复原，救赎的概念便失去了意义。那或许是对家属的补偿，却非对约伯的救赎。

约伯仍陷于苦难，心如刀绞 —— 但他的朋友们最好明白，死后必有这样的审判之日，因此他们最好不要被发现站在上帝将要平反之人的对立面。

在这番爆发中，约伯与传道书中的那位 ' 传道者 ' 极为相似。倘若我们假定死亡即湮灭，那么万物皆无意义，一切尽是虚空。但若死后确有审判且公义终将彰显，那么上帝的评判便赋予万物意义。若此言属实，那么人从年少时就当谨记于心，切莫

将岁月耗费在受造物本身中寻求意义之后才幡然醒悟（参传12章）。

约伯对这一情景的构想是逻辑必然的产物。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仅仅是因为痛苦和与朋友的辩论使他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 哪怕一分钟也不行。

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仅仅是一个概念。在发现这个解决方案时，没有欢呼，压力也未曾减轻。痛苦仍在继续，争论依然激烈。这个概念，如同约伯的公义和正直，像一颗微小的钻石，有人认为不过是玻璃，无法验证。约伯紧紧抓住它，如同紧抓住自己的生命，没有丝毫的胜利或庆贺之感。

我 必 如 精 金

在余下的辩论中，约伯回顾了恶人与义人的命运，二者皆会死亡并被埋葬，仿佛义行毫无益处（伯21:7-13）。他指出死后补偿家人对逝者毫无意义（21:21）。他提醒在场众人，上帝是万有的审判者（21:22），因此暗示所有人都必须面对他 —— 无人能教导或纠正他。于是他宣告自己的确信：即便死去，「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23:10）。他渴望审判不是上帝在遥远未来设定的某个时刻 —— 唯愿它是我们能不断寻求辩白之事（24:1）。然而，上帝甚至主宰死者 ——他们无法向他隐藏（26:6）。他提醒自己和听众，恶人毫无指望 —— 无论生前死后（27:8-10, 13-23）。于是他如赴死之人般站立 —— 最终沉默（伯 30:23）。

当耶稣向门徒谈及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与复活时，彼得出言劝阻，反遭

责备（可 8:31-33 ）。其余门徒的反应仿佛根本没听见耶稣的话。他们竟要求在耶路撒冷登基为王后获得内阁职位 —— 这就是他们对即将发生之事的理解（可10:35-45 ）。

即使在拉撒路等人复活后，除了耶稣，似乎无人能理解上帝救赎我们的计划。但如今回望，看到上帝的计划与预备，看到公义与恩典如何在这位义人 —— 我们的至亲救赎者身上交汇，是何等震撼。他像罪犯般死去，为要拯救他的子民，将他们作为上帝的圣徒和新创造的继承人，带到他宝座前（但 7:21-22 ；启19-22 ）。

相信福音是一回事，但唯有通过持守的忠信，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并珍视它。

深入思考

1. 耶稣从所受的苦难中学到了哪些顺服的功课?

2.学习常是对我们骄傲的挑战。希伯来书 5:8 如何帮助我们以基督般的态度对待学习 —— 即以一颗受教的心?

3. 思考耶稣生平与事工同早期教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在领受圣灵恩赐之后。那么，圣灵的恩赐对今日教会的生活有何影响?

4. 你能根据圣经向朋友解释死后会发生什么吗?

5. 血赎（民数记 35 章）与个人复仇有何区别?

6. 在你的案例中，为使救赎在复活时成就，哪些事情需要得以纠正（或平反）？请比较约伯的经历和你自己的情况。

7. 你将“如同精金”吗？你如何确定？

10

还有谁在旁观

任何形式的苦难都会提升个体的情绪压力，并降低其社交弹性与与容忍度。一个人越是脆弱敏感，其情绪就越是不稳定和易变。

从三岁到十七岁，我饱受急性哮喘的折磨，任何形式的运动或体力消耗都会引发发作。对普通孩子来说只是喘不过气的活动，却会让我拼命喘息，担忧下一次呼吸能否成功。问题不在于吸入空气，而在于及时排出废气为下一次呼吸腾出空间。这种感觉令人毛骨悚然。我会僵直站立，强迫横膈膜对抗所有吸气本能将废气排出——维持“呼—2—3—吸—呼—2—3”的节奏循环，直到父亲惊恐到打电话叫医生。那个年代没有吸入器，我们只能等待医生赶来给我的腿部直接注射肾上腺素。在此期间，我始终恐惧地站着，生怕哪个好心人会试图让我坐下或触碰我，打断这个救命节奏。

当其他男孩像寻常孩童般扭打嬉闹时，我总是保持距离。有一次他们把我拽进了他们纠缠的臂膀腿脚堆里，我的哮喘便发作了。

作为同龄人中身材最瘦小的男孩，且对肢体冲突最为抗拒的我，突然暴起并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挣脱他们的游戏，着实让一些人震惊 —— 但在那一刻，我会对任何人做出任何事。我只想呼吸。毫不意外，在这种时刻，良好的教养和温和的言辞往往敌不过清晰沟通的需求，比如“退后，别碰我！”

带着这些记忆，当牧师讲述他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情景时，我承认自己不止是觉得好笑。他和医生都去过以色列，于是在妻子经历分娩最后阶段、进入过渡期时，两人竟讨论起各自的旅行见闻。次周日，他腼腆地告诉会众，自己差点被揍得乌青眼 —— 只差不到一英寸。他妻子这番反应对丈夫和医生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位向来优雅的女士如此反常的爆发，让我们笑得肋骨生疼。

因此，若有人会在此时做出不当反应，也情有可原。除非有人像我拼命排出积水时那样，以同样的绝望紧抓住福音的信仰不放。当约伯的三位朋友聚集并陈述他们的论点时，理解约伯的回应需要超越逻辑抽象的层面，且不受社会习俗的束缚。

痛苦中，我们的思绪会如溺水者划水般仓促地穿梭于逻辑关联之间。这种时刻，目标的紧迫性让得体举止显得像是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在约伯眼中，朋友们非但不是抛来救生索的救生员，反倒是扔下障碍物阻止他浮出水面的敌人。因此不难理解，他避免与他们辩论，而是将精力用于抵挡他们，以便能与上帝对话，获得他极度渴望听到的答案。自然，他们对约伯简短拒绝帮助的态度感到被冒犯。

而没有什么比粗鲁的举止更能让一个义人显得不那么正当了。

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时，可能会发现记忆将我们带回到福音书中。若将约伯对朋友的回应与耶稣对控告者的回应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关于耶稣的特质。

当你读到耶稣对某些人说的话时，可曾暗自想过 ' 哎呀，这话有点刻薄！'？时不时地，耶稣似乎脾气急躁，会用我们觉得远超情境所需的激烈言辞回击。我们提醒自己他是无罪的上帝之子，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于是试图为这些爆发寻找合理解释。我们知道他没有犯罪。但若是我们的牧师这样对人说话 ……！

约伯与耶稣的共通点在于他们的公义与苦难。或许我们从未充分理解作为人的耶稣行走世间时所承受的痛苦 —— 他亲历这世界的创伤与堕落人性的境况，明知每一步都更接近十字架。崇拜撒旦以逃避钉刑的试探真实存在。一方面是对手不断指控他犯罪，另一方面是群众完全不明白他的身份与言行，这种夹击足以激怒任何人作出极端反应。作为上帝子民，我们也蒙召面对反对者与控告者时，约伯与耶稣的这些相似之处值得深思。

了解你的敌人

约伯的朋友们是愚昧的典范，与约伯的智慧形成鲜明对比。但愚昧人未必头脑简单。保罗引用以赛亚书 29:14 写道：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　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　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　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因　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　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　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林前 1:18-30 ）

在每一世代中，那些在基督里因恩典得蒙救赎的人，都必须面对那些主张我们靠自己得救，或者否认救赎之必要性

之人。有时这些讨论极具启发性，甚至大有裨益。许多人正是通过将世俗智慧摆上台面，向精通上帝之道、能理解问题并从上帝的话语中寻得答案的上帝的子民提问求教，从而认识了基督。但约伯的朋友们并非在寻求答案。那些试图从耶稣的教导中罗织罪名、欲置他于死地的犹太宗教领袖们亦非如此。反对福音乃是愚昧之极。敬畏上帝并寻求真理方为智慧。迫害基督子民者实属愚妄。他们开启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交锋。

分辨探究与攻击需要智慧。

斥责敌人

在我们观察并学习约伯与愚人互动之前，需驻足回想：我们曾也是这般愚人。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都是我们将耶稣送上十字架。我们并非以胜利者骄傲的姿态看待愚人，而是跪着 —— 如同那些已背起十字架、站在被判死刑队伍中的人。我们也想到那些如今真实站在此队伍中的人们。

>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箴 26:4-5 ）

这些箴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两难困境，不是吗？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有时，理解一段经文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实践它。圣经所教导的技能往往只有在当你笨拙地尝试做出正确选择、以恰当方式说恰当的话时，才能真正领悟其意义。

因此，当我们思忖该如何应对愚昧人时，我们不如坐下来，观察约伯是如何应对的。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并未花太多时间与朋友们交谈。事实上，他从未直接单独对任何一位朋友说话。当他确实对朋友们发言时，总是同时对着他们三人说。这类讲话中的“你们”始终是复数形式。

约伯最初的回应带着斥责的意味。他的第一次斥责极具画面冲击力。对于熟悉澳大利亚内陆或干旱易发地区地貌的人而言，约伯的用词令人震撼。

> “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 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提玛结伴的客旅瞻望；示巴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抱愧，来到那里便蒙羞。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伯6:14-21）

随着对话持续，约伯与友人们逐渐抛弃了所有礼节与冷静的外交辞令。直接的责备演变为讽刺、指控与警告。

> 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 （26:1-4）

于是约伯回答说：

> “你们真是子民哪，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12:1-3,7-9）

约伯的控诉既具毁灭性又范围广泛（参 6:27；13:2－11；19:1－6, 20－22；21:1－6, 28－34）。

当我们转而查考福音书，回顾耶稣与他反对者交锋的记载时，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在他的斥责中，我们读到如此生动的描述，如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太 23:16）

“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太 23:27）

“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太 23:33)

耶稣的许多比喻都带有对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希律党人的讽刺性指控，这些人试图找理由控告他。他们的社会地位、宗教权威和学术声誉在比喻中遭到毁灭性的喜剧性羞辱，更甚的是，他们迟迟未能领悟他所说的话，尽管最终他们还是明白了（太 21:45）。

在这些交锋的背后，约伯告诉他的对手们：“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诬害我的计谋。”（伯 21:27）那位智慧且忠信者看透言语背后的心意，辨明这些是攻击而非询问。因此我们读到：“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怀着恶念呢？’”

（太 9:4；参太 12:25；可 2:8；路5:22；11:17）。

向听众传道

面对这样的反对，约伯和耶稣倾向于避免与对手进行对话。耶稣知道圣灵即将倾注的时刻临近，而当圣灵降临时，

许多人会回忆起这些事件，并能够理解耶稣所言所行的意义。不仅困惑的门徒终将明白，甚至一些法利赛人和祭司也会得救。这些相遇是为那些旁观者的益处发生的 —— 他们因好奇而在场。受苦的仆人对听众说话，因为正是在那里，或许能找到开始敞开心扉聆听、理解并得救的人。

因此，在受苦时，我们需要留意自己的观众。无论是面对敌对统治者的法庭，还是躺在疼痛的病床上，我们始终被注视着 —— 观察者知道，正是在我们的极限处境中，他们将看到如此真实赤裸的本相。这正是他们能看清我们及我们信仰真相的时刻，也是我们彰显所信福音之完整与价值的时刻。

在我们脑海深处，需要始终铭记：上帝创造我们并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的原因，是为彰显他的荣耀并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无论发生什么，这终将成为终极目的。这也使得代价变得值得。

因此，当陷入极端困境时，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思考。我们最初呼求的 “ 帮助 ” 以及随之而来的 “ 为什么 ” 将我们引向上帝 —— 而上帝又将我们指向我们的观众。有时我们甚至看不见那些观众 —— 但我们可以确信，没有痛苦是白白经历的。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代价与益处之间的关系。“到底有什么价值能配得上这一切苦楚？” 这应当是我们必须在经历艰难之前就扪心自问的问题。若我们转向十字架，便知道答案 —— 但这答案超越了我们的价值体系，不是吗？

我的岳父从事房地产销售，他在许多方面都虔诚而睿智 ——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他从未赚过大钱。他还喜欢在二手店里淘便宜货。他总是毫不犹豫地

告诉他的客户和那些旧货店的老板们：一件东西的价值，仅在于有人愿意为它付多少钱。“那么，你值多少钱呢？”他会这样问道，并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十字架。

这很震撼，不是吗？我们这些充满罪恶、仇恨、自私，沉溺于可鄙态度与行径的人类渣滓，怎配得上上帝成为人所承受的苦难与死亡？就像迷失之物的比喻（路加福音 15 章），为何要为找到一枚硬币而举办昂贵的庆祝宴会？为何要冒险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一只愚笨的羔羊？这完全不成比例！

这位如此珍视我们的上帝，也愿意用我们的苦难去换取那些我们可能不太看重的相似结果。当我躺在那儿，紧抓着他，嚎啕大哭，直面敌人时，我不禁停下来思索 —— 他让我经历这些，是否是为了达成他认为值得的目标？我思索着 —— 那会是什么呢？我环顾四周，看有谁在注视。

我欲速速转身离开那些控告我的人与愚昧者，向那些观众说话。我愿这番言语值得。我愿他们认识基督，明白这福音，并对这断言同声说阿们：这个看似荒谬、或许令人厌恶的受苦之人，实为公义、圣洁，且被造物主上帝以如此大爱所眷顾。

正是带着这样的领悟，最初的门徒们为他们的使命及即将临到的苦难做好了准备。

> 使徒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徒 5:41）

> 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　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16:25）

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不应浪费时光与愚者争辩，而应确保我们的苦难终有所值，让旁观者明白为何我们如此坚定持守上帝之爱 —— 当我们指引他们仰望耶稣，那位替他们受难的救主。

深入思考

1. 在被捕前的夜晚，耶稣可能以哪些方式经历苦难？
2. 如何区分真诚的询问与恶意的攻击？经验如何帮助我们学会智慧回应？

3. 谁在观察你生命中的言行举止？列一份祷告清单或待办事项会有帮助吗？

4.当我们的肉体被撕裂时，世界便窥见我们内心的真相。试问自己：“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能否从我身上看见耶稣与福音的恩典？”

11

沉默的力量

孩子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有时他们会自己明白如何使用这种影响力。当我们想到调皮捣蛋的孩子时，我们通常联想到男孩、喧闹声以及各种动作和活动。确实有些男孩会表现出棘手行为。但若仔细观察，最具挑战性的行为往往与沉默相关。

莎拉（化名）是个有悲伤故事的孩子。那是她升入小学的第一天。起初我们怀疑她有语言障碍，因为她始终不开口。但几天后，我们发现莎拉在操场上和新朋友们有说有笑，语言能力显然发育良好。可一进教室，她就陷入沉默。

这种行为被称为选择性缄默症。它是孩子掌控周遭世界的强力工具。当孩子能传递出某种悲情特质或显得可爱时，你会发现各种人群和能量都被吸引过去。教室成了以莎拉为中心的漩涡，无论她的目光投向何方，大人孩子们都会像朝臣揣度圣意般，开始逻辑严密的提问和建议。从某种层面来说，这简直是

看似滑稽的场景；实则毫无可笑之处。对孩子而言只有悲伤，对其他相关者则充满挫败感。无人能从中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意识到我们的方法无效后，我们请来专业人员进行行为矫正管理（我必须强调是 " 专业人员 "，因为沉默作为强力工具若使用不当会造成严重伤害）。与先前众星捧月的做法相反，我们撤回了对莎拉的所有关注和特权。当幼儿园孩子们排队进教室时，老师宣布今天要练习礼仪游戏 —— 必须说 " 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才能入场。每个孩子都开心照做，唯独莎拉像往常般沉默伫立。她惊愕地发现自己被无视，看着身后同学陆续获准入内。老师告诉她：只有主动请求才能进入。后来她的课桌椅被搬到了走廊。最终她在无人注意的课间休息后，才低声说出请求。整个过程远比描述复杂 —— 需要安全监管和多名辅助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唯一能与莎拉的沉默抗衡的力量，正是沉默本身。

让敌人噤声

整本圣经中，上帝的敌人被描绘成一群喧嚣狂暴的乌合之众，他们忙着宣泄自己邪恶的意念与欲望，以至

于无暇听闻主的话语。因此以赛亚写道：

> 唉！多民哄嚷，好像海浪匉訇；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　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赛 17:12-13 ）

哈拿的颂歌或许折射出对约伯记的某些认知，她赞美主，因为

>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
>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 得着荣耀的座位。
>
> 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 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
>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 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
>
>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
> 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
> 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
> 必审判地极的人，
>
> 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
> 高举受膏者的角。”
>
> (撒上2:8－10)

大卫歌颂说：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
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8:2 ）

在约伯记中，我们可以通过追踪沉默的运用来追溯福音的路径以及上帝对撒旦的胜利。这里的沉默服务于多个目的，将智慧与愚拙区分开来。或许那些冗长繁多的发言正是为了戏剧性地突显沉默的意义 —— 尤其是上帝首先使他的仇敌闭口，继而让一切受造之物静默的能力，当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差异最终被领悟时。于是争论转为敬畏，敬拜由此开始。

首先被噤声的是撒旦

圣经中记载撒旦亲口说的话并不多。除了约伯记1:6-2:7 中上帝宝座前的场景外，它仅有的发言记录见于创世记3:1-5 对夏娃的诱惑，以及马太福音4:1-11 和路加福音4:1-13 所记载的试探耶稣。虽然撒迦利亚书3:1-2 、路加福音22:31 和约翰福音13:2 暗示可能发生过类似对话，但圣经再未记录撒旦的其他话语。

这并不是说撒旦是个相对沉默的个体。相反，他的言语隐秘而发。他的活动需要黑暗的掩护。当这些活动体现在对上帝子民的攻击中时，才能被辨识出来。我们注意到，约伯朋友们的言辞，正是将撒旦在天堂所提出的指控，在地上进一步强化。同样，在耶稣的传道过程中，明显可见的是，尽管撒旦在试探中被耶稣击败后可能被驱逐，但他的工作仍在继续——通过

那些最终将耶稣送上十字架之人的控告和计谋（太 13:36-43 ； 路 22:3 ； 约 6:70 ； 8:44 ； 13:2, 27 ）。撒旦的手也在早期教会的经历中被识别出来，当时采用了各种策略来破坏福音的工作, 阻止上帝国度的推进（徒 13:10 ； 林后 2:11, 14 ； 启 2:10, 13 ； 3:9 ）。

直到他和他的所有同伙被扔进火湖（启 20:10 ），撒旦最终被彻底噤声。因此，当仇敌在约伯记中被噤声时，我们有了一个关于那最终审判和圣徒得伸冤的应许的预言性模型和保证。

然后是朋友们

演讲的循环结束了:

> 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伯 32:1 ）

而以利户因

> “ 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 (32:15)

讽刺的是，我们首次听到关于让对手闭嘴的言论竟出自琐法之口，他曾讥讽地问约伯:

> “ 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 (11:2–3)

讽刺之处在于，琐法是三位朋友中第一个被驳到无言以对的人。

压制敌人的声音具有两个重要维度。首先，关键在于获得倾听的机会。愚昧人的标志便是只说不听（箴 18:2, 13；传 10:14）。多年前我曾目睹一位音乐家用机智平息观众席中喧闹者的场景，令人莞尔。当醉汉开始叫嚷干扰演出时，音乐家停下演奏，面不改色地回应道：“你会发现闭上嘴时耳朵更灵光！”这句俏皮的反驳引得哄堂大笑。音乐家赢得了观众的支持，也让醉汉窘迫不已，演出再未被打断。

约伯同样难以获得倾听的机会，不得不呼吁众人静默（伯13:13）。他偶尔也会使用尖锐的警句：“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13:5；参箴 17:28）。约伯习惯于受到恭敬而安静的倾听（29:21–22）。相较之下，他将朋友们此刻的喧嚷视为一种失礼且冒犯的不当表现。

其次，关乎论证内容本身 —— 何种福音为真，哪些指控能够成立。约伯用以驳倒敌人的主要武器，在于他能坚守并表达其所认知之福音的忠诚。他那顽强的决心，使得对手的愤怒与挫败感不断升温，最终他们的沉默更像是精疲力竭与愤世嫉俗的混合产物。他们虽未被说服，却也无力胜过上帝的仆人。这沉默源于徒劳无功。而约伯的坚忍则源于他的信心。

约伯令友人缄默的技巧，或可比拟耶稣那种使敌人最机巧、最周密的论证反噬其自身的能力 ——他在众人面前令他们哑口无言，并借此公开羞辱他们（太 22:34；可 3:4）。

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 ……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太 22:22，34）

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希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路 20:26 ）

终极的静默见于死亡（诗 31:17 ； 94:17 ； 115:17 ），最终，上帝的众仇敌都将在死亡中归于沉寂。但约伯是义人，因此不会被封口 —— 甚至坟墓临近的黑暗也不能使他沉默:

“ 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伯7:11)
“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23:17)

抗拒的沉默

当三位友人最终言尽沉默时，他们的沉默是出于抗拒而非顺服。约伯曾呼吁人们以渴望学习的谦卑之心保持静默。然而，友人们的沉默却伴随着谴责与嘲弄的怒容。他们毫无悔意。这样的境地同样是苦难之所，也预示着更糟的结局将至（诗篇 32:3 ）。

当耶稣站在控告者面前时，他的沉默是智慧与抗拒的结合。这种智慧使他免于被卷入一场愚蠢且终将徒劳的辩护；而这种抗拒则是因为站在他面前的反对者，本该向他俯首称臣。

在一个居于从属地位的人身上，沉默即是公然的抗命。而由上位者施加的沉默是带有惩戒性的 —— 耶稣乃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手握象征其惩戒全权柄的铁杖（诗 2:9；启 2:27；12:5；19:15）。他的话语如同两刃利剑，刺入剖开（来4:12；启 1:16；2:12）。上帝在约伯记中的沉默，以及人子受审时的静默，都是一种带有预警的静默，要将愚拙人与智慧人分别出来。

上帝的沉默 —— 权力格局的逆转

约伯记中存在一种沉默的交叉或反转。撒但掌握主动权（至少表面看来如此）。在整卷书的大部分篇幅中，上帝的仆人与“撒但的团队”争辩至精疲力竭。那年轻的、典型的愚昧人以利户，在失控的喧嚣中尽情发泄。随后耶和华显现，众人皆寂然无声。

对上帝的子民而言，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发现自己听不到他的话语。约伯不断向天呼求，正反映了一个渴望上帝为自己说话之人的极度痛苦。这种呼求贯穿整本圣经，因那是上帝受苦的子民仰望祂寻求救赎的共同心声。

> 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诗28:1）

耶和华啊，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诗35:22 ）

我们的　神要来，决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诗50:3 ）

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赛 64:12 ）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 1:13 ）

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引用诗篇 22 篇的话语，向沉默的天呼求公义的彰显。

在族长和先知时代，随着旧约圣经的启示和书写，上帝的子民持续去追随其他的神，因此需要上帝在历史中通过激烈而可畏的行动来警醒他们。然而，在两约之间（即以色列没有先知，上帝可见的同在也没有归回圣殿的时期），我们却看到了百姓转向并开始寻求上帝。尽管其中许多寻求是混乱和扭曲的，但这个曾经渴望与外邦人国度相似的民族，现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渴望被界定为：分别为圣、归属于主。从玛拉基到施洗约翰诞生之间的神圣静默期所产生的变化，非常类似于我们对撒拉采用的课堂策略。天堂的沉默激发了对上帝热切的寻求。

从沉默到赞美

当上帝以可见的方式显现时 —— 如以西结书1 章或诗篇18篇所描述的，耶和华的荣耀以火柱或云柱的形式出现——人们无不俯伏在地，恐惧地退缩（民20:6；王上8:11）。

上帝的子民所怀的盼望，正是瞻望他将来在荣耀和审判中的显现：

> 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哈巴谷书 2:20 ）

>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番1:7)

>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启8：1）

这样的场景并非故事的终结。主的显现，以及他审判与辩白的话语，理应在静默的敬畏中被接受。而这种敬畏，正是合宜敬拜的开端。

约伯并未被逐离上帝的面前。相反，他开口并被垂听。他紧紧抓住、作为唯一希望的救赎，如今在上帝的宝座前化作恩典与权柄的真实体验。随之而来的，是敬拜与复兴。

重温诗篇中诗人忏悔己罪或呼求上帝拯救与辩白的篇章，实为有益操练。此类诗歌的高潮处，总描绘信徒蒙救赎得复兴，立于上帝子民会众中，吟唱他的诗歌，与众圣徒在敬拜中同声和谐。仇敌的毁灭之怒先是在上帝宝座前化为静默，继而转为颂歌交响 —— 多样之声汇成和谐有序的乐章，以崭新方式自由鸣响。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启 14:3 ）

直到那时...

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宗教当局屡次试图阻止福音的传扬，却都徒劳无功。他们质问耶稣 “ 仗着什么权柄 ” 自称有权被倾听（太 21:23-27 ； 可 11:27-33 ； 路 20:1-8 ）。多次试图逮捕他（约 7:30 ； 10:29 ）。公开场合用问题和辩论让耶稣沉默的企图适得其反。最终，逮捕、审判和处决耶稣都是为了压制福音。

如同约伯的朋友们，耶稣的敌人持守另一种福音 —— 一种能让他们为自己的虔诚骄傲的福音。对他们而言，恩典的福音是一种冒犯。他们说，若我们因恩典得救，上帝就不公义，因为救恩不是虔诚的奖赏。何等可悲的讽刺！朋友们指控约伯是虔诚的敌人（伯 4:6-7 ； 15:4 ）；指控上帝行恶（伯 8:2-3 ） —— 他们说他的上帝太小（伯 11:7-12 ）。同样，耶稣屡次违反拉比律法（太 12:2 ； 可 7:5 ）并与罪人和不洁者交往（可 2:16 ），激怒了虔诚者。他被视为亵渎者（太 9:3 ； 可 2:7 ），因他称上帝为父，并表现出与上帝过于亲密的关系（约 10:31-39 ）。那些见证耶稣医治能力的人被命令闭嘴（约 9:34 ），因他们被认为罪孽深重不配得此神迹。最终，当宗教领袖意识到耶稣自称是上帝时，他们的怒火爆发了（约 8:58-59 ； 太 26:63-68 ）。他们希望借着死亡彻底扼杀这福音——

于是他们在彼拉多家门外叫嚷——他们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

随着复活，新的高潮开始了。圣殿里的人群聚集，疑惑这喧嚷是怎么回事（徒 2:6），声音的数量倍增（2:41）。这福音不会被监狱的墙所阻隔（5:17－25；16:25－26），不会被狱卒所压制（16:22－40），不会被威胁所吓倒（4:19－20；5:29），也不会因谋杀而沉默（8:1；9:31）。福音的声音如瘟疫般蔓延，甚至进入敌人的法庭（13:7－12；17:22－34；22－28）。

因此，今天的沉默之战仍在继续。我有幸在缅甸向圣徒们教授圣经几周。当地的军政府对基督徒和福音的传播怀有敌意，因此当地制定了法律，禁止基督徒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建造永久性的建筑物。所有建龄不足百年的教堂建筑都被勒令关闭，基督徒只好将聚会转回家中举行。随后，在邻居的投诉下，在家里唱歌也被视为非法行为。基督徒被禁止在其他信徒家中留宿。然而，在首都仰光却有一百多所圣经学院，并且学生们歌唱得很好。我们遇到了一位牧师，他曾因将圣经偷运越境进入中国而被捕入狱。（我们当时也一直在向缅甸运送圣经和神学书籍。）这位牧师的非基督徒邻居告诉我们，他刚被关进监狱时，很难理解上帝为何允许这事发生，他在敌人面前感到相当沮丧，并在信仰上挣扎。这些邻居笑着讲述，几个月后，这个人被赶出监狱，被告知回家。与其说是被释放，不如说是被驱逐出监狱。在那几个月里，他不仅带领大多数其他囚犯归向基督，还带领相当数量的狱警归向基督。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它必攻破阴间的门（太 16:18 ； 参创 24:60 ）。这福音将使一切仇敌闭口无言，在这世界的愤怒之处唤起敬畏与敬拜。但我们首先须学习约伯的智慧，效法基督的样式，方能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这些石头（路 19:40 ； 彼前 2:5 ）必要发声呼喊，直到祂再来。

深入思考

1. 阅读诗篇 22 篇。何时、为何这首诗篇适合成为你向主的颂歌?

2. 你周围有哪些企图压制福音的努力？我们当如何以忠信和智慧回应?

3. 在箴言中寻找与人交谈的智慧。只默记那些让你感到扎心的箴言。

第四部分

聆 听 之 时

12

愚者 先行：以利户（32–37）

对于任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阅读以利户的言论可能会令人深感局促不安。对我来说，以利户唤起了许多鲜活的记忆，包括 1969 年我在悉尼大学本科生活的最初印象。我记得坐在大学图书馆前的台阶上，看着一场反越战示威在前草坪上集结。五千人举着标语牌、横幅和几面越共旗帜，享受着音乐，聆听着演讲者的发言。他们穿着印有徽章的T恤，骨子里燃烧着火焰。那场面，声势浩大！

学年第一周的惯例是大学军团举行阅兵式，陪同州长罗登·卡特勒爵士巡视校园。为此，州长身着荣誉上校的全套军装列队。他是悉尼大学的毕业生，并曾在该军团开始他的军旅生涯。后来他在 1941 年 6 月叙利亚与维希法国作战时失去了一条腿，并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无论人们对越南战争、示威者、甚至在那场激情示威面前举行军事阅兵的明智性有何看法，罗登

卡特勒是一位理应受到几乎所有人最高敬意的人。因此，当示威者用西红柿砸向他时，随着这些照片出现在晚间新闻和报纸上，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尊重与同情。即便是那些支持他们事业的人，也将其斥为“年轻的小混混”、“蠢货！”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那个年代，大学生活绝非乏味。无论你转向何处，都能看到对某些事物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他们毫不羞怯或拘束地表达观点。卷入一场神学争论就像呼吸一样容易，而避免神学争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面临强制征兵令的人而言，当时的信仰与抉择可能关乎生死。这类后果往往能让心灵与头脑高度集中。

青春的特质中蕴含着某种本质，能激发出对任何议题的热忱与激情。年长且被认为更睿智的人，常常显得狡诈、怯懦、居高临下、傲慢、虚伪、不诚实 —— 这样的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不是吗？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史上第一代有如此感受或发现长辈缺陷的人。而意识到这其实是人类世代延续的常态，反而只会让这股火焰燃烧得更旺。

在我十七岁那年，正值以利户般的血气方刚之时，牧师将我拉到一旁说：“大卫 —— 别光指责我们的过错。告诉我们怎样做更好。”那些错误确实存在 —— 且令人沮丧至极。但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没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我只是在宣泄众人共有的情绪 —— 这对谁都无济于事。

对于坚持读到约伯最后独白尾声的读者或听众而言，这些问题已穷尽讨论却未得解决。言辞愈渐激烈，声调越来越高亢，整个紧张

气氛已至顶点。以利户的发言带着全部的滑稽解脱之力突然闯入我们面前——这种解脱在压力最高时效果最佳。他的评论如静夜中的枪声一般刺耳。你会暗自思忖——" 他真说了我刚刚听到的话吗？" 他是年轻愚人的终极典范，其发言反倒让约伯重获尊严。同时也彻底瓦解了三友人的论点。当他首次爆发完毕，听众要么笑到腹痛，要么愤怒冲台。待其第四次发言结束，众人因预感到上帝即将降临的审判而陷入沉默，心知以利户对此毫无察觉。

愤怒的年轻人起身

当以利户起身时，我们应当给予些许同情。作为观众，我们已精疲力竭且深感不满。疑问仍在脑海中盘旋，却未见解答。这场漫长而情绪化的交锋中，约伯是个可怜人物。他的朋友们沉默阴郁。而这位年轻人始终恭敬地坐在一旁，期盼着这些长辈能与约伯达成共识。他们却像三个愤怒的学龄前儿童，深知自己无能为力。失望已至尴尬境地。以利户曾对这些人寄予了何等错位的希望和尊敬啊！

在约伯记32:1-5 中，叙述者以简短的散文插叙回归，向听众介绍以利户。在这寥寥数节经文中，他四次告诉我们以利户在发怒 —— 对约伯和那三位朋友。他因约伯坚持宣称自己在上帝面前为义而愤怒，又因三位友人未能赢得辩论而恼怒。在以利户眼中，此事如此简单明了，荒谬至极的是这些人竟无法让约伯看清真相。

一肚子气

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箴 15:2)

传道人早期需领悟的一课是：若有话要说，就直截了当。以利户几乎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阐述我们为何该听他讲 —— 而他所能说的无非是，他能做到别人都未能做到的事。哦，对了 —— 他还满肚子话不吐不快。于是我们迎来了他的首个失误：

“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袋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约伯记 32:17-20 ）

《新国际版圣经》对第 18 节第二行进行了委婉翻译。按字面意思，以利户说的是“我腹中的风 [希伯来语 ruakh] 正承受压力。”

对于记忆力好的听众而言，以利户的许多话都带有讽刺意味 —— 没有比这里更尖锐的了。请回想这些句子，并记住“腹部”与“子宫”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

比勒达对约伯的第一轮发言：

“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约伯记 8:2 ）

琐法对约伯的第一轮发言：

> “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 (11:2)

以利法对约伯的第二轮对话:

> “ 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 （ 15:2 ）
>
> 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 15:35 ）

约伯对以利法和他朋友们的第二轮对话:

> “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 （ 16:2–3 ）

夸夸其谈至此已成为双方互相指责的罪名，但对以利户而言，这却是值得夸耀之事。不仅如此，以利户的表达方式中呈现的意象，若要在主日礼拜中诵读这段经文，翻译时需加以委婉处理。何等尴尬！刚斥责完社群中最受尊敬的长老，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爆出如此口误 ——此刻围观者的气氛想必已大为缓和。

全知者中唯一完美的那位在此

以利户以极端形式展现了愚人的错误。正如箴言所说:

愚昧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 12:15 ）

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箴18:2 ）

如果要我为以利户这个角色选角，我脑海中浮现的会是一个十七岁少年 —— 肌肉发达得让人怀疑他是否滥用类固醇，气质与之相配；一张能让所有女孩融化的脸，大概率还顶着学霸光环，显然深谙如何利用这些优势。这让我想起电影“*我讨厌你的十件事*”里的乔，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女孩们都该以被他玩弄抛弃为荣。和乔一样，以利户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观众看他自食其果该有多痛快！读到下面这几句台词时，我们总会面面相觑：“ 他真这么说了？”

“ 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伯36:4 ）

这并非因为他不知情，因他随后会说：

“ 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 [神] 的奇事，你知道吗？” （ 37:16 ）

这番话出现在指控约伯自以为义、高抬自己过于上帝的讲论中（ 32:2 ），令人瞠目。不过，对于以利户的这种自我评价，我们其实早有准备。从一开始，作者

就已暗示我们：“你还没见识到真正厉害的。”约伯或许能够将这几位年长者驳得体无完肤、辩得束手无策，但他还没有遇到像以利户这样的人物：

> “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约伯记 32:12-14）

在以冗长而费力的方式试图定约伯犯下该受此等苦难的罪时，以利户通过对比宣告了自己的正义：

> “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33:3）

并且，如同所有学术争论一样，真正的学者与主流权威都认同‘我’的观点：

> “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34:34）

以利户是这个领域的全球权威，不是吗？现在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将遭遇重大挫败。

真实但不相关

以利户以一种过于简化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它简单得不值一提。约伯提出了五个主张：

1. 神是至高无上的。
2. 神是公义的。
3. 约伯是正直的。
4. 神在乎人。
5. 这一切真实发生。

这五点不可能同时为真。毫无疑问，必须舍弃其中一项。那么问题何在？对以利户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只需对第三点施加足够压力，问题自当化解。其他任何选择若非亵渎，便是疯狂。

与先前三位朋友如出一辙，当以利户试图压制约伯自陈正直时，他扭曲了上帝的主权。这如同挤压气球——以利户确信存在多个气球，他能戳破标有 ' 约伯之义 ' 的那个；而约伯坚信这五重真理同属一个福音的不同面向，他是对的。于是以利户卷起袖子大展辩才 —— 连发四篇演说，横跨六章经文！其所言大多正确却无关宏旨。

如同许多年轻的狂热者一样，这位年轻人所言大多为健全的教义。他坚称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区别（伯 33:4 ）；对 “ 信徒皆祭司 ” （ 33:6 ）有相当不错的理解，并将信任置于其教导的真理而非修辞技巧或个人魅力（ 33:7 ）。他意识到上帝会以言语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向人显现自己（ 33:13–15 ）。他宣称上帝渴望引领人们悔改，使他们免于地狱之灾（ 33:16–18 ）。他甚至提出可能存在一种赎价，能使人免受上帝的审判（ 33:23–25 ）。被赎者的祷告蒙悦纳，他们在会众中宣告自己的救恩（ 33:26–28 ）。上帝恒久忍耐，多次

将人从地狱边缘救回（ 33:29–30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却与主题无关。

以利户曲解约伯的话（33:9–11 ； 35:1–3 ）。他的逻辑迫使他必须相信约伯必定犯下严重罪行，因此他确信只需列举此类罪行就能正确指控约伯。这是逻辑必然，必须如此。他声称约伯走在罪人的道路上（ 34:8–9, 34–37 ； 36:17 ），因为若对耶和华忠诚无利可图，人不就会这样做吗?

在这一论断中，以利户将撒旦最初提出的主张当作正统教义来教导 —— 即人信仰耶和华的目的在于获取当下关系中随之而来的利益。这是一种繁荣神学，对可能存在其他可能性感到愤怒，仿佛这会让上帝显得不公。然而约伯终将繁荣 —— 虽属实却与主题无关。

问题不在于此。真正的问题是：约伯为何要受苦，更遑论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一个义人为何会陷入这般境地!

以利户显然热衷于详述上帝全知全能的事实（34:21-25 ）。他津津乐道于上帝公义的审判 —— 推翻欺压贫苦人的权贵（ 34:24-30 ） —— 虽属实却与主题无关。

以利户所描述的上帝如此崇高超然，既不受人罪恶影响，也不因人的义行动摇（ 35:6-8 ）。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上帝的自存性概念。充其量只能说 ——虽属实却与主题无关。

上帝确实会回应恶人的呼求。虚假的宗教仪式不能打动他（ 35:9-13 ） —— 虽属实却与主题无关。

以利户慷慨陈词上帝的公义及惩治恶人的大能（36:5-6 ）。他陶醉于悔改的可能性与对忠信者昌盛的应许（ 36:7,11 ）。这种视圣约祝福取决于守约忠诚的观念与以利户的思路相去不远。即使是往最好的方面解释，这

些概念也只是千真万确，却与主题无关。最糟的情况下，以利户将成为证明撒旦正确之人。

以利户敬畏上帝，年少时便归向上帝。他不愿面对拒绝上帝悔改呼召的后果（36:12-16 ） —— 属实但无关宏旨。

他宣称人与上帝争辩或企图进行自证清白的对话实属大逆不道。这般想法令以利户震怒，并证明约伯是个狂妄邪恶之徒（ 36:18-23 ）。

最终以利户情绪渐趋激昂，描述创造主在荣耀云中显现的至高权能与威严（36:24-37:24 ），仿佛在质问约伯：“ 这就是你想见的景象吗？ ”

以利户最终缄默不语，面对神色骤变的听众。全场寂然无声。没有掌声。约伯与三友皆无回应。似乎无人对以利户的言论投以丝毫关注。

他就在你身后

我上高中时，有位令人畏惧的副校长。他的绰号叫“ 鲍里斯 ”—— 取自老牌恐怖片演员鲍里斯 · 卡洛夫，因其常在恐怖片中扮演骇人角色。我们的副校长说话方式独特，习惯在训话时摆出怪异姿势：一手叉腰，脑袋歪向一侧。某天任课老师未到教室，我们这群十四岁男生开始躁动不安。同学中有位幽默天才兼模仿高手，便自告奋勇扮演副校长 —— 毕竟紧急情况下本该由他代课。于是我们欣赏了一出惟妙惟肖的 “ 鲍里斯 ” 模仿秀，在等待中乐不可支。唯一

问题在于真正的鲍里斯已经抵达，并在表演的大部分时间里站在门外视线之外。过了一会儿，他悄悄溜进门内，手指抵着嘴唇，警告我们不要揭穿他。我不记得结局如何 ——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那位幽默大师意识到身后站着谁时脸上的表情。

以利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上帝可见形象的惊人画面（其他类似记载可见于诗篇18 篇、以西结书 1章和以赛亚书 6 章）。然而，当他转而面对他所描绘的那一位——那可怜的年轻愚人便再也没有声音了。上帝甚至认为他不值得直接对话，在全书末尾也未曾提及他。以利户因自身显而易见的无足轻重而谦卑下来。当上帝对众人说话时，他被当作孩童对待。

年轻人与主

并非所有以利户都是年轻人。但当一个年轻人能够理解并知道自己可以有所作为，同时展望余生的可能性时，那种感觉确实令人振奋不已。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并非幻想或纯粹的虚荣。感谢上帝，这其中确有真理存在。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世界正需要被改变。

当我的世代在 1960 至 1970 年代步入成年时，我们在数量上超越了 ' 老一辈 '。我们是战争末期出生的孩子，拥有住房、繁荣经济、教育机会 —— 更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于是我们付诸行动。如今我们的子女生活在以利户们塑造的世界里。我们曾激烈抨击权贵，却在十年内蜕变成最富有、最具权势的世代，狂热追逐毫无意义的繁荣。我们是传道书世代，过度执着于从万事万物中寻求意义。

1960 年代，还有一位名叫凯特 · 史蒂文斯的年轻激进分子。他歌唱着青春与渴望被倾听的心声。他曾将希望寄托于 “ 和平列车 ”，而后如同众多理想主义者般，发现那不过是幻梦一场。于是他转而寻求上帝 —— 却得出与以利户几乎相同的神学观。他寻得一位以 “ 公义 ” 运行世界的上帝。那里没有恩典 —— 因那有失公允。那将是亵渎。若你曾尝试向穆斯林解释耶稣基督福音中上帝的恩典，你便已踏入约伯的戏剧之中。

我们需要满怀热忱的年轻人 —— 但这份热忱必须是对恩典福音的热心，因而这种热心本身就是恩典的行动体现。

当一位渴慕公义的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时，主的心向他倾倒。耶稣在这青年身上看到了繁荣福音的力量。他是个富有的少年官。马可告诉我们 “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可 10:21 ）。于是耶稣向他揭示真理，给予他选择 —— 这选择将剥落虚妄的希望，代之以真实的应许。若约伯相信以利户的福音，撒旦便已得胜。人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太 6:24 ；路16:13 ）。福音关乎恩典，唯有十字架的恩典能在公义中真正带来救赎。这五重宣告必须全然真实，否则尽皆虚妄 —— 因此约伯固执地持守。

你愿意吗?

深入思考

1. 花点时间回顾你生命中的几个 “ 以利户时刻 ”。是否存在仍需改进的模式?

2. 约伯记教导我们，在地方教会中长辈与年轻人应如何相处?

3. 你是否以既现实又迫切的信心持守着福音?

13

最 终 的 答 案 (38:1–42:6)

我过去曾在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教书——那是位于澳大利亚广袤内陆地区边缘的一个城镇。就在那座小镇以西，有一片被称为蒙迪蒙迪平原的巨大黏土盆地。作为黏土盆地，它异常平坦 ——绵延超过五十英里。当你站在那里，会意识到地平线并非笔直的线条。你能看到地球的曲率。那感觉就像置身月球，尤其在夜晚时分。正如当地一位居民告诉我的，如果你深入这片平坦地貌几英里，仰面躺下凝望夜空，会感觉自己被粘在了星球底部。一种可怕的预感油然而生 —— 随时可能坠落并不断坠入太空。夜空并非布满小白点的扁平黑色幕布，其深邃感触手可及。

我喜欢带着家人朋友，特别是露营的孩子们去那样的地方，躺下来凝视天空，然后诵读诗篇第 8 篇。大卫写下这首诗时，必定深刻体会过这种感受。他肯定在犹大的山丘上度过许多露营的夜晚，在寂静时刻仰望星空。那里没有城市灯光或空气污染破坏视野。若要在今天体验这份景象，你必须去到荒野深处。

当大卫与主角力、处理内心挣扎时，他写下这样的话：

>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 8:3-4）

要认识上帝，我们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夜晚躺卧凝视繁星时，大卫不禁发问：上帝怎会记得我们存在于此，更遑论亲自探访一个人 —— 就是我！

花时间默想创造的浩瀚是值得的。这能帮助我们正确看待与造物主的关系。当你面对那位将星辰如珠宝匠镶嵌钻石般安置于天幕的主宰时，身高五尺或七尺已无关紧要。大卫说得对 ——上帝怎会记得我们在此？然而他竟乘着旋风来见约伯。此刻他们所见所闻已不重要，上帝亲自探访一个人这件事本身就已震撼至极。

耶和华的显现

>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伯 38:1）

在那个地方、那个时代，没有人曾见过，甚至未曾遇到过任何见过上帝以这种形式显现的人。读过约伯记的人中，也不会有太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约伯的听众即将

发现他们对上帝概念的崭新理解。我们同样需要停下来，思考这里发生的一切。

1952 年，J·B· 菲利普斯写了一本实用的小书，名为你的上帝太渺小。[1] 封面印着一只泰迪熊！这本书之所以实用，是因为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对上帝的理解。我们在许多方面将上帝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人，像我们一样但没有身体，和我们一样是受造物的一部分。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主向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说话时，他首先强调的就是自己并非这受造界的一部分。所以请停下来思考片刻。

这意味着上帝没有空间属性。他没有维度。不受物理定律约束。不服从任何人定义的正义、智慧或公平准则。这些概念是由他的属性定义的，而非相反。他创造了时间。当我们读到创世记1:1 「起初，神创造天地」时，这意味着那是时空的起点。无限且不属于受造界的上帝创造了时间。询问天地根基之前存在什么是无意义的 —— 若时间不存在，「之前」便无从谈起。当上帝创造天地时，他不仅创造了「质量」 —— 即充满宇宙的「物质」 —— 还创造了容纳这些物质的空间。花点时间思考这一点。感到困惑吗？试着让物理学家解释时空概念 [2] 这是个迷人的概念。上帝创造了它，而我们甚至还在为理解其本质而苦苦挣扎。

那么，存在于这创造界限之外的造物主，如何能与我们沟通？我们如何能认识他？这样的上帝又如何与约伯或我们建立联系？

当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时，他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形像（创 1:26-28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条诫命禁止我们自行制造上帝的形像（出 20:4-6 ）。我们本就是上帝的形像 —— 赐生命者的活形像。只是自亚当堕落以来，我们成了被玷污的形像。

我们因犯罪而被死亡侵蚀，但仍是上帝的形象（雅3:9）。正因如此，我们认识他（罗1:18-20），即便我们可能不愿承认。

在旧约与新约跨越的漫长世纪中，神藉人类的语言向我们说话。他曾以人形显现（如创18 章；书 5:13-15；士13:2-23），也显现在燃烧的荆棘（出 3 章）或火柱中（出9-20 章；40:34-38）。这令人敬畏的启示恰被称为“耶和华的荣耀”（结 1 章）。历经这些启示后，或许约翰的话并不令人意外：

>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 （约翰福音 1:10-11, 14）

这位独立于造物之外的创造者，却取了人的肉身（不仅是人的样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像我们一样受苦，并为我们而死。由于这不符合我们的理解或期待，我们目睹一切却未能领悟 —— 直到五旬节圣灵倾注而下，我们仿佛再次看到了火柱，因为他已迁入与他的百姓同住了。

于是开始正事

耶和华分两个阶段回应了约伯请求与上帝对质、申诉案件的诉求：

> “谁用无知之言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伯 38:2–3 ）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与　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40:1-2)

这里发生了几个关键事件。首先，约伯得到了他所求的 —— 他渴望在耶和华面前陈明自己的案情。其次，他希望上帝向周遭众人证明自己并非因过错受罚。约伯从未祈求痊愈或财富复原，在整段辩白中始终坚信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正确。某种意义上，约伯并不执着于追问灾祸缘由，只求上帝亲口确认他未曾犯罪或招致审判。他渴望上帝的话语公开印证自己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与正直品性。鉴于当前处境，这需要上帝亲口发声 —— 而此刻他正得着这样的回应。

约伯已详细阐述了他将如何在耶和华面前陈明自己的案情。他承认自己缺乏这般智慧与资格。尽管如此，他仍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宣告：既然上帝是公义的，必存在某种途径让他申诉，而上帝也必将裁定他无罪。他深入探讨了自己需要一位中保或代求者，代表他与上帝对话。尽管受造物试图站在造物主面前寻求辩白（这在围观的众人眼中实属亵渎），但约伯在逻辑上却坚持认

为，此事必须有某种可能。此刻，上帝就在眼前。约伯却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

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 “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40:3–5）

但他也没有收回任何话。

一连串的质问

耶和华的两段发言如同风镐般连续击打，彻底粉碎了约伯任何骄傲或自信的念头。然而我们需要思考：上帝是在向约伯发怒吗？约伯是否确实犯了罪，而我们此刻正目睹他顽固拒绝悔改的最后防线被击溃？这种理解显然与约伯记 42:7 中上帝的宣告相矛盾 —— 为强调起见，上帝两次申明那些朋友『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上帝不仅最初就称约伯为完全人，此刻更为他辩白，公开宣告约伯对上帝的认知是正确的，尽管那些言论在朋友们和许多听众眼中堪称亵渎。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的发言以及约伯在 42:6 节的悔改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段讲话中，上帝从未表示他对约伯发怒，正如他对以利法所说时那样（伯42:7）。上帝言辞的修辞极具威慑力。约伯曾大胆地向上帝说话（仿佛上帝虽不在场却能听见），也大胆地谈论上帝。

或许在他激愤之下，他使上帝的“旨意暗昧不明”，或者更通俗地说，混淆了问题。他确实试图与上帝“争辩”——这个词的意思是带某人上法庭解决争端（见伯9:3, 14-16）。他的一些言论确实近乎指控上帝做错了事，比如约伯记 9:21 和 10:4-7。他的朋友们将约伯坚持自己无罪理解为必然是在指控上帝不公。如果上帝在此将这些指控加于约伯，那么很难理解他为何又肯定约伯“论我说的对”。

同样，约伯的悔改（伯 42:6）似乎与事件的发展脉络不符。这里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将此译为“悔改”时，我们在这个词中读出了超出其原意的内容。在现代基督教用法中，“悔改”是一个神学术语，包含了新约词汇中三个希腊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参见《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 87 问与答）——一个是指情感上的转变，即一种悲伤或悔恨（*metamelomai*），另一个指态度或心意的转变（*metanoeō*），第三个则指生活方式的转变（*epistrephō*）。而约伯记42:6 中使用的希伯来词仅指悲伤、哀痛或绝望的情绪。

其次，若约伯是在承认罪过或过错，这将与他此前所坚持的一切主张相矛盾，也与上帝在故事开头及下一节经文中的陈述相悖 —— 上帝明确肯定约伯清白正直。上帝特别指出，唯独约伯始终说着正确的话（伯42:7-9）。对此问题的一种解释是：约伯是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感到懊悔，而非其言论的内容。即便如此，这一点在经文中并未明言，读者只能自行揣测。

第三，此处译为‘悔改’的动词确实有其他含义。它可以表示为某人感到难过 (参见诗 90:13)。

在某些情况下，它描述人对某个行为感到懊悔 (参代上 21:15 ； 耶 8:6 ； 18:8,10 ； 珥 2:13 ； 摩 7:3,6 ； 拿 3:10 ； 4:2)—— 因此在这些语境中译为 “ 悔改 ” 是恰当的。

在所有该动词与此介词连用的实例中，介词都指向人忧伤的缘由或起因。因此，当涉及悔改时，人因 “ 他的恶行 ” 而悔改 (耶利米书 8:6)，或耶和华转意不降原定的 “ 灾祸 ”(出32:12,14 ； 拿3:10 ； 4:2)。很难理解约伯为何要 “ 因他的尘土和炉灰 ” 悔改。从语法上说，这个短语可能意味着约伯 “ 在 ” 尘土和炉灰中悔改，但这种表达方式实属罕见。

在许多语境中，这个短语意味着因悲剧而得到安慰：大卫 “ 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 ” （撒下 13:39 ）；拉结的声音被听见哀哭，“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耶 31:15 ）；以西结要 “ 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 ” （结 14:22 ； 32:3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伯记 42:11 再次使用了这一短语：

> 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士译本（旧约在基督前三世纪某时期译成的希腊文译本）以及死海古卷中发现的约伯记亚兰文译本（ 11Q10 xxxvii.8–9 ）都将约伯描绘为归于尘土与灰烬，并未提及约伯悔改的概念。

因此，我们建议对约伯记 42:6 译法作如下理解：

故此我消融（参约伯记 9:21 ‘ 我厌弃我的性命 ’ ），因尘土与炉灰而得安慰。

其含义在于，主的显现及其所言回应了约伯渴望上帝垂听并为他伸冤的呼求。这正是约伯始终所求之事。我们继而需追问，主连珠炮般的质问如何解答了约伯的困惑。

可以合理想象，当上帝可见的临在愈发逼近时，在场众人必会揣测上帝是否要击打约伯。

“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伯38:2 ）。友人们确信此人正是约伯。被召站立在上帝面前回应的正是约伯。在友人与旁观者眼中，上帝似乎是为他们伸冤，并确认他们对约伯的指控而来。

如果我们怀疑这其中存在某种刻意的安排，或许情有可原。上帝正在咄咄逼人地质问约伯，显然他们先前关于上帝主权与超越性的一切言论，此刻正被上帝用来施加于约伯身上。当众人从目睹荣耀云彩、听闻上帝声音的震撼中缓过神来 —— 可能是在主的第一轮发言之后 —— 朋友们或许开始认为他们已大获全胜。

当他们听到诸如 " 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 （ 38:21 ）这般讽刺之言时，所有人都会认为约伯在劫难逃。

随后，上帝仿佛带着约伯进行了一场宇宙巡礼 —— 从创世之初到天际星宿，从风云变幻到百兽习性 —— 并质问他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若这还不够，他便聚焦

约伯记中提到了两种最令人畏惧的生物 —— 比希莫特与利维坦。它们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动物（比如河马与鳄鱼），也可能指向当地神话中的怪兽。这段冗长且略带重复的独白，旨在让耶和华降临带来的最初震撼逐渐平息，使听众能静下心来领会其中深意。

这一连串步步紧逼的质问，会让任何听众愈发确信上帝将要宣布约伯是个亵渎神灵的恶人，理当承受所有灾祸。当上帝对约伯说以下这番话时，三位朋友内心恐怕已开始欢呼雀跃：

>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约伯记 40:8）

这或许是约伯三位朋友对其言论的曲解 —— 但约伯真如此说过吗？上帝是在认同朋友们的观点吗？上帝在约伯记 42:7 的宣告，是否仅肯定了约伯言论的整体方向，却对其具体表述中的某些细节表示不悦？若真如此，这种肯定义人的方式实在令人困惑。你几乎能听见背景中三位朋友的低语：“阿们！主啊，使他降服吧！”

另一种可能性似乎更符合先前辩论的修辞风格，即视上帝的言说为一种戏剧性教学法的实践。当上帝首次对撒旦说话时，他在言辞中刻意表现出一种天真或礼貌的无知。他装作全然不知撒旦的所作所为（伯 1:7），亦或是对约伯的忠诚有何评价（2:2,3）。这实则是一个铺垫，蕴含着大量讽刺的反讽意味。此处亦然，当主对其仆人发言时，难道不是也着眼于那些以恶毒而自义的道德义愤控告约伯的朋友们吗？

究竟是约伯“败坏了我的公义”，还是那些一贯断言上帝不可能将如此灾祸降在一个义人身上的朋友们？是约伯试图定上帝的罪来为自己辩护，还是朋友们定约伯罪的尝试，反而支持了撒但最初的控告，并由此暗示上帝是说谎的？或许我们需要将上帝的讲论视为一系列的指控——这些指控虽然以疑问句的形式指向约伯，但实则是针对他的朋友们的控告。

当我们读到伯40:12－14时，陷阱就会被启动，上帝吩咐约伯：

> “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伏，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密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约伯从未宣称自己的右手能拯救他。但他的朋友们却劝说他，认为只要认罪并改变生活方式就能自救。他们宣扬的是一种互惠式公义的福音：悔改与正直生活可重建繁荣，却毫无信心与恩典的概念。

主说，若你渴望这样的福音，就必须有能力照看整个造物界，解决世间一切难题，并将所有恶人绳之以法。若你能做到这一切，上帝说，你便能自救。

这是神圣的夸张修辞，是最崇高的反讽 —— 朋友们所言的一切都被扭转矛头直指他们自身。你们既想相信这样的福音 —— 那就证明给我看！让它生效！且要在主荣耀显现之前完成！

而约伯的心彻底熔化（降服）了，在敬畏与耗尽中作出了回应（伯42:5-6 ）。

仿佛上帝这威严可畏的显现正向约伯逼近，接连不断地发问，让所有人都感觉到约伯即将因他的骄傲和自义遭受严厉惩罚。就在整个场景达到高潮之际，约伯像个孩子般发出混杂着悲痛与哀伤的呼喊 —— 或许他预期自己会死去，却仍不明白其中缘由。

然而，就在我们以为上帝要处决约伯的瞬间，荣耀之云的整个行进戛然而止，突然左转，向那三位朋友席卷而去 —— 此刻上帝的愤怒与审判终于抵达它们真正的目标。约伯的哭喊未被理会。相反，如同在死亡边缘侥幸逃生，约伯抬头听见了他长久以来渴求的平反昭雪，而他先前对朋友们的警告（参伯 19:28-29 ）此刻正中要害。

约伯信奉恩典的福音。当上帝宣告他为义时，他全然信靠上帝的话语，片刻不曾动摇这一信念。如今上帝公开在地上证实约伯是对的。

>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约伯记 42:7-8 ）

一个人凭什么能宣称自己与上帝关系正确？是凭我所行的吗？还是凭上帝为我成就的事？

约伯将信心寄托于上帝的应许之言（伯 6:10 ）。今日的我们则能将信心寄托于一个已在历史中已经成就的应许，

对于这个应许，我们在新约文献中拥有许多目击者的见证（徒2:32；彼前5:1；约壹1:1–3；4:14）。

我们的至亲救赎主已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受死赎价，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并从那里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更拥有他写成文字的圣言，正如保罗所言：

>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1:16–17）

若将上帝对约伯的训谕重读一遍会是个有趣的尝试——只是这次，请想象这些话不是对灰堆上的约伯说的，而是对十字架上的耶稣说的。

> 耶和华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伯 38:4）
>
> 耶稣说：“就在那里！”（参西 1:16）
>
> 耶和华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伯 38:12）
>
> 耶稣说：“每一天！”（参来1:1–4）

而这位是我们的至亲救赎主、我们的中保和调解者——他从荣耀云中的宝座上为我们发声。

当主向你提出这些问题时，你将如何回答？

深入反思

1. 阅读诗篇第 8 篇和约翰福音 3:16，思考作为上帝儿女的意义。

2. 阅读以西结书第 1 章和出埃及记 40:24-28，然后重新思考《使徒行传》第 2 章的深层含义。

3. 再次默想上帝质问约伯的那些问题 —— 尤其是约伯记40:12-14—— 仿佛它们是直接指向耶稣的。

4. 约翰 · 查普曼最近向一群学生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死后站在上帝的宝座前，他问你为何应被允许进入天堂，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你的回答很可能以 '因为' 开头。现在想想，你紧接着说的那个词，表明了你在永恒生命中所寄托信心与希望的对象。那个词是 '耶稣' 还是 '我'？"

第五部分

复 原 之 时

14

恩上加恩（42:7-17）

在约伯所经历的这场苦难——我们并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结束之后，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受苦的时日已终结。再无争辩需忍受。上帝已向世人宣告你是对的，其他人都错了。这是怎样的感受？当你凝视友人，回想他们的话语时，心中作何感想？还记得他们曾说你的孩子全都死去是因他们罪有应得吗？说你压榨穷人、亵渎神明，所受惩罚尚不及应得之报？

约伯的遭遇与许多因信仰入狱并遭受酷刑的基督徒并无二致。若按西方价值观与文化重写约伯的故事，此刻众人应当正接受心理支持，剧终时全体演员会被带去接受心理咨询。随后律师登场，诉讼接踵而至。电台热线被愤怒的听众打爆，小报因民众对约伯友人的声讨而销量暴增。银行还会为约伯设立救济基金。故事真该如此收场吗？

上帝的优先次序颇耐人寻味，不是吗？且看：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琐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伯 42:7 – 9)

在为约伯申辩之后，上帝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并宽恕约伯的朋友们，从而重建约伯与这些人曾经的情谊。这意味深长，不是吗？看看耶稣，赤身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敌人的嘲弄中濒临酷刑致死的边缘，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路 23:34 ）—— 而那些人正为他的衣裳拈阄。

正是这位耶稣对我们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马 11:25 ）。

多年前，一位老妇人带着行李来到悉尼以西约 100 公里的卡图姆巴教会宣教协会暑期学校。她抵达时，一位年轻女士见她行动不便便主动相助。老妇人名叫凯西 · 迪奥西，是匈牙利裔犹太人，家族中所有男性都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那位女孩是汉娜 · 科利森 —— 一名肯尼亚宣教士 —— 她的父亲曾是希特勒党卫军士兵。当凯西在会议期间讲述往事时，汉娜不得不直面一些骇人的真相。这是汉娜第一次遇见大屠杀幸存者。这个问题必须得

到解答，于是她向凯西坦白了真相。凯尔·理查兹记录了凯西的回应：

> 你是我在基督里的姐妹，我爱你。当我成为基督徒时，我原谅了曾经发生在我和我家人身上的一切。你不该有那种感觉。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姐妹，我们之间没有隔阂。[1]

基督教团体可以无数次地复述这样的故事。[2] 无论是事件发生五十年后的宽恕，还是像牧师凯法·森潘吉那样，当伊迪·阿明派来的人持枪对准他时，他祈祷上帝宽恕那些人的时刻，[3] 宽恕都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力量。

英语中的“宽恕”带有各种道德内涵。在圣经中，它仅仅是关于放手。同一个词语既可以用来指射出一支箭（释放弓弦），也可以用来指释放一个囚犯。

面对大屠杀的恐怖、妻子的谋杀、朋友的背叛、像约伯那样被嘲弄和虐待的遭遇，或是世界各地发生的诸多类似经历，人们如何能够放手？

当我们站在十字架下，看清上帝为赦免我们所付的代价时，这一切便开始了。当这一真理深入人心，宽恕他人便成为自然之举。若上帝甘愿降世为人替我受死，我便无权定任何人的罪，也无法心怀怨恨或图谋报复。我羞愧至极，断不敢如此（参结 16:63）。耶稣说：“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路 7:47）。而毫无罪孽的耶稣，却爱得如此深广！

上帝和约伯的首要任务，是让那些朋友获得赦免与恢复。恩典已得辩白，现在正是付诸实践之时。

于是受苦的仆人约伯，再次成为祭司约伯。但这一次，他祈祷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儿女，而是

那些背叛他的朋友来说。想象自己是那些朋友之一，将你的牲畜交出来替你去死 —— 交给约伯。想象自己是约伯，当你拿起刀割断那十四头牲畜的喉咙时。然后是火 —— 焚烧七头公牛和七只公羊的尸体绝非小事。若非上帝的恩典 …… 而这正是关键所在。约伯在这一切中所坚持的福音，是关于上帝成为人，取代约伯的位置，为他的罪、朋友的罪和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这是压倒性的恩典，它回答了我们的所有疑问。

苦尽甘来，庆典伊始

泪水已足够。端上食物和酒，召集家人吧。约伯已痊愈并恢复，试炼结束了。

>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伯 42:10-11 ）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疑问在此处甚至未被提及。我们不禁疑惑 —— 这些兄弟姐妹究竟从何而来？约伯需要他们时，他们身在何处？为何在他康复后才赠予金银戒指？抑或是家族成员自掏腰包，助约伯重振经济？

随着庆祝活动的开始，这类问题似乎已退居幕后。此刻的焦点全然在于从巨大压力中释放出的喜悦。

然而，将当下涌现的慰藉与过往经历并置对比，颇耐人寻味。或许在耶和华为约伯申冤之前，这般慰藉根本无从谈起。当约伯坐在炉灰中呼求上帝的公义时，那些关于光明未来的美好幻想与煽情言辞，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这无关金钱，甚至超越子女问题。究其本质，这场苦难直指生命本身的意义 —— 存在有何价值？真相在这片混沌中何处可寻？此类时刻，一厢情愿的感伤表达只会徒增烦躁。

但如今疑问已得解答，众人皆可共享这份领悟之喜。更令人欣慰的是，身处见证福音得胜的人群之中。归家的感觉真好。

这正暗合新约对我们未来的描绘：当争战终结、耶稣再临之时，庆宴将是议程上的首要事项。

>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　神真实的话。”
> （启 19:7-9 ）

如今回顾耶稣公开传道的岁月，他的许多言行突然变得清晰可解 ——但这唯独是在我们知道了他的被捕、

受审、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圣灵浇灌的事件之后，方才如此。

为何耶稣选择带门徒上山，让他们目睹主的荣光、聆听他的声音，并与摩西和以利亚共处（太17:1-13；可9:2-13；路 9:28-36）？这如何帮助他们理解即将发生的事？或许，这只是留下了一个隐晦的线索——摩西或以利亚的遗体也从未被寻见。上帝在山上说的话正是他早先话语的重述。

为何耶稣在被出卖的那夜告诉门徒，他离去后他们要定期共进晚餐以纪念即将发生的事（太26:17-30；可14:12-26；路2:7-23）？

这有助于我们注目未来，并确信这福音的真实性 —— 当耶稣再来时终将得证。那时会有多少素未谋面的弟兄姊妹出现？他们的故事又将如何 —— 当在场众人都曾以各自方式走过约伯之路？在主的餐桌前，当地方教会聚集、我们停驻纪念时，环顾四周，“要分辨基督的身体 [指会众，而非饼]”（林前11:29）—— 这不禁引人深思。

乐园的预尝

当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时，他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 1:28）。约伯显然履行了这一使命。他晚年的生活景象，堪称圣经中最接近重返伊甸园的写照。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洗亚，三女叫基连·哈朴。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她们的父亲使她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伯 42:12－17)

约伯记 42:10 中告诉我们，约伯得到了他所失去一切的双倍补偿，这些数字明确表明上帝确实如此行。

很难理解公义与恩典如何能作为上帝的属性并存。十字架解决了这个问题：公义得以伸张，恩典也因此成就。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二者并存。

约伯曾正确宣告：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 1:21 ）

我们一无所有。万物皆属上帝，他有权按自己的旨意对待所造之物（罗 9:20-21 ）。上帝方才质问约伯的连番问题已清楚阐明这一点。千山上的牲畜都属他（诗 50:9-12 ）。他并不欠约伯什么。然而，上帝却将约伯所失去的一切加倍赐还，他这样做，就是成全了后来向摩西启示的、关于被盗、失落或损坏财产的律法

（出 22:1-15 ）。上帝赐予约伯的，正是约伯本有权向示巴人和迦勒底人追讨的（伯 1:13-17 ）。恩典与公义在此协同运作，因这正是上帝的属性。

耐人寻味的是，他得到的子女数量也是双倍，尽管初看并非如此。牲畜不会从死里复活，但儿女却会。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对他妻子的去向存疑。本章未提及他的妻子。她回来了吗？她曾离开过吗？这新增的十个孩子是谁所生？我们不得而知。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突破了更广泛的圣经传统，给出了女儿们的名字却未提儿子们。或许这位作者深知父亲对女儿的特殊宠爱，以及她们如何成为约伯的慰藉与喜乐。在这场恩典的凯旋尾声，儿子与继承者们被视为理所当然，而特别关注落在那些通常不被注意的人身上，这恰如其分。凡有恩典之处，必有浪子比喻中那位长兄的身影。这样的儿子们固然是忠信杰出之人，父亲也爱他们 —— 但他们甘愿让聚光灯转向恩典最鲜明之处。按常理女儿本不能继承土地，而父亲的慷慨正似满溢的福杯。

但结尾的语句令人哀伤。约伯死了。一个有趣的推测是，若他在遭受损失后又活了 140 年，且上帝加倍偿还他所失去的，那么撒旦袭击他时他必定已七十岁。这推测虽有趣 —— 但我们仍要面对一场悲伤的葬礼。想想看，这场葬礼规模应当不小，毕竟他最初有十个孩子，繁衍出了四代人。有许多值得感恩之处，但归根结底这并不对劲，不是吗？我们尚未重返伊甸园。

这正是从约伯记中汲取的重要一课。我们在此所见并非故事的终点，最好的尚未来临。

约伯早已接受了自己可能在平反前死去的事实（伯19:25-27）。他的朋友们坚信，虔诚之人绝不会沦落到约伯这般境地。他们声称，只要约伯认罪悔改，就能重获恩宠。

如以利法所声称的，

> “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寿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理，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须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伯 5:17，25–27)

>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棚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22：21，23）

而比勒达说：

>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棚必归于无有。”
> (8:20–22)

琐法说：

> “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棚之中。那时，你必仰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11:13-17）

而约伯此刻正享受着他们预言他会得到的一切——但他并未转身承认自己的罪过，或接受这些苦难是上帝对他罪恶的惩罚。恰恰相反！上帝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在如此指控面前为他的仆人辩白。

但如今约伯已逝。

与他同去的还有许多上帝的圣徒。

因此我们仰望复活。我们越过灰堆，越过坟墓，望向那日——另一位受苦的仆人将归来，从坟墓中唤醒他的子民，带我们进入比伊甸更美的新创造。那将是对我们因信基督而得的公义终极的辩白。

在那之前，我们靠着坚忍的信心生活，紧紧持守那圣者对我们所说的话：

>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 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

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林前 6:9-11 ）

“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约 10:27-28 ）

深入思考

1. 若你是约伯的三位朋友之一，会有何感受？他们（我们）现在应当如何行？

2. 路加福音 7:47 的真理如何在你的生命中运作？

3. 既然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都要欢喜，地方教会当如何回应？何时回应？我们目前的回应传递了什么信息？

4. 当我们坐在主的筵席前，记念他所付的代价时，该如何合宜地表达那份与他百姓同席吃喝的喜乐与惊叹？

15

反思：约伯、耶稣与我

也许是时候去散个步，花一两个小时与主独处了。若你已读完约伯记及这最后的十四章，想必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或许我们该向自己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想起《屋顶上的提琴手》中的场景——特维耶被告知村庄即将发生集体迫害时，他向上帝倾诉，就好像上帝正站在他身旁一样。他回溯犹太民族的历史与苦难，甚至质疑上帝是否愿意暂时另选他族作为选民。

若你是二十岁的约伯，提前读过此书——你会如何选择？明知上帝将拣选你承受这般苦难，是否仍愿立志作永生神忠信无瑕的仆人？这对约伯或许并不公平。但鉴于我们在圣经其余书卷（尤其是新约）所读所见，这确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严肃命题。或许你该步入静室，与主独处，祷告并深思这一切。

当耶稣呼召门徒时，他告诉他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2-39）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4-25）

你还想成为一名基督徒吗?

一位穆斯林学生前来求助。他讲述了自己去黎巴嫩探亲时，看到车库里堆满枪支和火箭筒的经历。他的家人已逃离该国。父亲告诉你，他想给孩子们选择的权利，不愿让他们陷入自己曾经历过的血仇与战争的恶性循环。如今这位年轻人渴望皈依基督教，却不敢告知父母——因为一旦亲戚们发现，就会逼迫父母将他送回黎巴嫩，强制他重归伊斯兰教。

他是真心感到害怕。若你处在他的位置，会愿意成为一名基督徒吗？你会鼓励这个年轻人将生命献给基督，并向家人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吗？

每一天，世界各地都有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面临可怕的后果。有多少次我们遇到这样的女性：她们皈依了基督，回家却要面对暴戾可怕的丈夫，被禁止与基督的信徒有任何接触 —— 甚至更糟！

选择追随基督往往意味着背负十字架。最浅显的层面是：继续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带着日渐衰败的躯体。它可能涵盖从轻微到严重的各种考验。

值得花时间思考这个现实。当我们翻回圣经创世记第 3 章，回顾上帝因人类的罪对男女施加的诅咒时，或许会问：耶稣替我们牺牲带来了什么改变？多少次我们被告知，只要悔改并信靠他，就能被上帝称为义 ——得洗净、称义、成圣（林前 6:11 ）？若耶稣的死是为除去我们的罪并解除诅咒，为何基督徒女性仍要承受怀孕生产的诅咒？为何我们的身体仍会朽坏，最终归于尘土？为何我们仍活在充满不公、苦难与暴力的世界，与洪水前的记载如出一辙（创 6:5 ）？

让我们反思考约伯、耶稣以及我们自身生命中显现的这一模式！

1. 一切皆按计划而行

在上帝创造天地之前，他已有了计划，而约伯、耶稣以及你我都在这永恒的计划之中。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弗 1:11 ）

约伯被造就是为了成就我们所读到的这些事。他获得财富、儿女和祝福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他的朋友们也是上帝所造，为要在整个经历中扮演他们的角色。对上帝而言，结局从无悬念。它随着每个人亲身经历并挣扎于必须做出的选择而逐步显明。

人们争论上帝的掌控与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但圣经内部似乎并未展开这种辩论。保罗在罗马书第 9 章可能触及这个潜在问题，但无人似乎质疑上帝的主权或人类选择的真实性。对我们而言难以用理性把握的概念，却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鲜活现实。

1971 年复活节周末，我和几个朋友去露营。周六晚上，男孩子们觉得无聊，决定去打野兔。因为只有我带了步枪，射击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于是我们沿着偏僻小路出发寻找兔子。

没见到兔子（在当地这简直算得上奇迹）。一小时后，大家开始躁动不安。突然，摩托车灯光照到前方约 25 码处有个反光点，像是动物的眼睛。

“开一枪吧杰克，把它吓出来！”

我们一行有十几人，所有人都想听我开枪打点什么——随便什么都行！于是我装上弹匣，推弹上膛，打开保险，向前走了几码准备瞄准。

我将步枪抵在肩头，心中忐忑不安。“万一是头牛呢？”我暗自嘀咕。我瞄准目标，竭力想看清那是什么，却徒劳无功。接着我开始自我挣扎 —— 受训时教官强调过，若无法确认目标，绝不能贸然瞄准。我重新扣上了保险栓。

“还等什么，杰克？趁它没跑快开枪！”

同伴们显然不耐烦了，巴望我终结这场无聊。我松开保险栓再度瞄准，心里嘟囔着“难道要打一块石头？”，但不安感仍挥之不去。在同伴们嘘声催促下，我的食指逐渐扣紧扳机 ——

“不行！我得看清楚！”

食指撤离扳机 —— 扣上保险 —— 放下武器 —— 跨回摩托 —— 向前推进十五码。

我们倒抽凉气。那是辆停在路边的旅行车，反光来自驾驶座后方后窗 —— 那个趴在方向盘上酣睡的男人。若在原先距离开枪，子弹必将贯穿他的头颅。我第一个念头是“感谢上帝！”站在路中央的我因肾上腺素冲击而浑身颤抖，想想这场险些酿成的惨剧就一阵后怕。

你能想象我右手食指那多出的八分之一英寸移动会如何改变我的一生吗？更别提对他造成的影响了。那时我才二十岁。最可怕的是，我清楚自己离扣动扳机有多近。我知道自己本可以选择开枪。我不明白的是上帝如何阻止了我 —— 但我确信，他的计划并非让我射杀那个人，而是要我领悟某些重大教训，并继续践行他为我人生所定的计划。

上帝至高无上，万物皆按他的计划运行。我们的选择在不受强迫且完全自主的意义上是自由的。但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无需破坏这种自主性，也能使他的计划和旨意得以实现 —— 对此我满怀敬畏。

当耶稣降世时，他的生命早在创世之前就已规划。耶稣深知自己是诗篇第 2 篇中的基督、撒母耳记下第 7 章中上帝的儿子、但以理书第 7 章的人子，也是以赛亚书 52-53 章受苦的仆人。他多少次向门徒解释这些，他们却总不明白（可 8:31； 9:12,31-32； 10:33-34 ）！五旬节那天 —— 即耶稣复活七周后 —— 彼得站起来向众人宣讲时宣告：耶稣之死是照着「神所定的旨意」，而「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徒 2:23 ）。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 2:10 ）。

与耶稣不同，我们未曾立于天廷，也未曾预先得见上帝的计划。我们不存在于大地奠立之前。但我们知晓他曾在那里，且他为我们所定的计划是为了所有信他之人的益处（罗8:28 ），并最终是为了他的荣耀（罗8:17-18； 林前10:31； 林后 4:17 ）：

>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弗 1:11-12 ）。

2. 关乎得救信心的完整性

得救的信心是持守到底的信心。“因为凡从　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约一 5:4 ）。

3. 关乎在试探面前坚守上帝对我们见证的

这意味着要战胜诱惑。意味着不向世俗屈服，不接受那些要我们靠行为赚取救赎之人的指控。

>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

上帝称约伯为完全正直（伯1:8 ）。他论到耶稣时说这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太 3:17 ； 17:5 ； 赛42:1 ）。他在众天军面前宣告：凡悔改信靠耶稣的人都被称为义且圣洁。我们有他的应许为证。这应许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7–39 ）

4. 关乎在天上有一位代求者

约伯和我们一样，需要有人在上帝的宝座前为他陈明案情、申辩清白 —— 一位中保与辩护者。耶稣以自己无罪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升天后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里作为我们的代表元首和中保显现（徒 1:9 ； 启 12:5 ）。撒旦对我们的控告已连同撒旦及其使者被逐出法庭（路 10:18 ； 启12:7-9 ）。从法律意义上说，我们已被宣告为义，并且只要耶稣坐在那宝座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称义。没有人能上到天上改变这件事。

对约伯而言，这是一种他相信必然存在的逻辑需要；而对我们而言，这是源于历史中一个真实行动所带来的活生生的事实 —— 正如司提反在被恶人杀害时亲眼所见（徒 7:54-56 ）。

即便我们犯罪、以行为否定信仰，耶稣也已为此付上代价。所以约翰告诉我们：『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 2:1 ）。

5. 关乎忍受肉体的苦难

约伯与耶稣所受苦难中，肉身的折磨或许是我们视角下他们生命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这预备我们面对肉体试炼，也警示我们：身处尘世、带着肉体，意味着我们无法幸免这类苦难（但 7:21-22 ；启 13:7 ）。因此我们聚焦于复活盼望与身体得赎的应许，何等切慕那日来临（启 6:10 ）！

6. 关乎背叛与伤害

当约伯独自坐在炉灰中，耶稣独自在十字架上哭泣时，我们明白自己也会遭遇这样的时刻 —— 周围所有人都嘲笑或指控我们。跟随基督意味着逆着我们所出生的社会潮流而行，这将不可避免地冒犯我们所深爱的人，也被他们所冒犯。对约伯而言，是妻子和朋友；对耶稣而言，是他的兄弟、十二门徒之一、以色列遗民的领袖和长老，甚至包括曾经拥护他的群众。

7. 关乎在应对仇敌时要有智慧

约伯陷入漫长的辩论。耶稣用比喻教导，使敌人困惑。在审判者面前，

他沉默不语。我们同样被呼召要智慧且勇敢地传讲福音，时刻准备承认并捍卫它，同时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指控的把柄（彼得前书）。

8. 关键在于向天父倾心吐意

约伯与耶稣情感之强烈告诉我们，做基督徒并非斯多葛式的忍耐。我们的情绪当与上帝共鸣 —— 他笑，我们欢笑；他哭，我们哀恸；他怒，我们亦可同怒。效法上帝不仅是外在形似，更要将思想情感与他对齐，并像坐在天父膝上的孩童般，不顾体面与仪文，在祷告中将这一切感受倾注于他，紧紧抓住他，如同抓住生命至宝。

>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 5:7-8 ）

9. 关于知晓终极正义必将伸张

无论我们失去什么，都将失而复得且加倍补偿 —— 约伯得到的便是双倍。耶稣所得的嗣业，是所有将来得救的人和亚当所失去的国度。一切罪孽终受惩处，所有不公皆得纠正。因此我们尽可静候那日，全地的审判者归来，将万物置于他的公庭之下。

>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 19:29 ）

10. 这一切都值得

但还有另一件事需要我们思考。

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或许会疑惑并期盼耶稣快些降临，终结苦难与不公，带来荣耀的新创造。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在他被流放的拔摩岛上，写信给当时受逼迫的教会。他描绘了那些因信仰被杀的圣徒灵魂 ——他们仿佛被献为燔祭，坐在天上祭坛的灰烬中,坐在他们的炉灰上

> 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启 6:10 ）

在书的末尾他写道：“ 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 22:20 ）但我们真的希望耶稣今天就来临吗？

每位信徒都如同使徒保罗（腓 1:23-24 ）一般被两种渴望撕扯。一方面，我们渴慕荣耀 —— 渴望复活、新天新地，与所爱所念之人重逢。但另一方面 ……

你认识并深爱的那些人中，有谁至今仍未认识基督？若耶稣今日就再来终结苦难，无数人将永远失去听闻福音得救的机会。让我们稍作停顿：我们的家人呢？父母？儿女？孙辈？兄弟姊妹？

多年前，我曾与一位敬虔的老圣徒促膝长谈，他曾在悉尼的摩尔神学院任教。我们聊起各自归信的经历。这位深谙苦难的智者，经历过约伯般的试炼。他告诉我，

当他成为一名基督徒时，他给远在英格兰的祖父写了一封信 ——他知道祖父是信徒，却从未谋面。祖父立刻回信，显然欣喜若狂，并告诉布鲁斯自从得知他母亲怀孕的消息后，自己每天都在为他的归信祷告！

几年前，我妻子前往温哥华参加家族聚会。约两百人聚集在西三一大学 —— 全是帕特曾祖父的后裔。聚会上出现了一位四十多岁、与所有人素不相识的男子。他成为基督徒后，通过种种巧合发现自己有些信主的亲戚正在举办聚会，于是前来参加。当然，接待处要求每个人都佩戴标明家族分支的名牌。弄清身份后，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祖父。早在他（唐纳德）出生前，他的父亲就抛弃家庭，竭力远离福音。如今，这位抗拒福音之人的父亲与最终归信基督的孙子相见了 —— 这是何等奇妙的家族重聚！

我们在新约中得知自己是 “ 基督的身体 ”，保罗告诉我们：

>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 1:24 ）

“ 基督的苦难究竟还有什么缺欠？ ” 我们或许会问。当然，为我们的罪赎罪不再需要任何补充。我们确信那已完成。不，每位信徒都活在并忍受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藉着这样的受苦，是在为别人归向基督争取宝贵的时间。

使命尚未完成。在末日来临之前，仍有更多人需要听见福音。为此，这个堕落的世界必须继续维持其堕落状态。我们的身体将持续衰败，直至入土为安。战争饥荒、罪恶迫害仍将持续，因为终止它们的唯一方式就是迎来审判之日，结束罪人仍可得救的恩典时代。

这正是基督徒受苦的原因。约伯如此。耶稣如此。他的身体 —— 教会 —— 也继续与所有罪人同受苦难，为要让更多人有机会听闻、悔改、得救。

>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 ）

正因如此，这一切都值得！

深入思考

1. 马太福音 16:24-25 在你的生活中如何体现?

2. 回顾并思考，通过你过去的选择，你如何看到上帝的计划逐步展开。这如何帮助你理解上帝的主权？它又如何帮助你应对当下并面对未来?

3. 哈巴谷先知的事奉正值耶路撒冷即将被巴比伦军队攻陷之前（参阅列王纪下24-25章；耶利米哀歌）。在面对如此惨烈的创伤时，约伯记的教导将如何帮助哈巴谷和当时的忠信之人挺过去？而这种帮助，又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哈巴谷书2章4节中所论及的救赎的信心呢?

4. 我们在基督里已被分别为圣并称义的事实，如何帮助我们处理我们仍会做出的罪恶选择呢?

5. 列一份名单，每天为你最亲近之人的归信祷告。让这个受苦世界的现实给你的祷告带来紧迫感。

附录 A

约伯的义

在圣经的启示中，或许最难领会的概念莫过于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按上帝的形象被造，正义的概念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本性中。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我们知晓并在情感上强烈认同这一理念：善行应得奖赏，而邪恶行为当受惩罚。即便是我们西方世俗化、后现代思潮盛行的世界中高度发达且精细的论述，也未能从我们心灵中抹去对正义的这种热忱。

因此，当我们读到某位远古族长被上帝判定为“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创 6:9），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伯 1:8）时，我们下意识的理解是这些人从出生起就过着完全公义的生活。但随后我们提醒自己，所有人都生在罪中，因亚当的堕落而生为与上帝为敌的受损者（创 6:5；罗 3:23；5:12-21 等）。或许这些义人族长因生活比其他所有人都显著虔诚，从而赢得了上帝的认可，不再被视为罪人。但这又如何与圣经其他部分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相协调呢？

“ 因信称义 ” 如何在挪亚、亚伯拉罕和约伯等古代先祖身上运作?

此刻我们深切意识到，若将新约中关于 “ 替代性赎罪 ” 或 “ 因信称义 ” 等概念的详尽阐释强加于先祖们的思想体系，将会面临巨大困难。约伯记中除 31:33 提及亚当（参创 3:10 ）及可能隐含的 31:40 （参创3:17-18 ; 4:11-12 ）外，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存在对圣经其余部分所述救赎历史的先验认知。

这种印象因约伯记对约伯虔诚生活方式与智慧的高度强调而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与约伯的朋友们类似，习惯于虔诚恭敬祷告交谈方式的读者会震惊于约伯言语的毫无节制与直面冲突 —— 不仅针对朋友，尤其当他向上帝发声或论及上帝时。这位最初唤起悲悯与同情的古老人物，在其演说中迅速转变为充满挑战性与冒犯意味的角色，言语如纯醋无蜜。因此当他开启约伯 27 章的长篇独白时，虔诚的听众很容易转而认同三友立场，判定约伯是自招灾祸的极恶不虔之徒。

为了维持对约伯苦难的某种理解，读者就必须回溯并处理前两章的内容，尤其要面对上帝和叙述者一再重申的断言——约伯确然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参伯1:1）。一种试图解释这种困难的论调是，完全依靠武断地宣称（且没有任何外部证据支持），约伯记的前两章是后来才被拙劣地、不成功地嫁接到原始“民间故事”上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诠释整本书。

根据这种观点，约伯本质上是一个罪人，他只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辩论，乃至上帝的直接干预，才最终被引向了悔改。

然而，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原罪的概念，首要问题便是理解为何上帝及叙述者一开始就宣告约伯是 ‘ 完全正直的人 ’ 。这仅仅是相对评价吗？换言之，这是否仅是对约伯生活方式与他人比较的陈述？若是如此，本书便忽略了上帝绝对公义标准的问题。作者届时将把自己局限于神义论的范畴，即：上帝为何允许像约伯这样一位典范人物遭受如此可怕的苦难？当然，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1:8 中关于约伯的表述出自上帝之口，是在天庭法庭的正式场合宣告的，与以赛亚书 42:1 和马太福音 3:17 的用语惊人相似。这显然超越了约伯同侪对其生活方式的相对评价，而是上帝从天上宝座发出的对约伯的至高评价。

若约伯确为义人，那么另一种处理方式是我们无需纠结救恩如何运作或摩西律法启示前人们需信什么。相反，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先祖对救恩之道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单纯地信靠上帝，相信他会在他自己的至善时机中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因此，约伯对上帝的信靠可能并无具体教义内涵，仅是相信上帝会匡正万物。但随后约伯又言及自己信靠了『圣者的言语』（约伯记6:10 ）。

在犹太传统对先祖的诠释史中，《禧年书》作者（约公元前 175-165 年）的解读方式颇值得玩味。这位作者认为若不行摩西律法，便无公义可言。此外，因他信奉一位绝对一致且有序的神，故而认定

摩西律法在创世之前就已颁布。因此，他详细描述了先祖们如何按照正确的历法和条例遵守献祭、节期等，从而得救。这位作者属于比法利赛派更为极端的教派。他们相信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取决于是否成为“律法的践行者”（1QpHab 7:11；8:1；12:4；4Q171 f1_10ii:14）。

新约同样确认，在先祖时期人们就已得救并蒙上帝称义。在创世记中，我们读到有少数人被上帝亲自宣告为“义人”或“无可指摘”，或“与神同行”。显然，其他接受圣约应许的人也蒙上帝喜悦，我们还能找到许多例子表明这一时期上帝恩典的广施。

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最明确的指引，说明我们应如何理解先祖们得救的过程。具体而言，我们被告知：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希伯来书 11:1-2）

这句简单的陈述告诉我们，当我们发现上帝宣告某位先祖“得蒙悦纳”时，这种悦纳是通过先祖的信心赐予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进一步告诉我们，这种信心并非空洞的信念——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相反，我们被告知，其核心内容是“基督”：

>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 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

> 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希伯来书 11:24-26，强调为后加）

但他们所知的 “ 基督 ” 究竟是什么？弥赛亚的概念只是理解耶稣其人其工的众多方式之一。这些概念（人子、受苦的仆人、女人的后裔等）将在多个世纪中通过众多人物和多种方法逐步揭示并阐明（来1:1-2 ）。

我们将约伯记 31:33 、 40 视为明确支持我们假设的经文 —— 约伯至少以某种形式对创世记 1-11 章描述的事件有所认知。同时必须严肃看待约伯记作为圣经正典的事实，对其解读需受此语境约束。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约伯的义必然源于他对上帝救主应许的信心，正如创世记 3:15 所表达的，无论这应许以何种形式传递给他，也无论他还接受了哪些补充信息。无论他对救赎历史了解多少，约伯显然是在具体而明确地持守上帝的某个应许或确据（伯 6:10 ）。在约伯记 38 章之前，并无记载显示上帝曾直接向约伯说话或差遣天使造访。因此他所笃信不疑的 “ 圣者的言语 ”，必然是某种形式的原始福音应许在他生命中的传承。他的信仰具有实质内容（ “ 言语 ” ），而非仅是 “ 黑暗中的口哨 ” 式空想。在某个时刻，他确信上帝已赐下恩典的应许，并可以全然笃定地倚靠这些话语。我们视此为恩典而非行为的应许，因约伯在其他经文中明确承认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上帝已经赦免了他。他的朋友们则否认他已经蒙赦免。约伯偶尔也会将

这些案件陈明于上帝，求上帝对此事发言。但他从未声称自己从未犯罪（伯7:21 ）。

因此，约伯记被理解为讲述了一个与亚伯拉罕、挪亚及许多其他人一样，因信靠福音应许而称义之人的故事。如此，他向我们这些今日可能因信称义之人发出响亮的声音 —— 我们的信仰内容包含了整本正典的圣经，以及那些亲眼目睹上帝信守约伯从未否认的应许的目击者的书面见证。

附录 B

撒旦

当我们翻开约伯记开始阅读时，会发现撒但竟然身处天上，这令人颇感震惊。在教会和课堂中，当我们翻开约伯记时，几乎所有人都持有一种信念：撒旦本是天堂中的天使，试图对上帝发动某种叛乱后被被逐出天上，而后才进入伊甸园诱惑亚当夏娃。人们普遍认为圣经中关于撒旦的丰富信息，与实际寥寥无几的记载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撒旦在旧约中可能仅出现于三处 —— 创世记3 章（且直到启示录12:9 才明确其身份）、约伯记1-2 章以及《撒迦利亚书》 3:1-5。

旧约中 “ 撒旦 ” 从未像新约那样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它始终是希伯来语中的普通名词（甚至动词），指代某种职位或功能，意为 “ 敌对者 ”。多数情况下该职能由人类执行，其中一次竟由耶和华的使者履行！

从上帝启示的开端着手，并跟随他逐步揭示更多信息的路径来梳理此类重要主题的信息，始终是个明智之举。这样，当我们读到新约时，才能真正领会那里的教导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有时我们对新约的了解会让我们误以为旧约时代的人们知晓某些事，实则他们并未掌握那些信息。

我们对撒旦的认知也被几个世纪以来文化中滋生的神话故事所遮蔽 —— 那些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用想象填补了他们对罪与恶之灵界认知的空白。至少在西方，这些神话传说是圣经素材与古老异教迷信及恐惧的有趣混合体。

因此我们从旧约中已知的内容开始。

希伯来文“撒但”（satan）一词的意思是对头、反对者或敌人。在法律环境中，它会指代检控人或控告者。在整本旧约中，我们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对头或敌人。

当大卫躲避扫罗时，他曾投奔非利士人，并一度作为雇佣军活动。最终，非利士人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与以色列的战争引发了对大卫忠诚度的质疑 —— 他及其部下是否该与非利士人一同攻打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他值得信任吗？非利士指挥官之一的亚吉信任大卫，希望他参战，但其他指挥官拒绝了。于是我们读到：

> 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粗体为本文所加）**。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和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 （撒上29:4 ）

此处“satan”一词被译为“敌人”。大卫不愿杀害以色列人，因此他们合理怀疑他可能转而攻击非利士人。此处“satan”一词亦可译为“对头”。

类似地，在撒母耳记下19:22 中，大卫与反对他宽恕示每决定的亚比筛和洗鲁雅的儿子们发生冲突。面对他们要求处死示每的呼声，大卫回应道：

> “大卫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作以色列的王吗？”” （撒下19:22）

后来所罗门继位时，他写信给推罗王希兰，告知撒旦赐予他太平盛世：

> “现在耶和华—我的 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王上5:4）

然而，在所罗门统治末期，随着他的背信行为愈演愈烈：

> 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作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王上11:14）
>
>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作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琐巴王哈大底谢。（11:23）
>
> 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作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作了亚兰人的王。（11:25）

这些 “ 撒旦 ”（希伯来原文） 是指那些与所罗门争战的列国君王。

大卫写下诗篇 109 篇，作为对那些用谎言和仇恨言语攻击他之人的控诉。在这首令人联想到约伯遭遇的诗歌中，大卫呼求撒旦帮助他，拯救他脱离这些对他恶语相向之人。这些人在大卫眼中就是 “ 撒旦 ”—— 他们是 “ 控告者 ”，是 “ 说恶言 ” 攻击他生命的（注意 20 节、 29 节中使用的复数形式）：

> 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诗 109:6 ）

> 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诗109:20 ）

> 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诗109:29 ）

“ 撒旦 ” 一词最引人注目的用法或许出现在民数记22:22、 32 中，那里上帝自己以 “耶和华的使者 ” 之形像充当 “ 撒旦 ”，阻挡假先知巴兰的去路。在此上下文中，该词仅意为 “ 敌对者 ”。巴兰正骑着驴子前往为摩押人预言，先是耶和华的使者手持利剑拦在路上。当驴子转向路旁的葡萄园时，耶和华的使者再次阻挡其去路，这次立于葡萄藤之间使其无路可绕。此处耶和华的使者作为 “ 撒旦 ” 或巴兰的敌对者而立：

>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敌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民22:22 ）

>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敌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民数记 22:32 ）

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耶稣在马太福音 16:23 中对彼得说的话：

>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彼得无权在耶稣顺服父神前行时阻挡他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该反对上帝和他的计划。彼得在此对耶稣所做的，正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所做的 —— 他成了主的‘撒但’（敌对者）。

另一组有趣的经文段落是将撒母耳记下 24:1 与历代志上 21:1 进行对比。若我们将这两段经文并列呈现，便能清晰地看出将新约中撒旦形象回溯解读至这些经文所产生的问题：

>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撒下 24:1 ）

>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代上 21:1 ）

在撒母耳记下中，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怒气激发了大卫统计以色列人口的行为。“ 统计以色列人 ” 意味着强制服役制度的推行，无论是作为为君王效力的劳役形式（如所罗门和罗波安后来所要求的），还是此处所指的兵役。根据上帝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上帝为以色列征战，他们凭信心而非军事优势得胜。因此以色列军队本质上是志愿军。大卫建立强制兵役制度，实则是背弃了主及其应许。对比这两处记载，神学问题在于：耶和华是在试探大卫，还是在引诱大卫犯罪？在历代志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中，一个未被指明、未被确认身份的“对头”站起来抵挡大卫，大卫因此下令数点百姓。如果我们按撒母耳记下24:1的字面意思来看，是以色列人以某种方式违背了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以致于上帝向他们发怒。在约的咒诅中（参利未记26:17；申命记28:25），上帝应许他要使周围的邦国成为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必在战争中被击败。因此，上帝对以色列所行的事，激发了大卫下令征召服役。然而，在历代志作者的记述中，并没有提及主对以色列所行的事。历代志作者的关注点在于赦免和恩典的可能性。他一贯避免重提以色列的罪咎。因此，他只是简单地陈述说，“一个敌人/一个撒但”起来抵挡以色列，大卫随即下令数点。此处的 “ 撒但 / 敌对者或敌人 ” 与前述经文中的概念一脉相承。

“ 撒但 ” 一词在这些经文中也作为动词出现：

> 那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追求良善。（诗38:20 ）

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诗71:13 ）

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 (诗 109:4)

旧约中仅有两处明确提到 “ 撒但 ”，字面意为 “ 那控告者 ” —— 即约伯记 1-2 章和撒迦利亚书 3:1-5。这两段经文中的 “ 撒但 ” 均非人类，而是作为上帝子民的控告者或检控官出现。此处的 “ 撒但 ” 未被具名或明确身份，仅是担任该职分的存在。根据后续启示，我们可以确信这两处经文中的 “ 那控告者 ” 就是新约中的 “ 撒但 ” 或 “ 魔鬼 ”。

耐人寻味且略带困惑的是，这两段经文中的 “ 那控告者 ” 并未被正式引介。两位作者都预设读者知晓其身份。直到启示录 12:9 才将其与创世记 3 章中诱惑夏娃和亚当的蛇联系起来 —— 但这一关联确凿无疑。至此，旧约中关于此事的明确信息已基本完整。我们需等待新约将拼图剩余部分补全 —— 或者说，上帝愿意向我们揭示的部分，这似乎远比大多数人期望知道的要少得多。

使我们对约伯的理解复杂化的是这样一种普遍认知：以赛亚书 14:3–23 和以西结书 28:1–19 讲述了撒旦堕落犯罪的经过。

针对这种理解，我们需要指出以下几点：

这两段经文都是针对曾与以色列为敌的某国君王发出的预言 —— 以赛亚书 14:2–23 是对巴比伦王的 “ 讥讽 ”，而以西结书 28:1–19则是针对

针对推罗王的长篇预言的一部分。在这两处经文中，这些预言都穿插在一系列针对以色列众多敌国的类似预言之中：包括巴比伦、摩押、大马士革、古实、埃及、推罗及全地（以赛亚书13-24章），以及亚扪、摩押、以东、推罗、西顿、埃及和亚述（以西结书25-32章）。

两段经文中，君王自称是神的狂妄之言都与他人性本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 他不过是个与众人无异的凡人，终将坠入阴间，等待蛆虫啃噬其躯体（赛14:11,16, 20-22；结28:2,9-10,17-18）。

这些赋予君王神性称号的表述，与古代近东乃至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皇帝等众多统治者自封的头衔如出一辙。因此，将这些头衔加诸于这些君王身上，并以此作为“嘲讽”，是一种讽刺和反讽的运用——这是与他们的倾覆相一致的审判，是对他们被军事击败、遭受肉体死亡时，其僭越主张被公开驳斥的审判。将推罗描述为“神之园中的伊甸”，将推罗王描述为“受膏遮蔽的基路伯，在神的山上”，这与推罗的地理位置（参创世记2:10–14），以及作为以航运和导航为基础的贸易帝国中心的推罗城所拥有的财富与荣耀是吻合的（参以西结书28:2, 4–5, 8, 16, 18中关于海洋贸易的论述）。这座建于地峡上的城市曾被认为坚不可摧。正如伊甸园，无人能强行攻入 —— 直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现。

无论这些预言中有哪些词句可能让我们联想到已知的撒旦形象，上下文都明确表明作者并非此意，他所指的是真实的人类君王，而非不属人类的灵体撒旦。尽管我们知识上存在诸多空白，但强行利用这些经文来填补（关于撒但堕落的）空白，其代价是割裂文本的整体

性，使得一部分内容被用来谈论撒但，而另一部分内容则只能回归其原始的语境。

因此，我们虽不知撒旦从何而来，但确知他是上帝所造，且上帝统管并掌控他的一切作为。我们或许急于为上帝辩护，驳斥关于上帝需为邪恶及世间罪孽的出现与蔓延负责的指控。圣经作者们其实已提出这个问题，而答案始终如一 —— 我们还能指望上帝向谁交代他的作为呢？若指控上帝需为邪恶负责，他又该向谁负责？从上帝在约伯记38-41 章对约伯的质问，到保罗在罗马书 9:20 的论述 ——" 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 这道理显而易见。我们反而要欢欣，因所见之恶及其引发的苦难，并非上帝与撒旦角力后的战场残迹，亦非 " 自然 " 无意义无目的的现象。我们欢欣因上帝掌权，他使万事效力为要成就他的荣耀，全地之上帝必藉着他进入这苦难、替我们承担罪罚所完成的救赎之工，带来公义与和平。

附录 C

约伯最终悔改了吗?

在阅读约伯记时，最令人困惑和难以解决的难题，莫过于约伯在42章6节的临终之言。在和合本圣经中，这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读者在阅读约伯记1-2 章的开篇叙述后，会期待约伯在书末得到伸冤，而若直接跳读 42:7-17，确实如此。然而，在通读过程中，我们挣扎于约伯在第3至31章中对主时而流露出的言论。接着，我们惊讶甚至震惊地看到，主在第38至41章中对约伯说话，似乎完全没有回答约伯的提问。随后 42:6 节出现，约伯似乎作出了某种撤回与认错的表态。更令人困惑的是，上帝紧接着两次对以利法宣告：“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42:7，参第 11 节）。

我们不禁要问，约伯究竟做对了什么。他又为何感到需要收回某些言论，以及他犯了什么罪需要忏悔?

当我们转向约伯记42:6 时，经文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这使我们的难题更加深重。保守派福音派学者传统上会对约伯的论点内容（即上帝所称许为“对的”部分）与他与主说话的方式进行区分，并认为约伯在此处收回和悔改的，只是他与主说话和论及主时的态度。然而，这种解释的后果是：任由每位读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对虔诚、祷告及适当言辞的理解来界定约伯的过分之处。

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找出约伯所说的许多话，这些话在信徒的口中听起来至少是过分或不合宜的。例如，约伯在7:17–21的哀叹，与诗篇51篇（典型的认罪诗篇）形成了显著的对比。当神质问约伯“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40:8）时，我们或许会认同神的立场。当然，我们可能会认为约伯在 9:22-24 中正是这样做的。无可否认，当约伯在 19:6宣称‘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时，他确实越界了。

因此，表面看来，要找出约伯应当收回并为之悔改的事似乎相对容易。问题在于，上帝却肯定约伯所说的话是正确的。

当我们回顾这些言论并深思时，会发现约伯的话实际上与耶和华的话完全一致。因此约伯可以说：“*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9:17）；而上帝曾对撒旦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2:3）。根据约伯记的叙述，约伯无从知晓耶和华与撒旦在天庭中的对话。

约伯出于对“圣者之言”信仰的逻辑必然性，正确地为自己得出了上帝用来反驳撒旦指控的结论。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且极其危险的概念。上帝是否真的做错了什么？上帝是否向撒旦承认自己对约伯做错了事？如果我们对天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我们与约伯的朋友们一样，会轻易断定约伯是在亵渎神明。但在这卷书的开头与结尾，上帝亲自作出断言，并为约伯如此发言辩护。加诸约伯的一切是“无故的”。

在急于为上帝辩护、反驳约伯的过程中，他的朋友们——或许也包括我们这些读者——过于专注于此任务，以致忽略了重点，最终与约伯的朋友们一同静默站立，心神震颤，无疑对这位我们所面对的上帝充满敬畏。

若转而审视上帝对约伯的发言，我们会发现，在大量强调创造者与被造物差异的段落中，有一小部分质问听起来像是对错误的严厉指控；上帝如此质问他：

>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38:2-3）

>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 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40:2）

>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40:7-8）

细究之下，我们发现这些指控恰恰是友人们在辩论中一直对约伯提出的。

尽管约伯曾坚称上帝“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12:22），以利法却指责他说上帝不能

“看透幽暗”，而“密云将他遮盖”（22:13-14）。事实上，正是这些朋友们夸大了上帝在天上的至高地位，并扭曲了这一形象，以至于仿佛他完全不关心世间现实。

约伯一直恳求上帝教导他并回应他的呼求和疑问（10:2b；13:22-23；23:5），而正是他提出无人能教导上帝的观点（21:22）。相反，约伯说人们可以从鱼或鸟那里学到他朋友们所说的一切（12:7-8）。约伯本人则充满疑问而非答案。年轻的以利户站出来声称自己拥有所有答案（33:12, 33；36:4）。

约伯并未指责上帝（参 10:3, 7）。他处于极度矛盾中，既坚持上帝与自己的公义，并寻求这两者的伸冤（约伯记 27 章）。反倒是那些朋友们在指责约伯。他们声称，如果约伯坚持说上帝降下这苦难是无故的，那么这必然就构成了对上帝不公的指控（8:3；15:4,13, 25）。

约伯确实曾想与上帝“争辩”，并将他的案件呈到上帝的宝座前。约伯希望是上帝而非那些朋友来听他的申诉，在他与对手之间作出裁决（约伯记 31:35）。反倒是那些朋友试图代表上帝与约伯争辩（13:8），他们曲解了上帝（13:7）。上帝在 40:2 对约伯说的话，概括了约伯在 13 章中对那些朋友的指控。

正如约伯记 40:8 所示，问题在于约伯是否称义。约伯从未主张为了使他称义，必须废除上帝的审判，或者上帝因对他不公而该受谴责。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朋友们却将上帝描绘成完全不关心约伯义行的形象（22:3），并声称人类的罪性是我们受造本性中固有的（15:14；25:4）。以利户错误地指控约伯说：“你的公义胜于　神的公义”（35:2）。

上帝对约伯的指控，实质上总结了朋友们在整场辩论中对他的一切指责。然而上帝即将宣告这些朋友所言不义，而约伯反倒说了正确的话。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上帝的发言实际上是一记最直面的斥责，其目标并非约伯，而是他的朋友们。他以令人敬畏的大能显现，并质问：『那么，是谁在此指控我有错，或试图为自己辩护？』这些指控从约伯身上戏剧性地转向他的朋友，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渐强音，将我们引向约伯记42:6 的高潮。

倘若约伯此刻承认所有指控并悔改，将彻底颠覆本书迄今为止的全部叙事方向与宗旨。而约伯实际所言却截然不同。

约伯记42:6 中的动词含义晦涩，可作多种解读。（译者注：此段所引用经文都为英文直译，以凸显作者对动词的辨析）第一个动词在没有直接宾语时，意为『融化』或『消解』；如约伯记7:5 描述约伯的皮肤『溃烂』，7:16 说他『 [衰败] 如虫』。在诗篇 58:7 中，诗人写道：『愿他们消融如水流逝。』约伯多次演练自己若站在上帝面前将如何回应。他说仅仅想到见上帝，『我心在我里面消化！』因此对于约伯记 42:6，我们或许更应理解约伯的话语是在表达某种压倒性的敬畏之情。

第二个动词在 NASB 译本中被译为 “ 悔改 ”，带有悲伤与哀痛的意味，亦可解作 “ 自我安慰 ” 或 “ 得安慰 ”。以同一词表达的 “ 安慰 ” 是约伯记的重要主题（ 2:11 ； 7:13 ； 16:2 ； 21:34 ； 29:25 ； 以及近上下文中的 42:11 ）。在旧约其他经文中，我们看到以撒在母亲去世后得安慰（创 24:67 ），犹大在丧妻后寻得慰藉（创 38:12 ），以及大卫因暗嫩之死获得安慰（撒下 13:39 ）。而诗篇 77:3 中的诗人则拒绝接受安慰，就如同

耶利米书31:15 所记载的拉结不愿为她儿女接受安慰（参看结 14:22 ； 32:31 ）。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约伯并未悔改。相反，是应约伯请求显现的、可见的耶和华临在给他带来了安慰。约伯相信这就是那位曾亲口宣告自己在他眼中为义且无可指摘的地方。这样的回应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若约伯有错而指控属实，那就根本不存在救赎、福音与任何盼望了。正如门徒对耶稣所言：「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 6:68 ）。与众多学者观点一致，我们注意到约伯记19:27 的平行经文，故将42:5-6 译为：

约伯记 19:27	约伯记 42:5–6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 在亲眼看见你。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因此我融化 / 溶解， 我在尘土与炉灰上[或 因这尘土与炉灰] 得安慰。

这种对经文的理解与武加大译本之前诸版本（包括七十士译本和 11Q 塔古姆约伯记）的记载相符。

对 “ 尘土与炉灰 ” 的提及可能描述了约伯的处境。结合创世记18:27 （参看伯 30:19 ），更有可能是指他的必死性。

在书的结尾，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挣扎的认识：约伯的受苦终究是 “ 无故的 ”。值得注意的是，被译为 “ 无故 ” 的这个词是表示 “ 恩典 ” 的同一词的副词形式。约伯的受苦是无故的 , 或无端的，因为他受苦的缘由或根基并非源于他自身或他所行的任何事。同样，我们的救赎也是白白的 —— 恩典的产物 —— 因为它同样不基于我们，或我们所行的任何事。一个罪人因恩典得救，

以及一个义人无故受苦，这二者所构成的令人震惊的悖论，正是同一块‘绊脚石’。我们面对的并非不道德的上帝或漠视道德的上帝，而是恩典之上帝。

我们无需急于将上帝从误解中解救出来。约伯记教导我们，不如单纯持守福音。

因此，无论身处何方，凭着信心，我们攀上天父的膝头，怀着敬畏与惊叹仰望世界的创造主。我们知道他正是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施予恩典与怜悯的那一位。我们知道他不受任何受造物的问责，更遑论这些蒙恩之器。我们也深知，在他永不改变的爱中，当我们向他倾心吐意时，他必垂听。

附录 D

呈现约伯记

约伯记非常适合以分段形式的广播剧或戏剧朗诵来呈现。鉴于作品篇幅较长，通常适合将其分章节连载，例如在一系列布道或研究中。若时间有限，通过精心挑选各段演讲部分，约伯记也适合以单次精简版形式呈现。以下建议旨在协助筹备此类呈现。虽然戏剧化演绎可能有趣，但需警惕过度追求“趣味性”。若处理得当，约伯记的戏剧化演绎应引发观众对议题实质的争论与投入，而非被表演分散注意力。因此，避免过度戏剧化至关重要。

剧中人物（按出场顺序）

旁白——一位标准的广播新闻播音员。

耶和华——一个来自舞台侧（或幕后）的男声。

撒旦——兼具律师和间谍气质。想象一位“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但他正在策划推翻雇佣他的政府，执行自己的阴谋。

报信者 1、2、3——十四岁以上的男性；他们是本地人，与牛、驴、羊或骆驼相处的时间远多于与人相处。现代对应角色介于奶牛场工人与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或其他农用机械操作员之间。

约伯——五十多岁，仪表堂堂，有教养，受过良好教育，社会阶层尊贵。

约伯的妻子——五十多岁的贵族女性。

以利法——与约伯年龄相仿或更年长；一个虔诚的人（Pietistic），大致相当于浸信会的执事、教会秘书、长老会监督（Elder）或圣公会教堂的教区执事（Churchwarden）。他最有可能是一位商人或贸易家，极度惧怕冲突。

比勒达——另一位绅士，但更像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对上帝惩罚不道德之人的前景感到陶醉和沉溺。

琐法——一个临床式的人物，他是逻辑家。他的神学是冷冰冰的，没有时间理会感伤。他表现得临床化且傲慢。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接近他形象的，就是那种将病人视为“肉块”的冷漠医疗人员的刻板印象。

以利户——一个年轻人，很可能是一名学生，充满自我知识和正义的义愤。他是一个“少壮派”（Young Turk），胸中燃烧着怒火——一心要向全世界传教，并坚信自己是对的，而其他所有人都是白痴。

延伸阅读

Andersen, Francis I. *Job: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76.

Atkinson, David. *The Message of Job*. The Bible Speaks Today.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91.

Clines, David J. A. *Job 1–20*.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7. Dallas: Word, 1989.

Dumbrell, William J. *The Faith of Israel: Its Expression in 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Leicester: Apollos, 1989.

Green, William Henry. *The Argument of the Book of Job Unfolded.* New York: Robert Carter and Bros., 1874. Reprint, Minneapolis: Klock & Klock, 1977.

Habel, Norman. *The Book of Job: A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Librar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5.

Hartley, John E. *The Book of Job*.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Jackson, David R. "Did Job Repent?" In J. Azize et al., eds., *Uncovering Assumptions* (forthcoming festschrift for Noel K. Weeks).

Janzen, J. Gerald. *Job*.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5.

Kline, Meredith G. "Job." In *The W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Chicago: Moody Press, 1962), 459–90.

Kuyper, Lester J. "The Repentance of Job," *Vetus Testamentum* 9 (1959): 91–94.

MacKenzie, Roderick A. F. "Purpose of the LORD Speeches in the Book of Job," *Biblica* 40 (1959): 435–45.

Moore, R. D. "The Integrity of Job,"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45 (1983): 17–31.

Morrow, William. "Consolation, Rejection, and Repentance in Job 42:6,"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5 (1986): 211–25.

Muenchow, Charles. "Dust and Dirt in Job 42:6,"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8 (1989): 597–611.

Newell, B. Lynn. "Job: Repentant or Rebelliou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46 (1984): 298–316.

O'Connor, Daniel J. "Job's Final Word—'I am consoled …' (42:6b),"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50 (1983): 181–97.

Parunak, H. Van Dyke. "A Semantic Survey of NHM," *Biblica* 56 (1975): 520–21.

Patrick, Dale. "The Translation of Job XLII 6," *Vetus Testamentum* 26 (1976): 369–71.

Pope, Marvin H. *Job: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The Anchor Bible Commentary 15.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1973.

Rowley, H. H. *Job: New Century Bible.*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70.

Scholnick, Sylvia Huberman. "The Meaning of Mispat in the Book of Job,"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1 (1982): 521–29.

Tilley, T. W. "God and the Silencing of Job," *Modern Theology* 5 (1989): 257–70.

Tsevat, Matitiahu.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of Job,"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37 (1966): 73–106.

Williams, James G. "'You Have Not Spoken Truth of Me,'—Mystery and Irony in Job,"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83 (1971): 231–55.

Wilson, Lindsay. *Protest and Faith in the Book of Job: An Holistic Reading.* Unpublished ThM thesis,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1991.

Wolfers, David. *Deep Things out of Darkness: The Book of Job.*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Wolters, Al. "A Child of Dust and Ashes (Job 42:6b),"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02 (1990): 116–19.

Zuckerman, Bruce. *Job the Silent: A Study in Historical Counterpo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注 释

第一章：约伯记导读

1 John E. Hartley, *The Book of Job*,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7, 引用了一部可追溯至公元前21 世纪的埃及作品，其结构与约伯记相似，包括开头和结尾的散文叙事，中间穿插九段对话。

2 关于约伯记这一方面的全面探讨， see Robert S. Fyall, *Now My Eyes Have Seen You: Images of Creation and Evil in the Book of Job*, New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ed. D. A. Carson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2).

3 See David J. A. Clines, *Job 1-20*,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7 (Dallas: Word, 1989), 10-11.

第二章：天堂中的场景

1 Metallica, *Master of Puppets* (written by Ulrich, Burton, and Hammett; PolyGram, 1986).

2 See the discussion in Robert S. Fyall, *Now My Eyes Have Seen You: Images of Creation and Evil in the Book of Job*, New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ed. D. A. Carson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2).

第三章：问题

1 John E. Hartley, *The Book of Job*,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73, and n. 12.

2 Francis I. Andersen, *Job: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76), 85.

3　多数译本将撒旦的言语译为“当面咒骂你”（伯1:11）。然而，该处以及伯1:11、2:5、9所使用的希伯来原文，却是通常翻译为“祝福”的词汇。这些译本实在是以意译的方式掩盖了其间的微妙和反讽意味。在伯1:11和伯2:5中，撒旦实际说的是：“求你伸手，加害他一切所有的，/加害于他的骨头和他的肉身，他必当面祝福你。”这种语气，如果放在今天，后面会加上一句私语：“哈！说得跟真的一样”至于伯2:9，约伯的妻子只是告诉他“你祝福上帝，然后死去吧！”这可能反映了一种类似于安乐死的思维模式，如同说：“好了，好了，亲爱的。你已经保全了你的正直，现在躺下，向你的上帝祷告，然后死去吧。你就不会再痛苦了。”或者，这可能是一种恶毒地催促他了结一切的呼喊，比如：“所以你保有了你的正直，现在却在这里受苦。赶快结束它吧。去祝福上帝为你所做的这些‘美妙’之事吧，然后死去。这样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你所有的忧虑（你我皆解脱）。”

第四章：智慧的回应

1　John E. Hartley, *The Book of Job*,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77.

2据1996 年卡图姆巴复活节大会所述。该演讲的视频及音频记录可从以下地址获取。 Katoomba Christian Convention, P.O. Box 672, Seven Hills. 2147 Australia.

3　See David J. A. Clines, *Job 1-20*,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7 (Dallas: Word, 1989), 61.

4　同上., 50.

第五章：在沉默中呼求

1　See David J. A. Clines, *Job 1-20*,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7 (Dallas: Word, 1989), 64.

2　关于第一个术语sha’ag作动词的用法，另见结19:7 ；亚11:3 ；作名词的用法，见士14:5 ；伯37:4 ；诗22:14 ；38:9 ；74:4 ；104:21 ；赛5:29 ；耶2:15 ；25:30 ；51:38 ；结22:25 ；何11:10 ；珥4:16 ；摩1:2 ；3:4,8 ；番3:3 ；第二个术语‘anakhah 的用法，见诗31:10 ；赛35:10 ；51:11 ；耶45:3。

3　相关讨论见 Leon Morri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The English Text with Introduction, Exposition, and Note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555-58;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The Pilla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415-16.

4 See discussion in Clines, *Job 1-20*, 98.

第六章：紧持福音

1 我们顺带指出，那些被[称为“ 神学家”] 、共同制定《威斯敏斯特准则》的神学家们，曾撰写了一份名为《救赎知识总纲》（*The Sum of Saving Knowledge*） 的文件。他们困扰于一个人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得救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值得仔细研读。

2 See in this series Tremper Longman III, *Immanuel in Our Place* (Phillipsburg, N.J.: P&R, 2001), 1-24.

3 Phillip Adams and William Lane Craig, 2002, *“Absolute Reality?”* —

A Debate on the Existence and Relevance of God (video CD, Sydney University Evangelical Union, Box 58, Holme Building, Sydney University, NSW Australia 2006).

4 See John M. Frame, *No Other God: A Response to Open Theism* (Phillipsburg, N.J.: P&R, 2001).

第七章：最后坚守之人

1 David J. A. Clines, *Job 1-20*,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7 (Dallas: Word, 1989), 212.

第十三章：最终的答案

1 J. B. Phillips, *Your God Is Too* Small (London: Epworth, 1952).

2关于这些问题的有趣讨论，可参阅 see William Lane Craig, *Time and Eternity: Exploring God’s Relationship to Time* (Wheaton, Ill.: Crossway, 2001).

第十四章：恩上加恩

1 Kel Richards, *Forgiving Hitler: The Story of Kathy Diosy as told to Kel Richards* (Sydney: Matthias Media, 2002), 191.

2若想进一步阅读，我推荐Philip Yancey,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7).

3 Kefa Sempangi, *Reign of Terror, Reign of Love* (Tring, Hertfordshire: Lion, 1979); or the United States edition under the title *A Distant*

Grief: The Real Story Behind the Martyrdom of Christians in Uganda (Glendale, Calif.: Regal, 1979). 那些人在科法的祈祷结束前就离开了，后来他得知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帮助他和家人逃离乌干达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科法此后担任乌干达议会议员和内阁部长。如今，他重新担任非洲基金会的创始负责人，该基金会是一个致力于乌干达孤儿事工的基督教机构。访问

http://www.africa-foundation.org 获取更多信息。

经文索引

创世记

1—20
1–11—65, 67, 201
1:1—157
1:17—90
1:26–28—157
1:28—22, 176
3—22, 185, 203, 209
3:1–5—130
3:10—66, 198
3:10–14—210
3:15—9, 66, 201
3:17–18—198
4:11–12—198
4:26—67
5:29—58
6:1–4—19
6:5—185, 197
6:8—67
6:9—197
6:24—67
10—10
10:22—7
10:23—7
10:24—7
11:11–13—7
15:6—67
16—55
16:1–16—9
17:1—10
18—158
18:25—98
18:27—218
19—9
20:17—10
22–35—9
22:21—7
22:22—38
24:60—139
24:67—217
25:7—10
25:20—7
29:1—7
31:20—7
38:12—217
47:9—10

出埃及记

3:1—9
14:31—29
18—9
19–20—158
20:4–6—157
22:1–15—177–78
31:1–11—35
32:12—162
32:14—162
40:34–38—158

利未记

13:46—43
25:5–10—109
26:17—208

民数记

20:21—9
22:22—206, 207
22:32—206, 207
35—108, 109

申命记

2:8–9—919:6—108
19:12—10823:7—9
25:5–10—109
28:25—208

约书亚记

16:13–15—158
24:29—29

士师记

6:3—7
13:2–23—158
14:5—228n3
21:25—25

撒母耳记上

2:8–10—12922:3—9
29:4—204

撒母耳记下—208

7—109, 188
7:5—29
7:8—297:14—20
13:39—162, 217
19:22—205
24:1—207, 208

列王纪上

5:4—205
8:11—136
11:14—205
11:23—205
11:25—205
22:19—18

列王纪下

9:7—29
16—64
17:33—64

历代志上

21:1—207
21:15—162
22:9–10—20

约伯记

1—23
1–2—23, 198, 203, 209, 213
1:3—7, 8
1:4—17
1:5—10, 17
1:6—19
1:6–12—17, 21
1:6–2:7—130
1:7—164
1:7–8—28
1:8—29, 64, 189, 197
1:10—57
1:11—30, 40, 228n3
1:13–17—178
1:15, 17—8
1:19—8
1:20–21—39–40
1:20–22—39–40
1:21—44, 177
1:22—41
2:1—19
2:2—164
2:2–3—32
2:3—32, 164, 214
2:5—228n3
2:7—33, 41
2:8—41, 228n3
2:9—44–45
2:10—46
2:11—217
2:11–13—46
2:12—41
2:13—49
3—108
3–31—213
3:1—17
3:3–10—55
3:11–19—55
3:13—57
3:13, 17—105
3:17–19—57
3:20–26—55
3:23—57
3:24—50
3:25—52
3:26—58
4–31—75
4:2—78
4:3–4—78
4:4–5—77
4:5–6—78
4:6–7—137
4:7—78
4:8–11—78
4:10—50
4:12—43
4:12–16—78
4:17—80
4:18—80
4:19–21—80
5:1—78
5:2–8—78
5:9—79–80
5:10–17—80
5:17—179
5:17–26—80
5:25–27—179
6—77
6:2–3—68
6:2–4—67
6:10—66, 166, 199, 201
6:11—43
6:14–21—120–21
6:27—67, 122
7—77
7:4—41
7:5—41, 217
7:8–10—105–6
7:11—133
7:12—68
7:13—41, 217
7:16—217
7:16–19—67
7:17–19—91
7:17–21—214
7:20—88
7:20–21—68
7:21—68, 92, 93, 106, 202
8—77
8:2—82, 146
8:2–3—137
8:3—216
8:4—82
8:5–7—82
8:8–10—81
8:11–19—81
8:20–21—82
8:20–22—179
8:22—82
9–13—151
9:1–2—94
9:1–24—77
9:3—161
9:5–13—67
9:14–16—94
9:17—214
9:17–18—67
9:19–20—95
9:21—161, 163
9:21–24—68, 214
9:25–10:22—77
9:27—68
9:32–35—95–96
10:1–7—68

10:2—88
10:2b—216
10:3—91, 216
10:4–7—92, 161
10:7—67, 68, 216
10:8–12—93
10:8–13—68
10:14–17—92–93
10:18—68, 88, 91
10:20–22—106
11—77
11:2—147
11:2–3—131
11:2–6—82
11:6—83
11:7–12—83, 137
11:13–15—83
11:13–17—180
11:16–19—83
11:20—83
12:1–3—121
12:1–13:17—77
12:4—68
12:7–8—216
12:7–9—67, 121
12:10—67
12:13–25—67
12:22—215
13—216
13:2–11—122
13:3—93–94
13:5—132
13:7—216
13:8—216
13:13—132
13:15–16—68, 93–94
13:18–22—93–94
13:18–14:22—77
13:22–23—216
13:22–28—68
13:23–24—93
13:24—89
13:25—91
14–16—161
14:1–6—91
14:1–12—106–7
14:4—68
14:13–17—107–8
14:15—93
14:16–17—68
15—77
15:2—147
15:2–3—78
15:4—137, 216
15:4–6—80
15:7–16—78
15:9–10—78
15:11—78
15:12–13—80
15:13—216
15:14—216
15:14–16—80
15:15—80
15:17–19—78
15:20–35—80
15:25—216
15:27—78
15:35—147
16—108
16–17—109
16:1–6—77
16:2—217
16:2–3—147
16:6–16—67
16:7–17:16—77
16:16—42
16:17—68
16:18—108
16:18–21—96
16:19—68
16:21—68
16:22—109
17:1—109
17:1–8—67
17:9—68
17:15–16—110
18—77
18:2–4—81
18:6–21—82
18:21—81
19—77, 110
19:1–6—122
19:4–6—68
19:6—214
19:7–22—67
19:17—42, 45
19:20—42
19:20–22—122
19:23–24—110
19:25–27—179
19:25–29—110–11
19:27—218
19:28–29—166
20—77
20:2–3—82
20:4–29—83
21—77
21:1–6—122
21:6—42
21:10–12—68
21:13—112
21:13–14—67
21:17—68
21:21—112
21:22—112, 216
21:27—122
21:28–34—122
21:34—217
22—77
22:2–3—79–80
22:3—216
22:4—80
22:5–11—80
22:13–14—216
22:13–20—80
22:21—179
22:21–30—81
22:22—78
22:23—179
23–24—77
23:5—216
23:10—112
23:13–17—95
23:17—133
24:1—112
24:14—43
25—77

25:2–3—82
25:4—216
25:4–5—82
25:6—82
26:1–4—121
26:1–14—77
26:4–5—119
26:5—19, 112
26:5–14—67
27—198, 216
27–31—77
27:1–12—112
27:2–3—67
27:4–6—68
27:7–23—68
29:14—68
29:21–22—132
29:25—217
30:17–18—41
30:19—218
30:20—89
30:21–23—67
30:23—112
30:24–26—68
30:27—42
30:30—41
31:1–4—68
31:5–32—68
31:33—66, 88, 198, 201
31:35—89, 216
31:38–40—68
31:40—198, 201
32—75
32:1—131
32:1–5—145
32:2—148
32:12–14—149
32:15—131
32:17–20—146
32:18—146
33:3—149
33:4—150
33:6—150
33:7—150
33:9–11—151
33:12—216
33:13–15—150
33:16–18—150
33:23–25—150
33:26–28—150
33:29–30—151
33:33—216
34–37—151
34:8–9—151
34:21–25—151
34:24–30—151
34:34—149
35:1–3—151
35:2—216
35:6–8—151
36:4—148, 216
36:5–6—151
36:7—151
36:11—151
36:12–16—152
36:17—151
36:18–23—152
36:24–37:24—152
37:4—228n3
37:16—148
38—201
38:1—156
38:2—163
38:2–3—159, 215
38:4—167
38:7—20
38:12—167
38:21—163
38–41—18, 211, 213
40:1–2—159
40:2—215, 216
40:3–5—160
40:7–8—215
40:8—164, 214, 216
40:12–14—165
42:5–6—165, 218
42:6—160, 161, 163, 213, 214, 216, 217
42:7—65, 160, 164, 213
42:7–8—7, 101, 166
42:7–9—161, 172
42:7–17—213
42:8–9—10
42:10—177
42:10–11—174
42:11—162, 213, 217
42:12–17—45, 177
42:16—10

诗篇

2—22, 42, 188
2:9—134
6:6—51
8—155
8:2—130
8:3–4—156
8:5—18, 20
18—136, 153
22—54, 135
22:1—50, 89
22:6–7—45
22:14—228n3
22:14–15—45
22:16–21—84
28:1—134
31:10—228n3
31:17—133
32:3—51, 133
35:22—135
38:9—51, 228n3
38:20—208
41:9—83
50:3—135
50:9–12—177
51—214
58:7—217
71:13—209
74:4—228n3
77:3—217
90:13—162
94:17—133
97:7—18
102:5—51
104:21—228n3

105:6, 42—29
109—206
109:4—209
109:6—206
109:20—206
109:29—206
115:17—133
137—46
138:1—18

箴言

12:15—148
15:2—146
17:28—132
18:2—132, 148
18:13—132
20:6—25
21:2—26
21:16—19
22:29—35
27:17—104

传道书

7:21—25
10:14—132
12—112

以赛亚书

4:12—135
5:29—51, 228n3
6—153
13–24—210
14:2–23—209
14:3–23—19, 209
14:9—19
14:11—210
14:11–12—19
14:16—210
14:20–22—210
17:12–13—129
20:3—29
29:14—117–18
35:10—228n3
41:8—29
42:1—29, 189, 199
43:3–4—28
51:11—228n3
52–53—188
52:13—92
52:13–14—43–44
52:13–53:12—29
62:2—109

耶利米书

2:15—228n3
8:3—57
8:6—162
18:8—162
18:10—162
23:34—26
25:20—7
25:21–23—8
25:30—51, 228n3
31:15—162, 218
35:11—38
45:3—228n3
51:38—228n3

耶利米哀歌

4:21—8

以西结书

1—136, 153, 158
4:22–23—20
14:14, 20—11
14:22—162, 218
16:63—173
19:7—228n3
20—27
20:9—27
20:14—27
20:22—27
20:26—27
20:38—27
20:41—27
20:42—27
20:44—27
22:25—228n3
25:32—210
28:1–19—19, 209–10
28:2—210
28:4–5—210
28:8—210
28:9–10—210
28:16—210
28:17–18—210
28:18—210
32:31—162, 218

但以理书

4:13—18
4:17—18
4:23—18
7:13–14—23, 42, 97
7:21–22—23, 113, 190
7:22—20
7:27—20
24–27—23

何西阿书

4:6—72
11:1—20
11:10—228n3

约珥书

1:18—51
2:13—162
4:16—228n3

阿摩司书

1:2—228n3
3:4—228n3
3:7—29
3:8—228n3
7:3—162
7:6—162

约拿书

3:10—162
4:2—162

哈巴谷书

1:13—135
2:20—136

西番雅书

1:7—136
3:3—228n3

撒迦利亚书

3:1–5—203, 209
3:1–7—21
6:5—18
9:9—42
11:3—228n3

马太福音

2—46
3:11—103
3:16—103
3:17—29, 189, 199
4:1–11—130
4:10—23
6:16–17—104
6:24—154
9:3—137
9:4—122
9:27—42
9:30—54
10:16–23—84
10:32–39—184
10:34–39—84
12:2—137
12:10—81
12:25—122
12:38—81
13:36–43—20, 131
13:57—81, 83
15:12—81
15:22—42
16:18—139
16:23—207
16:24–25—184
17:1–13—176
17:5—29, 189
19:29—191
20:30–31—42
21:9—42
21:23–27—137
21:45—122
22:16–33—36
22:22, 34—133
22:34—132
23:16—122
23:27—122
23:33—122
24:36—103
26:17–30—176
26:59–61—81
26:63–68—137
26:65–66—81
27:33—43
27:33–56—81
27:45–46—47
27:46—89

马可福音

1:43—54
2:7—137
2:8—122
2:16—137
3:4—132
3:8—81
7:5—137
8:31—42, 188
8:31–9:1—113
9:2–13—176
9:12—42, 188
9:31—42
9:31–32—188
10:17–18—81
10:21—154
10:33–34—42, 188
10:35–45—113
11:25—172
11:27–33—137
12:1–12—36
14:12–26—176
14:5—54
15:34—89

路加福音

3:38—20
4:1–13—130
4:5–6—22
5:22—122
7:47—173
9:28–36—176
10:18—23, 189
11:17—122
11:51—109
14:22–27—x
15—124
16:13—154
19:40—139
20:1–8—137
20:26—133
22:3—131
22:7–23—176
22:31—130
23:11—46
23:34—172

约翰福音

1:10–14—158
1:11—83, 84
1:12—20, 23
3:14—92
4:19—81
6:27—103
6:37—34
6:68—218
6:70—131
7:1–5—83
7:1–8—45
7:30—137
8:44—131
8:58–59—137
9:34—137
10:27–28—181
10:29—137
10:31–39—137
11:33—54
11:35—54
11:38—54
12:32—92
13:18—83
13:2—130, 131
13:26–27—83
13:27—131

16:2—84
19:7—84

使徒行传

1:4—103
1:5—103
1:8—103
1:9—23, 189
1:9–11—97
2:6—138
2:23—33, 188
2:32—167
2:32–33—33
2:36—33
2:41—138
4:12—64
4:19–20—138
5:17–25—138
5:29—138
5:41—124
7:54–56—190
7:55–56—34
7:56—97
8:1—138
9:31—138
12:20–23—19
13:7–12—138
13:10—131
16:22–40—138
16:25—124
16:25–26—138
17:22–34—138
21:20–24—84
22–28—138

罗马书

1:16–17—167
1:18–20—158
1:18–2:16—63, 90
3:23—197
5:12–21—22, 197
8:17–18—188
8:28—188
8:37–39—189
9—186
9:20—211
9:20–21—177
9:22–24—28

哥林多前书

1:18–30—118
3:9–10—35
6:3—21
6:9–11—181
6:11—185
10:6—28
10:11—18
10:13—189
10:31—188
11:29—176

哥林多后书

1:2—103
2:11—131
2:14—131
4:17—188

加拉太书—64

1:6—64
4:21–31—55

以弗所书

1:11—186
1:11–12—188
1:13—103
2:10—188
4:30—103

腓立比书

1:21–26—57
1:23–24—192

歌罗西书

1:16—167
1:24—193

希伯来书—64

1:1–2—201
1:1–4—167
1:5—19
1:14—21
2:7—204:11—28
4:12—1344:12–16—58
4:14—97
5:7–9—103–45:8—102
11—6411:1—57
11:1–2—20011:24–26—6312:22–24—21
12:24—109

雅各书

1:23–24—763:9—90, 1585:10–11—28

彼得前书—191

1:10–12—ix2:5—139
5:1—167
5:7–8—1915:8—23

彼得后书—64

2:6—283:9—194

约翰一书

1:1–3—1672:1—33, 1902:1–2—973:1—20
3:4–10—974:1–6—64
4:14—1675:4—188

犹大书—64

7—28

启示录

1–3—64

1:16—134
2:10—131
2:12—134
2:13—131
2:17—109
2:27—134
3:9—131
3:12—109
4:11—27
6:10—190, 192
8:1—136
9:6—57
12—23
12:5—134, 189
12:7–9—189
12:9—21, 203, 209
12:10—23
12:11–17—23
13:7—190
14:3—137
19–22—113
19:7–9—175
19:15—134
20:10—131
20:11–15—24
22:20—192

旧约中的福音

人们如何评价这一系列?

“深思熟虑，又通俗易懂。”——*D. A.* 卡森
“如同旷野中的吗哪。”——辛克莱·傅格森
“极好的资源。”——提姆·凯勒 、
“一个重要的系列。”——菲利普·格雷厄姆·赖肯

呼求申冤
约伯所传的福音

《呼求申冤》通过引人入胜的解读和精彩的轶事，将约伯的经历与福音联系起来，表明他——对上帝恩典的盼望——与我们今天的盼望是相同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疑问和困惑得到了解决，我们的信心得到了辩白，我们的痛苦得到了救赎。

“无辜的人为何受苦？作家大卫·杰克逊（*David Jackson*）汲取了他多年牧会经验的灵感，带领我们踏上一段有趣的旅程，在那里，我们如同约伯一样，体验到‘上帝在我们里面——通过他自己的选择，为要将我们从罪恶的残暴和统治中拯救出来——比约伯承受了更多的苦难。’任何正经历艰难时期的人都必须阅读这本书。”
—史蒂文·霍林（*Steven Horine*），加略特浸信会神学院，兰斯代尔，宾夕法尼亚州

大卫·R·杰克逊 （神道学硕士、神学硕士，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哲学博士，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威廉·凯里基督教学校 (William Carey Christian School) 的圣经研究系主任，同时也是悉尼大学的荣誉副研究员。他曾担任高中教师、特殊教育教师，以及牧师和教会植堂者。

R&R
PUBLISHING